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猩 紅 文

(上)

霍 桑 著

傅 東 華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文 紅 猩
(上)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導言

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是美國文學中最完全無缺的文學藝術家，而猩紅文 (The Scarlet Letter) 是西半球所嘗寫作的最偉大的書。它不是相對地偉大，而是絕對地偉大；它在世界十五部最好小說中有它的地位。美國文學中有許許多多作品是第二流的也是第二手的，唯有最是模倣的作品纔能超出了庸弱，而最是創意的作品則覺其滿幅的生澀，所以我們應該記得，在猩紅文裏我們纔見到了一件藝術品，措意和設計是澈底地創新的，人性方面的啓示和說明是深刻的，歷史的背景是精確的，而它的作風則幾乎無可指摘。

霍桑，像赫吞 (註一) 稱呼他，「是新英格蘭的鬼」；他出自一長串清教徒的祖先，以一八〇四年生於沙侖謨 (註二) 在包多音學院 (Bowdoin College) 畢了業，化了十二年孤寂的年歲在一間房裏學習寫作，和一個恰好相配的女子結了婚，而具有有時伴着藝術氣分的那種羞澀和不可

尅服的沉默。在政治上和社會上，他具有一種不合時宜的天才；他是七月四日誕生的，等到他的至好朋友差不多都成了廢止論者（註三）的時候，他卻始終還是一個民主黨，又當愛默生（Emerson）宣言約翰·白郎（註四）曾使絞人架和十字架一般可紀念的時候，霍桑卻發議論道，「沒有一個人比他更公平地被絞殺。」

在他的新英格蘭和清教徒的基礎上，他曾加上了在歐洲居住的七年，而是一八六四年死的。當他失掉沙侖稅關裏的位置時，他頹喪着回到家裏，告訴他的妻，說他的職業丟了。但使他驚異的，她竟歡歡喜喜的歡迎這一個報告，說道，「現在你可以寫你的書了。」「不過我寫書的時候我們靠什麼生活呢？」她的回答就是呈出了一點小小的積蓄，這是她從他交給她作家用的那一點微薄的每週薪工裏節省下來的。她告訴他，說她一逕都知道他是一個天才，又知道他不得不有閑空的那個時候是要到來的。

只一年功夫，他就作了這部猩紅文（一八五〇年。）它的偉大立刻被認識；他就成了名了。一八五一年德文的譯本出現，一八五三年法文的譯本出現。它已被譯成世界上一切主要的語言，已

被改成戲劇，編成歌劇，新近又得到了上銀幕的可疑的榮譽。

霍桑的背景是他首創的；這是一個憂鬱的灰色和褐色的背景，他的那些燦爛的人物在那上面映襯得非常鮮明。有一個陰影的地域是他全然據爲己有的。這並不就是坡（Poe）的那個鬼作了窟的地域，因爲坡和霍桑雖免不得要被人家拿去作比較，但他們實在很少共同的地方。其間的差別就是物質的和精神的；坡是怪誕的，高調的，感覺性的；霍桑是沉着的，深微的。我們讀霍桑，就是經驗一種與其說是景物的變化，無寧說是霧圍的變化。

他的陰影的世界是十分現世性的；我們並不真正離開了大地。在他的創造物上面，懸掛着一層幻想，詩歌，羅曼司的薄幔，而我們從這種透明的，如遊絲的，銀灰色的，類似安得里亞·得爾·薩托（註五）的畫上所籠罩的光一般的霧氣，看見他的人物。這種霧圍是決不能「造作」起來的，但也不能從那故事脫離，猶之空氣不能從草上拔起一樣。

霍桑是一個理想的寫實主義者。他並不是一個羅曼司的作者，像庫拍（註六）一樣；他的首要興味並不在於事變和冒險。但他無論如何不是像左拉那樣的一個寫實主義者，且也不像佐治·

愛略脫（註七）或者屠格涅夫比別的任何作家都更像他。這是通過詩的中介而見的寫實主義。

那關於稅關（這個建築不幸在一九二一年燒掉了）的「楔子」我想是大抵爲調劑他自己的心境而作的。在這裏，他的挖苦的幽默找到了一個手頭現成的題目。那些點綴他的辦公廳的「坐板凳朋友」很少疑心這個羞澀的人是在暗中審量他們，且把他們儲蓄起來做文學的材料。在這些偶然的談話中，兩方面都暗暗懷着一種輕蔑，這是往往而有的事。霍桑的便利處就在有一個出氣孔。

除開敘述之中包含着強烈的人的趣味外，猩紅文又表現着清教徒生活的幽暗方面。那並不是它的唯一方面，因爲生活雖在當時，也還走着它的習慣的日程。青年的戀人在月光中互相親吻，像他們向來所做的一樣；而且必定也有一些輕薄相，否則爲什麼會有這種手段來遏制它呢？但是清教徒生活之最顯著最鮮明的態相，照我們從比較寬弛的時代回顧起來，就是它的嚴肅性。我想吃苦最多的是兒童，因爲在清教徒的制度裏是沒有地位給他們的。他們的成年的教師們，無疑的會得誠心贊許下面這種爲十八世紀一個德國道德家所推薦的教育法。

任何形式和一切形式的遊戲都必須禁止。關於這事，教訓兒童的法子，必須指示他們以一切遊戲的浪費和愚蠢。他們應該受引導，使之看見遊戲將要從上帝那裏分開他們的感情和心思，且除貽害於他們的精神生活之外將沒有別的作用。

時代是變了。現在是整個家庭都以育兒室爲中心，其間就是權威的所在，而兒童的欲願就是家庭的法律了。只要家境好，大概最最受用的就是兒童。

清教主義的幽暗背景引着了猩紅文的火。這本書的色彩就是它的設計的一個顯著部分。陽光和陰影在那溪邊的偉大景象上交互而作，在那裏，只要那被詛咒的字母一經離開了赫絲脫 (Hester) 的胸膛，青春和優美就會回復到她臉上，只有珠兒 (Pearl) 重新結上那符號的時候纔會消褪珠兒自己，是熱情的孩子，也飛躍在那書的黑暗書頁上，像一隻漂亮的異域的鳥兒飛過一個陰鬱的天空。因爲，在那冷酷的社會裏，她是像熱帶的來客那樣屬於異域的，她所由來的國土，但不曾有人到過，且也不曾有人提過。

祕密的罪惡繼之以公開的羞辱。她們各人的悔恨是不同樣的，但是各人都悔恨了。在一六七

一年六月的新潑雷茅資(New Plymouth)殖民地記事，我們見到凡姦淫被偵察者都被強迫佩帶A·D·二大寫字母，以布剪成，釘在袖上及背上；凡在本政府治下而發見其不佩此二字母者，當即施以逮捕，當衆鞭打。

這部小說不僅是清教徒生活的一個外表的研究——全書的精神基礎就是清教主義。罪惡的意識就是這部悲劇的骨髓。其中的四個人物被同一的任性行爲不可分解地連繫在一起。這一種罪惡，多數人看得很輕，但自有歷史以來就成了粗俗諧謔所出的根源，而又是有些古代異教徒和有些近代小說家當作宗教崇拜的對象，如今在這裏，是用最深的洋紅描畫着，描畫得必然要有成果。有許多人是猛烈對於他們認爲刑罰的不公平而反叛的，因爲有許多人嘗試在做生活的遊戲，而不服從生活的規則。

倘使做這書的是清教徒約那旦·愛德華，（註八）不是冷靜的藝術家霍桑，他也不見得能用更強力的文字來描寫罪惡。所以，據我的意想，霍桑當時還不如不加上那最後的一章，只消把牧師臨死時的懺悔和羣衆中的回聲來結束那書就好了。

這是一個無情的故事；那些人物都奇異地擺脫了自憐心，都把他們的命運認為應得而接受着；他們決不饒恕他們自己，他們沒有顯出互相饒恕的形跡，甚至上帝的饒恕也被遺留在一種未來的陰影底下……一本缺乏光和愛的書，也許因其忠實於生活中的黑暗面而抓住我們；但在最高的意義上，這是一部虛偽的書。

我對於這樣一個批評家不願意表示異議，而況他在批評的見地之上又加上這麼確實的一重道德價值的意識。但在這裏，他卻不曾捉住要點。要回答他的主要爭點，你就看見乞林渥斯（Chillingworth），要記得霍桑是往往用消極的方法表示一種觀念的。乞林渥斯本是一個平靜慈祥的學者，帶着一副研究家的無我的表情，後來卻變成一個惡鬼了；地獄統治了他了，他的眼睛閃耀着地獄的光燄了。這一種墮落是因復仇心的深微的毒造成的；因為他不能夠饒恕，不能使自己自由。他的面孔因憎恨的慢性毒癌而變成一件非人的東西。

光和愛在那書裏並不是缺乏；籠罩在斷頭臺之上的是一種天國的榮耀。而烏德貝雷先生所

不以爲然的「人物都奇異地擺脫了自憐心」這豈不就是霍桑的最大勝利之一嗎？你就試想想如今大多數的人——小說中或無或有的——都堅執着他們的「快樂的權利」，不管由怎樣的墮落去達到那快樂，也不管造成別人怎樣的苦痛。亞塔爾（Arthur）和赫絲脫卻是由較嚴肅的質料造成的，正合他們所生的時代，正合他們的責任的意識，正合他們對於彼此的靈魂的尊重。他們是沒有那種自憐的陰險的脆弱了。

這部書的又一領導觀念，就是公衆尊重的喪失和私人尊重即自尊心的喪失之間的對照。赫絲脫是受着婦女所可遭受的最惡劣的刑罰了——就是與衆共棄。有些人說他們是不顧任何人當他們怎麼樣的，這話本來有些不容易承認，但即使承認他們說的話不錯，而倘若這樣的人在街上被人當作有惡病和傳染病一般規避着，便怎麼樣呢？倘若每次出現於公衆，便見小孩童羣相譁笑，便見舊相識趨避不遑，覺得這種被強迫的離羣索居，比牢獄幽禁更加難受，那又怎麼樣呢？而這赫絲脫所不得不忍受的，但是最惡劣的刑罰已經受過了；她是無論如何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她在街道上所吃的苦，多於在她自己房間的寂寞裏。在房間裏，她就得平靜了。

同那牧師比較起來，她是可嫉妬的。他是公衆的偶像。他聽見讚美他的聲音對他的面唱來，聽見那些崇拜他的區民說他的講道如何造福，跑到街上去到處都可遇到尊重的表示，而卻有那猩紅文在他胸裏燃燒，他該感着怎樣苦痛啊！他的寂寞是多麼的難堪啊！

這部書又不僅是一種空靈的力的默示，並且那些主角的「肉體」也是表現他們的靈魂的。這在乞林渥斯的場合已經指出來了；請想一想赫絲脫每次和亞塔爾會面時的思想怎樣不同，她的面色怎樣跟着這些不同的思想而變化；再請想一想那牧師，手放在胸上，他的身體因內中的火而日趨消瘦，終至幾乎成了透明；再想一想珠兒那些荒唐的幻想，以及那些幻想怎樣反映在她眼裏。像這樣的表現，要使我们記起敦納（註一〇）形容一個青年女子的話來：

她的純潔而雄辯的血

在她的面頰裏說話，且顯得十分分明，

竟使人幾乎可說，她的肉體會思想。

將福羅貝爾的波華蒞夫人和霍桑的猩紅文來作一個對照，是有益的。他們二人是同樣細心

的藝術家。在波華荔夫人裏，我們看見的一幅圖畫是墮落，以絕望而終。人生是沒有解決的。在猩紅文裏，我們看見罪惡和它的成果，終於得天上的光燭照。福羅貝爾對他的人物，除輕蔑之外再沒有別的，霍桑則對待所有的人都用着一副尊嚴。他對於他的人物並沒有顯示同情，如我們在迭更司和塔刻立 (Tackeray) 身上所見的，但他被他們的命運深深感動。

這兩部傑作之間還有一個差別。福羅貝爾的興味在於罪惡的本身，因而不恤描摹到盡致。霍桑則只興味在心理上的成果。因而他故意將故事開場於犯罪之後，藉可全部集中在精神的和心理的結果上。這是「下落的情節」(falling action)。

故事的進展是無懈可擊的。情節的展開像一朵花的花瓣那麼自然，毫不費力。在這一點上，霍桑是優勝過巴爾扎克；因在那法國巨匠的作品裏，我們還覺得有些費力。至於這部書，則我們見到一個自然的開場，自然的發展，和一個不可名言地動人的結束。哈代所下的小說的定義，說它應該是一個活的有機體，猩紅文便是一個例解了。

- (註一) Laurence Hutton (1843-1904) 美國作家，曾任 Harper's Magazine 的主編。
- (註二) Salem, 美國馬塞諸塞州 (Massachusetts) 的一個城市。
- (註三) Abolitionists, 即主張廢止奴制者。
- (註四) John Brown (1800-18 9) 美國廢止奴制論中的過激派，曾主張以武力廢止奴制，被絞殺。
- (註五) Andrea del Sarto 意大利畫家 (1486-1531)。
- (註六) 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 美國小說家。
- (註七) George Eliot (1819-1880) 英國小說家及詩人。
- (註八) Jonathan Edwards (1703-1768) 美國神學家和形而上學者。
- (註九) George Woodbery (1855-1920) 美國著名批評家和編輯者。
- (註一〇) John Donne (1573-1631) 英國神學家及詩人。
- (註一一) William Lyon Phelps (1865-) 美國教育家及批評家，著有小說家論及俄國小說家論等書。此篇附

載近代叢書本。

再版自序

作者前以關於自己服官生活的一段隨筆來作猩紅文的楔子，乃曾在他周圍的上流社會裏引起了未之前聞的激動，這是作者覺得很是驚異，而且（如果他說出來不至於更得罪人的話）也很有趣的。的確，即使他燒掉那個稅關，而將最後一片餘燼拿人家當是他特別懷恨的那一個可敬人物的血來澆熄，那激動的程度也未必更甚於此。這種輿論的非議，倘如作者自覺是罪所應得的話，那是要感覺十分疚心的，所以他請得聲明一聲，他實曾將那楔子仔細審閱，意欲將其中的差錯更改或刪除，並將人家認為罪狀的那一番戾氣竭力矯改。但是據他看來，那一篇隨筆的唯一可注意的特色，只有它的坦白天真的善意，以及他所以傳寫其中一般人物的描寫上的精密。至於敵意，或者任何種類的——私交的或政治的——惡感，這些動機是他全然不能承認的。這一篇隨筆，原也可完全省去，對於讀衆不至有損失，對於本書也不至有損害；但既然寫了，他覺得以他自己的

能力而論，是不能用再好再和善的精神寫的了，也不能寫得更見真實的了。

因此，作者不得不仍將他這楔子一字不更動的重行刊出。

一八五〇年三月三十日在沙侖謨。

目錄

楔子——稅關	一
一 獄門	六一
二 市場	六四
三 認識	七八
四 會見	九三
五 赫絲脫的針線	一〇五
六 珠兒	一二〇
七 州長的大廳	一三六
八 鬼孩兒和牧師	一四七
九 醫師	一六二

十	醫師和他的病人	一七七
十一	一個心的內部	一九三
十二	牧師的熬夜	二〇四
十三	赫絲脫的另一面	二二一
十四	赫絲脫和醫生	二三三
十五	赫絲脫和珠兒	二四三
十六	林中的散步	二五三
十七	牧師和他的區民	二六三
十八	滿眼陽光	二七九
十九	溪邊的孩子	二八九
二十	迷霧中的牧師	三〇〇
二十一	新英倫的節日	三一七

二十二	遊行的隊伍·····	三三一
二十三	猩紅文的顯露·····	三四七
二十四	結局·····	三六一

猩紅文

稅關

——猩紅文的楔子——

我生平不願意在家庭中或對知己的朋友侈談我自己和我的事情，但是一種對公眾宣布自傳的衝動卻會得兩次佔據了我，這是有點兒可異的。第一次是三四年前的事，那時我曾把我在一個牧師古館裏的深居簡出生活描寫出來餉讀者（註一）——這是不可原恕的，並且寬容的讀者和唐突的作者都想像不出理由來的。而現在——爲了我前一次過蒙謬寵，居然得一二人的過問，使我十分欣慰——我又攀留住讀衆，來談我在一個稅關裏的三年經歷了。這是學着著名的「P.

P.，即本區牧師」的榜樣，學得再忠實沒有的。但是講起實情來，好像牧師是隨風播葉子，作家則並不訴於那些將要拋開他的書或永遠不拿起他的書的多數，而是訴於那些比他的大多數同學或終身伴侶更能了解他的少數。誠然，有些作家是遠不止如此的，他們要專一對於那種感情思想上都能與自己同調的人毫無餘蘊地推心置腹，彷彿那一本印本書一經拋進了廣大的世界之後，便一定會遇到作者自己的性情分出的裂片，使他和它成了一種交流，因以完成他的生存的圍境。然而，把所有的話都說盡了，總是不合適的，即使我們並非說自己的話。不過，除非說話的人對於他的聽衆有了一種真正的關係，思想就要算是凍結，言詞就要算是啞默，那末我們來設想一個朋友，一個雖不極親密卻是和善而會心的朋友，在聽我們的談話，這是可容恕的罷；到那時候，一種天生的沈默既被這種同情的意識所融解，我們就可以絮說我們周圍的情形，或竟絮說我們自己，但仍要把最內在的「我」藏在它的帷幕的背後。在這樣的程度上，及在這樣的限度內，我以爲一個作家就可以用自傳的態度作書，而不致侵犯讀者或他自己的權利。

還有一層也同樣可以看出，就是這篇關於稅關的隨筆是有着一種適當性的，即文學中常可

認識的一種，因它一方面是說明下文的一大部分怎樣爲我取得，一方面是證實那裏面所包含的記事之可信。這，事實上，無非因欲確定我是這本書中最冗長一段故事的編輯人的真正地位，而唯有這，是我對於讀衆取得一種個人關係的真正理由。在完成這主要的目的時，我以少數餘筆來隱約描摹一種從未有人描寫過的生活樣式，以及一些在這生活中活動的人物（作者自己也適然是其中的一個），我覺得是可容許的。

在我的故鄉沙侖謨，半世紀以前，當老德被王的時代，曾有一個熱鬧的碼頭，不過現在只堆積着一些已經腐爛的棧房木屋，很少或竟絕無一點商業生活的徵候了，只除偶爾有隻把小帆船或兩桅船，淒淒涼涼的離開一段路外卸落牛皮，或有隻把諾法·斯科細亞的豎帆船靠近岸來裝載木柴罷了。這個荒蕪的碼頭往往爲潮水所沖激，沿碼頭有一排建築，在它們的腳下和背後，有一園蔓草橫生，從可見出若干懶散歲月的遺跡。在這碼頭的一端，從它的前窗看下去，便是這一片不甚叫人有興的景象，再看過去，看到港口的那邊，則見一座廣闊的磚房豎立在那裏。那磚房房頂的最高點上，每日下午準確有三個半鐘頭掛着共和國的國旗，有風則飄揚，無風則垂下；不過那旗上的

十三條紋是豎的不是橫的，因而表示着這裏是珊姆叔叔的政府（註二）的一個民政駐在地，不是軍政駐在地。房子前面有一個六根木柱的迴廊做裝飾，柱上支着一個陽台，下邊有一陣廣闊的青石踏道直迤到街中。大門上翱翔着一隻大型的美國鷹，展開着翅膀，胸前有一盾牌，而且，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每個腳爪裏邊還有一簇絞纏着的雷電和鈎箭。這個不幸的禽類向來就以一種喜怒哀無常的脾氣爲特徵，現在看牠那喙眼的兇猛，態度的猙獰，像似對和順的社會施其恫嚇，特別像在警告所有的公民，叫他們慎重戒懼，切勿來闖牠用翅膀掩護的這個官邸。不過牠的神氣雖然兇悍，卻有許多人正在那一刻兒到這聯邦鷹的翼下來求托庇；我看這班人是設想牠的胸腹能有鴨絨枕頭那麼柔軟舒適的罷。而無奈牠雖當脾氣最好的時候，也並沒有多大的溫情，遲早——而且只會早，不會遲——總要把牠卵翼下的東西拋撇開去，或負爪傷，或被喙啄，或帶着牠的鈎箭的潰創。

上面描寫的那座建築物——我們就名之爲港口的稅關罷——四周砌道的罅隙裏都長着草，足見近來並未因事務煩忙而被踩壞。不過在一年中的某幾個月份，往往有個把午前見得事務的進行比較活躍。這樣的時光，也許會叫老輩的市民想起跟英國最後一次戰爭以前的時期來。那

時沙侖謨還是一個獨立的港埠，並不像現在，被他自己的商人和船主所輕視；因如今這班人方在紐約和波士盾不必要地也不可覺察地鼓起商業的巨潮，這纔一任這裏的碼頭自趨傾圮的。在有些這樣的早晨，當兩三隻船舶偶爾同時到達的時候，——尋常總是從非洲或南美來的，——或濱於要向那些地方出發的時候，總常常聽見腳步聲，匆匆上下那青石的踏道。在這裏，你可以歡迎到那個被海風吹紅的剛剛進港的船主，在他自己的妻還未歡迎到他之前，正把一隻油漆過的馬口鐵盒子裝着的船舶文件夾在臂膀底下走來。在這裏，你又可以碰到他的主人，或高興或不高興，或歡顏或怒容，只看他此番的航海計劃是否成功爲轉，就是看他的商品很容易變成金子呢，抑或使他擔負着一宗滯貨，沒有人肯替他脫手。也在這裏，我們又看到那種伶俐的青年夥計——就是那種額帶皺紋，鬍子花白，憂勞憔悴的商人的萌芽，——他覺得做買賣津津有味，像是狼仔子覺得血的味道一般，所以當他還不如在磨池裏玩放小船的時候，就在他主人船裏去冒險去了。這場中的又一種人物，便是一個往外出發的水手，正在找尋護照，或一個剛剛到埠的水手，蒼白而虛弱，正在尋取進醫院的執照。我們也必不可忘記那些上鏽的小桅船的船長們，從不列顛的屬地帶了木柴

到這裏；還有一班相貌粗俗的海員們，沒有美國佬的態度那麼靈活，可是對於我們這垂敗的商業貢獻了一個不止一點兒重要的節目。

這諸色人等有時候攢聚在一起，再加上一些閒雜人調劑於其中，就使那稅關暫時成了一個熱鬧的場面。但這種景象並不常見，常見的是一排可敬的人形，坐在舊式的椅子裏，將靠背仰倚在牆上——如果是夏天，他們是在入口處；如果是冬天或陰寒的天氣，則在他們各自的房間裏。這一班人是打瞌睡的時候居多，但也偶爾可以聽見他們在一起談天，聲音在說話和打鼾之間，而且帶有一種沒精打采的神情，就是那種賙濟院中人以及其他一切靠人賙濟，靠獨佔人工，或靠任何不用自己出力的事情爲生的人類所特有的。這一班老先生們——坐的像馬太（註三）一般，在那裏等收關稅，可是有納稅的來時卻懶得走動，彷彿跟馬太奉使去傳道一般爲難的——就是那稅關裏的官吏了。

還有，你一走進前門，就見靠左手有這麼一個房間或辦公室，約莫十五呎見方，很高，有兩個穹形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上述那個荒廢的碼頭，還有第三個窗，看出去是一條狹街，以及德被街

的一部分。又所有這三個窗口，都可從裏面瞥見一些雜貨店，轆轤店，估衣店，船具店；在這些店家的門口，尋常總可看見一羣羣的老水手，以及那種出沒於港埠之間的碼頭浪子，在那裏談笑。那房間本身，則蛛網滿布，給陳年的油漆映得昏暗無光；地板上洒着灰色的砂泥，彷彿經久無人使用的樣子；我們從那地方的一般不整飭情形，很容易斷定這是一個聖堂，女性的魔術（掃帚和拖帚）輕易不得進去的。講到器具，則有一具煙囪龐大的火爐，一張松木的舊寫字桌，旁邊放着一張三條腿的杌子，此外是兩三張木座的椅子，業已衰朽非常，還有——不可忘記那藏書——幾個書架子上，面放着三四十冊國會法案，和一龐然鉅冊的稅法彙編。有一個馬口鐵的管子通出天花板，成爲跟那建築中其他部分傳聲的機關。在這裏，約莫六個月之前，你可敬的讀者，當可認識一個人，就是從前在牧師古館的西廂，日光從柳樹枝間欣然透進的所在，曾經歡迎你進他那愉快的小書齋裏去過的，——同是這個人，約莫六個月之前，是在這間房裏從一隅到他隅的踱着步，或則懶懶倚着那長腿的杌子，肘子支在寫字桌上。目光飄泊上下於晨報的各欄之間。但是現在，倘使你要到那裏去找他，你就問不着那個「民主黨的檢量官」了。改革的筭籌已經將他掃出了他的職位，一個更有

價值的繼人去戴上他的尊銜，兜藏他的俸祿了。

這個沙侖謨古鎮，就是我的故鄉，雖然我在童年時期和較成年時期，都是出外的時間居多，它對於我的感情卻是具有或曾具有一種的維繫，這在我實際住在故鄉的時間，我是始終不會認識過的。就它的自然態相上說，它的地勢是平坦而無變化的，有的大都是木屋，絕少或竟絕無夠得上建築美的，形狀是很不規則，卻又並無畫意，也不矯奇，只是平庸而已；它那長杳杳懶洋洋的街道，倦態地迤過全個半島，一端是絞台山和新幾尼，那一端是個濟貧院——這就是我的故鄉的特色，那末對於一個錯亂的棋盤也很作興可以構成一種感情的繫屬了。然而，我雖然總覺住在別處快樂些，我心中對於老沙侖謨卻懷着一種情感，這我沒有更好的名詞來稱呼它，只得稱它為眷戀。這種情操，大概起於我的家庭在那泥土裏打下的深入而歲久的根株。自從那原始的英國人——我一姓中最早的一個移民——出現在這荒曠林樹的殖民地以來，已經將近兩個又四分之一世紀了；自從那時起，它就成了一個城市。那人的後裔們就在這裏生生死死，已將他們的肉質混入這裏的泥土，終至沒有一個小部分和我暫時用以在這街上行走的凡軀一定有着血統的關係。所以，我

剛纔說的那種眷戀，只不過是塵土對於塵土（註四）的肉感的同情罷了。至於這種同情到底是什麼，我的同鄉們是少有人能夠知道的；而且常常的遷徙對於種性也許是更好，所以他們就認為沒有知道的必要了。

但是這種情操也同樣有它的道德的品性。我那個始祖的人物，曾被家族的傳說罩以一種朦朧幽暗的莊嚴，它是儘我的記憶所能及，就存在於我童時的想像中的。現在它也仍舊縈繞在我想像中，引起了一種對於過去的家鄉情感，所以我就不認這種情感爲家鄉的現狀所造成的了。我之所以認這裏爲我的家鄉，就爲了這個嚴肅、多髯、黑服、高冠的始祖，他是那麼早就來的了，帶着他的聖經和他的刀，用那麼堂皇的儀度闊步於這未經人跡的街道，以一個文武全才的人物在這裏成了大名——至於我自己，我是不足爲家鄉之榮的，我的名字難得有人聽見，我的面孔難得有人認識。我那始祖是一個軍人，立法者，裁判官；他是教堂的統治者；他具有一切清教徒的特質，好的壞的。他同樣是一個殘酷的迫害者，這是教友派教徒所目擊的；他們的歷史裏記念着他，並記載着他對他們教派中一個婦人嚴厲待遇的一段事故，雖然他生平的較好行蹟並不在少數，但恐怕這段事

故是比其他任何行蹟的記載都要傳得更久的。他的兒子也遺傳了這種迫害的精神，在巫覡殉教史裏成了一個非常顯著的人物，竟可說他們的血已在他身上留下一個污點了。這一個污點着得實在深，想來他在察德街葬地的老枯骨上必定還存留着它，如果那付枯骨還沒有完全碎爲塵土的話。我不知道我的那些祖宗是否曾起過悔心，是否曾求過上天饒恕他們的殘忍；也不知他們如今身居下界，是否正在這種殘忍行爲的惡果之下呻吟。無論如何，我，現在這篇文章的作者，以他們的代表人的資格，如今爲他們之故，總要引這事爲自己的恥辱，並且祈求凡是加在他們身上的詛咒——這是我聽見過的，且這許多年來我們的族類之可怕的不繁榮的境狀證明其存在的——都可以從此撤銷。

然而無疑的，這幾位嚴肅而陰鬱的清教徒心裏總要想，經過這許多年數而這厚厚蒙苔的家族樹的老榦竟會在它的最高枝上生出像我這樣一個開蕩人來，也便是他們的罪惡的充分報應了。我所懷抱的志向，他們將無一認爲可以讚許；我的成功——如果我的一生在家庭範圍以外還會有什麼成功點綴過的話——他們縱不認爲羞辱，也將無一認爲有價值。「他是什麼樣的人

呢？」我的祖宗的一個灰色的影子對其他一個含糊說道：「是個小說書的作者！這可以算是什麼一種生涯呢？對於上帝的光榮和當時當代人類的福利能有什麼貢獻呢？唉，這個不肖子孫竟會去做下流人咧！」這些就是我的高高祖們和我之間隔着時代的鴻溝而互相拋擲的恭維語！但是，讓他們高興怎樣輕視我就怎樣輕視我吧，他們性情中的倔強的特質是已經交混進我的性情中了。

當這市鎮最早的嬰孩時代和兒童時代，這裏的族類就被那兩位熱心而強幹的人們深深栽下，從此他們就一徑生存在這裏，也一徑過着體面的生活，據我所知，是從不曾因出過什麼敗類而蒙羞辱的；但從另一方面看，那末經過最初的兩代之後，其中卻也難得或竟從來不曾見過什麼值得記念的行爲，且甚至值得大家注目的事兒也不曾有過一椿。漸漸的他們就差不多完全消失，街上散處的幾所老房子，都被日積月累的泥土堆平了半牆。大約一百年來，他們父子相傳，都向海中去找生活；每代都有一個白頭的船主從船後艙退隱到家房，同時有個十四歲的孩童到桅桿面前取得那世襲的地位，去和那曾經威脅過乃祖乃宗的鹽沫颶風搏鬥。那孩童過了相當時間，也就從前甲板上移進艙裏，在那裏過了一個擾攘的成年，這纔倦遊而歸，到家中養老待死，仍將自己的餘

灰去混入那出生的泥土。像這樣，一個家族對於一個地點成了長久的連繫，生於斯，葬於斯，因而人類和地域之間就結成了一種血統，與什麼風景的優美或周圍的道德狀況都全不相干。這不是愛，乃是本能。至於新來的居民，無論是他本人從異地遷來，或他的父若祖時代遷來，是都不大應該稱爲一個沙侖謨人的；他並不像那種老居民，累世累代埋根在那地方，已經見到了第三個世紀，所以他意想不到老居民所具的那種牡蠣一般的黏韌性。老居民對於那地方也許感覺到乏趣，也許已經厭倦那陳舊的木屋，那泥溝和塵土，那平淡無奇的地勢和情操，那寒冷的東風，乃至那尤其寒冷的社會空氣，——這一切，以及此外他見得到想得到的種種毛病，都是不相干的，不足妨礙的。那魔力總還是可以存在，而且彷彿那生身的地點便是一個人間樂園，那麼強力地存在。我的情形就是如此的。我覺得要把沙侖謨來做我的家，已差不多是一種定命；所以這地方一向所熟知的——就是當種族中的一個代表躺到坟墓裏去，而另一代表起來彷彿在大街上放步哨的過程中一徑都熟知的——那一套的特色，那一種的品性，當我的小小一段日子裏，也許在這故舊的市鎮中仍舊可以看見，可以認識。然而，也正惟這一點情操，同時就是一個證據，證明了這種聯繫已經成爲不健

全，而終必要被決絕。人類的性情也像馬鈴薯一般，倘使在同是一塊用舊了的泥土裏一種再種，種的代數太多了，是不會得繁榮的。我的孩子們都有了其他的生地，將來他們的命運倘得由我操縱，我都要叫他們把根株打進不熟習的泥土中。

我從那牧師古館出來之後，也就爲了這種奇怪的、懦弱的、無歡的對於鄉土的眷戀，纔使得我在珊姆叔叔的這座磚房裏補了一個位置，其實那時我是儘可以——或不如——到別處去的。但是，命數注定不自主了。我也曾不止一次二次的離開家鄉，起初總似乎可以一去不復返，然而終像一個臭爛的小錢一般的回來了，或者彷彿沙侖對於我便是不可避免的宇宙中心一般。因此，有一個晴明的早晨，我就跨上了那一陣青石的踏道，兜子裏放着總統的委任狀，被介紹給那一羣將要襄助我的重大責任——就是那個稅關裏的行政主任的要職——的紳士們。

我大大的疑心——或者寧說我一點都不疑心——合衆國的任何公吏，無論民政方面或軍政方面，是否曾有像我這樣，有這麼一大羣老練的屬員聽我指揮的。我一經查看之後，那「最早居民」的下落便馬上就確定了。二十多年以來，爲了徵收官地位的獨立，曾使這沙侖稅關脫出政

治變化的漩渦，因若捲入了漩渦，官吏的任期總要十分不穩當。那徵收官是個軍人——新英格蘭最傑出的軍人——他堅卓不拔地佔住那義舉的壇坫，而他本人以歷任以來所採取的寬大態度，地位也臻鞏固，於是當許多次危險恐慌之際，他都做了他的屬員們的護身符。這位密勒爾將軍是極端守舊的；對於他那種和善的性情，習慣一點兒不會發生影響；對於熟面孔他總是戀戀不捨，要他變動變動，是實在爲難得很，雖在變動一定可以促成進步的時候。因此當我就任我那一部分職務的時候，我就發見沒有幾個不是老年人。這一班老年人大部分都是從前的老船長，經過了一切海上的顛簸，經過了對於生活的險惡風波的狼鬪，纔終於飄泊到這幽靜的角落裏來的；在這裏，除開總統選舉的週期恐慌，就不大會有什麼來騷擾；他們因得大家在這裏度過餘生。他們之要日就衰老，雖決不會跟他們的同胞們有什麼特異之處，可是他們分明有一種符籙或是別的東西將死擋拒得遠遠。據我所知，其中有兩三個害着痛風病或風濕病，或甚至不能起牀，一年之中有大部分時間是做夢也想不到會到稅關裏來的；但等蟄伏的冬天過去，就又要蠕行到五六月的溫暖陽光中來，懶洋洋地做着他們所謂的職務，得到他們自己的閒暇和方便時光，這纔重新回到他們的牀

上去。我之曾經減汰不止一個這種年高德劭的共和國的公僕，致使政府的僚屬比較稀疏，這是我應得服罪的。我就職之後，就容許他們丟開這種熱烈的勞作回家去休養，而不久之後，他們就退休到一個更好的世界去了；於是我確實相信，他們的唯一生活力彷彿就是爲國家服務的熱心。不過我有一種虔誠的安慰，即經過我的干涉，他們就有了一個充分的餘地去懊悔每個稅關官吏好像當然要墮入的那種惡劣腐敗的陋習。無論是稅關的前門或後門，都並不是通到樂園去的路哩。

我的屬員大部分是民權黨。至於如今這個新任的檢量官，則並不是一個政客，而且他在主義上雖是一個忠實的民主黨，他的受官或服官，卻都和政治的活動沒有關係，這在他們那些年高德劭的同黨實在是有利的。因若不然的話——即要是一個積極的政客被放到這個有勢力地位，來向一個因爲衰老而不能躬自掌職的民權黨徵收員容易不過的對付一下的話，——那末從這勳滅天使跨上稅關踏道以後不消一個月，這個老人團體之中就差不多不會有一個人能夠從他的公家生活喘過氣來了。按照關於這種事項的公認法典，倘把這一班白頭翁一個個拖到斷頭臺上去過斧，在一個政客也只算得是他的責任。當時這班老傢伙之害怕我要下這樣的辣手，那是顯而

易見的。我看見他們當我到時現出那麼的恐怖，看見一個半世紀來風吹雨打成了一條條溝的面頰，因瞥見像我這麼一個無害的人便變得那麼灰白，又察出他們一個個同我來說話時，那許久之前來從傳聲筒裏發出來粗到可以把北風也嚇得不響的聲音裏，竟會含着那麼的顫抖，真使我感到痛心，同時也使我感到有趣。這一班卓越的老人們，他們也明明知道，按照任何確定的法規，（其中有一部分是他們因感覺到自己缺乏辦事的效能纔被重視的，）他們都應該讓位給年紀較輕，政治上較屬正統派，而且比他們自己更適宜於為我們這共同的叔叔服務的人們了。這個我也知道，但是始終立不起意來實踐我這點知識。所以，當我在職的期間，他們還是繼續在那碼頭上蠕行，繼續漫步上下那稅關的踏道，這一方面是大大地而且應該地損了我的自己的信譽，而使我的官的良心受創更多。他們也化了好些個時間在他們各自習慣了的角落裏，將椅背抵在牆上睡覺，不過一個午前總要醒過來一二次，將講過幾千遍了的海上故事以及發了霉的笑話來互相絮聒，原來這已逐漸成爲他們之中的口號和答號了。

不久之後，我猜想他們就已發見這個新檢量官並不包含多大禍害。於是，這班善良的老紳士

們就都覺心裏輕鬆，欣然自以爲用得其所，（縱不爲我們所親愛的國家着想，至少爲他們自己着想是如此的，）而辦起他們的例行公事來了。當他們戴着眼鏡去窺進船舶內容的時候，眼光是何等的機警啊！他們在小事情上造成的紛擾是何等的厲害，但有時卻容大件頭漏網而去，又是遲鈍得何等的可怪啊！每次碰到這樣的失腳，就是碰到一船貴重的商品當日中時候混上岸來，或趁他們毫不疑心的當兒直從他們面前通過的時候，他們就動手將那漏稅船隻的所有口子都一鎖再鎖，貼封條，加火漆，那樣的警戒和活躍，又是無以復加的了。這樣的情形，與其說是對於他們以前的疎失的一種懲罰，似乎不如說是博人獎讚他們辦事認真的一個機會；因爲這樣的事兒雖近乎亡羊補牢，他們的熱心公務卻是需要別人感激的。

我有一種傻脾氣，就是除非人們實在出乎尋常的可厭，我總是跟他們和善的。尋常，我的侶伴的性格之中倘使有一個較好的部分，那個較好的部分就是我最重視的一點，並且就成了我所憑以認識那人的一個模型了。如今這班稅關老職員既都是有好的性格，而我對於他們所處的這種保育愛護的地位又容易使友情滋長起來，所以我不久之後，對於他們大家都覺歡喜了。當夏天的

下午，那種酷熱的天氣幾乎要把其餘的人類都融化為液體而對於他們那種半麻木的體質卻只給它一點舒適的溫暖的時候，聽他們一排兒的照常將椅背抵在牆上在後門口瞎聊天，使得幾代以前已經凍結了的諧趣也融化開來，從他們的嘴唇帶笑浮出——這事是有樂趣的。從表面上看，老年人的笑樂和兒童們的歡笑有頗多共同的地方；這種事兒是和理智沒有多大關係的，正如和深刻的幽默意識沒有多大關係一般；在老年人和在兒童們一樣，這樣的笑樂都是一種掠過表面的浮光，對於綠嫩的桠枝和灰敗的樹榦同樣給與一種日光般的欣然的氣象。然而在其一，這是真的日光；在其他，這就較像是垂朽木材的燐光閃發。

讀者必須要明白，要是把我所有這班卓越的老朋友都寫成衰老之狀，那是太不公平的。一來，我的一班助手並非一律都年老；其中也有的正當年富力強，才力精神都很好，只因命星不佳，纔來過這種怠惰依人的生活，實在是委屈他們的。二來，老年的白髮有時也見得就是一座修繕良好的智識住宅上面的覆草。不過，就我那一羣老練人員的大多數而論，倘使我把他們概括形容做一班疲倦的靈魂，不會從他們的各種生活經驗中拾取值得保存的什麼，那也不能算是冤枉。他們也會

有過許多機會去收穫實用智慧的金粒，現在似乎是統統都丟掉了，只僅僅的把那些金粒的糝糠充塞他們的記憶了。要他們談到四五十年前的破船事件，以及他們年輕時所曾目擊的一切世界奇觀，他總覺不如談當天的早餐或昨日、今天、明日的晚餐與味濃得多。

至於這稅關裏的老伯伯——不但在這小小一隊官員裏要算老伯伯，並且，我敢大膽的說，就在遍合衆國的稅關監吏團體裏也要算老伯伯的——他是一種終身的稽查員。他的確可以稱爲稅務制度的一個合法兒子，先天就造就了資格，或寧說是天潢貴胄出身的；因爲他的尊翁，一個革命時代的陸軍上校及前任的港埠徵收員，曾經替他造成了一個職位，並且就叫他去任職，那個時代，是現在活着的人們少有記得的了。這位稽查員，當我初次認識他的時候，已是個八十上下的人，確是你願意化費畢生時間去尋求的一棵最最奇異的冬青樹的標本。面孔血紅，體段結實，清清楚楚的穿着一件釦子雪亮的藍掛子，腳步矯捷而有勁，看起來筋強而力壯，雖不能算是一個青年，卻像自然母親借人的形狀造成的一具新機器，年紀和衰弱是管它不着的。他的說話和笑聲，永遠響澈那個稅關，絲毫沒有老年人的顫抖和沙破；那是直從丹田裏發出來的，像是雄鷄的啼聲，也像喇

叭的吹響。要是單單當作一個動物去看他，——其實他也難可以看作別的東西的，——他是一個最能叫人滿意的對象，爲的他體質強旺健全，絲毫沒有虧缺，而且那麼大的年紀，還有能力可以享受他所嘗追求和意想的一切或差不多一切的快樂。原來他在稅關裏的生活平穩逍遙，進賬固定，不過偶爾擔點位置動搖的心事，也不會怎麼厲害，這種情形，不容疑義，是可以使時間在他身上過得很輕鬆的。然而最最根本而有力的原因，卻還在他的動物本質的稀有的完美，他的知識的適度的中庸，以及他的道德和精神的成分的很少攙入；老實說罷，這所謂道德和精神的品性，是僅僅足以防止那位老紳士不至於四腳爬行的。他沒有思想的能力，沒有深澈的感情，沒有討人厭煩的敏感；總之是什麼都沒有，有的不過是少數平常的本能，再加上一種分明由體格健康而起的和樂脾氣，這就使他對於他的職務很是勝任愉快，並且博得一般人的懽心了。他已做了三個妻子的丈夫，都是早已死的了；又是二十個兒女的老子，其中大部分，也都在兒童的年齡或成年的時候早已化爲灰塵的。照這情形看起來，人家總以爲雖是最樂觀的性情也不免爲無限的悲哀深深染上了。一個黑影。可是我們這位高年的稽查員卻並不如此，他只消輕輕的一聲歎息，就足以將這種傷懷

的重壓全盤脫卸的。一經脫卸之後，他就又像一個不穿褲子的嬰孩一般，馬上去從事遊戲；那樣的興致，比之那徵收官手下的青年書記還要高得多；那書記年紀不過十九歲，卻要比他老得多，也嚴肅得多。

我常常懷着比對於任何樣式的人都要大些的好奇心，去觀察和研究這位老伯伯的人品。他確確實實是一種稀有的現象；從一個觀點看起來是如此的完全無缺；從其他一切觀點看，則又如此的淺薄，如此的虛空，如此的不可捉摸，如此絕對的一件廢物。我的結論是斷定他沒有靈魂，沒有心腸，沒有思想；總之什麼都沒有，我已經說過，就只有本能；然而，他品性中的這一點點材料卻配合得非常乖巧，使人不但不感覺他有什麼缺憾，並且，像我這樣，倒是感覺他任何方面都十分自足的。像他那樣彷彿完全是現世的肉感的一個人物，要設想他出了現世以後將怎樣的存在，也許是困難的，而事實上也確實是困難；不過假定他將來可以盡壽而終，那末他在現世的生存總已不算是虧待；因為他比之田間的野獸並沒有更高的道德責任，但是享樂的範圍卻比它們大些，而老景悽涼的感覺，又同它們一樣有福的被豁免了。

他有一點大大優勝過他的四腳同胞的地方，就是他有能力可以記憶他一生中構成不少部分幸福的那些盛饌。他的饕餮主義，是他的一種很可愛的美質；我們聽他談烤肉，是同吃泡菜或牡蠣一樣可以增加食慾的，他既然沒有更高的德性，而且將他的聰明才力全副用來供應胃囊的快樂和利益，這對於精神方面不至造成什麼犧牲和損害，所以我聽他絮絮的談起魚類，談起家禽，談起斬肉，談起這些東西的最適當烹調方法，總使我感到愉快和滿足。他的記憶力也實在是好，無論他所津津樂道的美饌是多年前的事，經他一談，總會使聽的人彷彿親自聞到那豬肉或吐綬雞的香味一般。像這樣的齒頰留芳，雖已留到不下六七十年之久，也仍分明跟他早餐剛剛吃下去的羊肉肋條一般新鮮的。我曾聽他談起從前享用過的美饌，談得嘖嘖地砸舌，而當初同桌共餐的客人，是除他之外都早已做了蟲的食物了。我們細察這些往時筵饌的鬼魂怎樣繼續的在他面前出現，實在是可詫異的事；而且這些鬼魂的出現，都並不懷怒或抱怨，卻彷彿感恩知己一般，來感謝他以前的賞識。並且要求他在默念和實感之間不住溫習當初的欣賞。一片牛肉的嫩腰鋒，一方犢牛的肘子，一根豬肉的肋條，一只精異的子雞，或一只特別值得誇讚的吐綬雞，這一切大概當大亞當

斯（註五）的時代曾經點綴過他的食糧的東西，他都會一一的記起來；至於那時以後的我們這種族的一切經驗，那會在他個人事業上造成榮辱的一切事件，卻都像一陣過往的輕風，不落一點痕跡的從他身上飄過去了。據我所能推斷，這位老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悲劇事件，就是二十年前乃至四十年前在一頭鵝身上鑄成的大錯；原來那頭鵝看樣子似乎一定可口，誰知端到桌上來卻是刀子再也擱不進，非用斧頭鋸子纔可將它分割的。

好了，不要再形容下去罷；不過我實在很高興講得再詳盡些，因為在我所認識的人當中，這位先生是最宜於做稅關官吏的。大多數的人，爲了我在這裏沒有篇幅可以提示的理由，都要從這種特殊生活得到道德上的缺憾。至於這位老稽查員是不會如此的，且即使他繼續任這職務直到了末日，他也仍舊可以跟當時一般的好，坐下來吃飯的時候胃口也必定如前。

還有一個肖像也得畫一畫，要是沒有它，我這個稅關肖像陳列室就要算是出奇的不完備；但我對它觀察的機會比較的少，所以我僅能畫它一個輪廓。這就是那位徵收官——我們的豪俠老將軍——的肖像，他當初服了一段燦爛的軍役，後來又到西部一個荒野區域去做了一任官，這

纔在二十年前到這裏來過他那一番多樣而體面的生活的餘年的。這位勇敢的軍人也已差不多到了或竟滿了七十歲的年紀，如今在這世上參加他的餘剩的行軍，身上負着了衰耄的重壓，就是他自己記憶之中那一種使人興奮的軍樂也已不大能夠輕減的了。當初在戰陣之中那種爭先恐後的腳步，如今已經麻痺了。只有叫僕人相幫着他，並拿他自己的手用力扶住鐵闌干，他纔能夠慢慢地辛苦地爬上稅關的踏道，苦苦挨過那地板，走到火爐旁邊他所慣坐的椅子。他慣常坐在那裏，用着一種略爲昏暗的靜穆神情，凝視着來來往往的人影，在紙張的相擦，宣誓的指派，事務的討論，乃至辦公室裏偶爾要有的談話聲中；這一切的聲音和情景，似乎都只模糊地印上他的感覺，難得深入他的意境裏去。他的面容，當在這樣的寧靜之中，是溫和而慈祥的。倘要別人注意他，就有一種客氣和興味的表情閃耀在他面上，證明他裏面本來有光，只因外面隔着一層知識的燈的中介，這纔阻止那光線不能外發的。你愈深入去接觸他的心靈的本質，它就愈加顯出健全來。及到他再沒有說話或聽話的必要時，（原來這兩樁事情分明都要累他費力的，）他的面容就又暫時沉落到原來那種也不見得憂鬱的安靜裏了。我們看着他這種神情，並不會覺得難過，因爲它雖然昏暗無

光，卻沒有垂朽之年那樣的衰弱。他的那副天生的骨格，本來是強壯而厚重的，現在也還沒有衰朽的形跡。

然而在這種種不利的情況之下，要想去觀察和闡明他的性格，那卻是一樁困難的事情，跟要從如泰昆得洛加（註六）那樣一個古岩的灰色破碎的殘跡在想像中重新將它尋跡起來建造起來一般困難的。這裏那裏，或許還留着幾堵幾乎完整的牆垣，但一看到別處，則也許只有一個不成形的土丘，橫亘着妨礙人的去路，並因經過許多無人侵擾也無人過問的年歲而蔓長着荒草了。

不過我懷着一種愛慕去看這位老戰士——因為我們二人間的交往雖很稀疏，我對於他的感情卻也同所有認識他的兩腳動物和四腳動物對於他的感情一樣，稱爲愛慕是不能算不允當的，——我就能夠辨出他的肖像的主要點來了。那其中顯著着一些高尚的和英雄的品性，足見他曾博得一個特出的名譽，實在並非偶然，倒是正當的權利。他的精神，我設想起來，是從不會容過躁切的舉動的；他一生之中，要他有所舉動，總必得有一種衝動，但一經被衝激之後，那末當前就有種種的障礙要去打破，有個正當的目的要去奔赴，而他就不是一個可以讓步或失敗的人了。從前會

經浸透了他的性情而到如今也還不會冷熄的那種熱，從來不曾是一陣火燄中的閃爍浮光，卻是猶如鐵在爐中那樣的一種沈着的紅熾。沉重、堅實、強毅；這就是他的寧靜的表情，雖當我所說起的那個期間，他已經進入一種還不該有的衰朽狀態的時候也還是有的。但我可以想像得到，雖在當時，要是有一種激動力深深進入他的意識，——要是有一種喇叭之聲響到足以喚醒他所有並非死滅卻只在睡眠的精力——那末他還是能夠擺脫他的衰態，如同脫掉病人的病衣一般，還是能夠撇掉老年的拐杖，去拿起一柄戰刀，重新振作起來做一個戰士的。而且，在這麼緊張的一個瞬間，他的儀容卻還是可以平靜。不過這樣的表示，只能在幻想中描摹出來，不能預期也不能如願的。至於我實際在他身上見到的東西，——譬之以剛才提起的秦昆得洛加的鞏固不破的古壕，分明是再適切沒有的，——卻是種種強毅而深沉的忍耐的狀態，在他年輕的時候一定曾經達到執拗的程度的；其次就是一種完整無虧的特色，這也猶之乎他的大多數其他的資賦，就在於一團近乎沉濁的重質，正如一噸生鐵一般，不容延展也不容制御的；復次則是一種仁愛，這個，雖然他當日在吉貝華（註七）或伊利岩（註八）衝鋒陷陣時顯得那麼兇猛，我卻認為是他的一種真正的表徵，和在

當時所有善辯論的慈善家身上一般無二的。據我所知，他也曾經親手殺過人，——確實，當着他的好勝精神之所寄托的衝鋒面前，人們是會如鐮刀過處的草葉一般紛紛倒地過的；但雖如此，他的心腸裏面卻並不包含會得撲掉蝴蝶翅膀上的纖毛那樣的殘忍。他的天生的仁善，我實在不會見過一個人比他更能信任的。

在我遇見這位將軍之前，有許多的特質——而且這些特質是大足幫助他的肖像愈加像真的，——是必定已經消失或者暗淡的了。凡是僅僅優秀的特質，總是最易消失的；而自然對於人類的殘跡，也不會拿那僅得托根營養於衰朽的罅隙之間的鮮花來點綴它，如同她播種爬牆虎在泰昆得洛加的殘岩上一樣。但是，雖從優秀和美的方面而言，也仍有幾點地方是值得注意的。不時，有一條幽默的光線要從那昏暗的障幕穿了出來，而欣然閃耀在他面孔上。又有一種愛美的癖性，爲男性的性格中到兒童期和青春期以後所難得看見的，在這位將軍身上卻可從他對於花香花色的愛好上面見出來。我們總以爲一個老軍人只會寶貴額頭上的血的桂冠；但這裏有個軍人，卻似乎具有一個少女對於花卉的愛好。

在稅關裏，這位勇敢的老將軍慣常坐在爐邊，而那檢量官，雖然當可避免的時候總不願將和他談話的困難工作背到自己身上，卻喜歡站在一段距離之外，默察着他那副安靜的且幾乎磕睡的面容。雖然我們不過站在數碼之外，他卻似乎離得我們遠遠；就是靠近他椅子旁邊走過，也仍似乎遠隔；就是我們伸出手去和他自己的相接觸，也終像遙不可即。也許他在他的思想裏，比在稅關辦公室的不相宜的環境當中過着一種較真實的生活。隊伍的進展，戰鬥的紛譁，三十年前聽到的古老英雄音樂的洋溢——這樣的景象和聲音，大概是統統活現在他的理智意識面前的。在這當兒，商人們和船主們，衣冠楚楚的書記們和奇形怪狀的水手們，正在那裏進進出出；這種商業的和稅關生活的忙碌，不住在他周圍起着一種小小的紛譁；而這位將軍則對於那些人和他們的事情，都雖極遙遠的關係也似乎沒有一點。他在這環境當中有若格格不能相入，猶之一柄古舊的刀——如今是上鏽的了，但曾一度在前敵閃耀過，刀口上仍還顯出一條亮光的——放不進那徵收官寫字檯上的墨水瓶，文書套，和桃心木尺裏面去一般。

有一樁事情大大足以重新振作這位耐亞嘎拉（註九）邊境的強毅軍人——這位具有真

純精力的朋友。這就是他的那句可紀念的話語的記憶——「我來試試看，先生！」這是臨當一種拚命的英雄舉動以前所說的，其中包含着新英雄格蘭剛毅性格的靈魂和精神，表示着危險是認識的，卻要去擔當一切。倘使在我們國中英勇的行爲是用勳章來褒獎的，那末這一句話語——說起來似乎很容易，卻是只有他將這麼一種危險和榮譽的任務放在當前的纔會說過——就該是那位將軍盾牌上所採用的最好最適宜的一句標語了。

一個人倘能養成一種習慣，去和跟自己不同的人們結伴，那是大足以幫助他造成道德上和知識上的健康的；而凡和自己不同的人，總不大願意過問自己的事業，他們的行動範圍和能力，總必須自己擺脫了成見纔能認識。我一生中遭遇的事變，往往供給了我認識異己者的機會，但總沒有我在職期間所認識的那麼充分而多樣。其中特別有一個人，我因觀察他的性格，纔對於才能這東西起了一種新的觀念。那人的才具，主要是一個事業家的才具，就是迅速、精刻、心地明白；有一隻眼睛可以看澈一切的困難，並有一種辦事的才幹，只消像魔杖的一揮，就可以使一切困難歸於消失。他是從孩童時期就在稅關裏長大的，所以這裏就是他的正當的活動分野；那許多事務的糾紛，對

於一個濫竽充數者覺得麻煩不過的，在他看起來卻頭頭是道，井井有條。在我思想之中，他可算是他一類人中的理想。他實在就是那稅關的化身，或無論如何，總是使它的各種機輪繼續轉動的主要動脈；因為像這樣的一個機關裏面，所任的官吏人人都爲自己的利益和便利服務，全不問他們對於自己的職務勝任與否，那末他們就不得不從別處去尋他們自己本身所沒有的能幹了。就爲如此，我們這位事業家就勢不得不同磁石吸引鐵屑一般，將每個人所遇到的困難都拉到他自己身上去。他用着一點並不爲難的謙虛，和對於我們的愚蠢（這在他心目中似乎不亞於罪惡）的容忍，只消將指頭略略一觸，就立刻會使得那不可理解的明白如光天化日。因而一般商人也都器重他，並不亞於我們這班做他的密友的。他的德性是完整無虧的；他簡直就代表着一種自然的法則，不但是一種選擇或主義而已；而像他這樣異常清明而精覈的一副才力，表現在辦事上的當然是非忠實和有規則不可的。倘使在他職守範圍以內，叫他良心上着了一個污點，那末像他這樣的人，就一定要感覺到煩惱，正如帳目上的一個錯誤，謄清冊上的一點墨污，而且有甚於此。總之，在他身上，我是遇着一個完全適合於他所處的地位的人了，而這是我生平難得有的例子。

以上所述，就是如今和他們發生關係的一些人物。我落在造化手中，被拋進一個和我已往習慣絕少關聯的地位，我也只得逆來順受，認真從這裏面去捱拾我所能獲得的裨益。我曾經跟伯魯克農場（註一〇）的那些夢想的同志們從事過勞苦而不能實行的計劃；我曾經在愛默生（註一二）那樣一個知識者的深微影響之下生活過三年；我曾經跟厄勒利張甯（註一二）在阿沙貝斯（註一三）濱上拾枝舉火，耽於汗漫之冥思，過着那些逍遙自在的日子；我曾經跟托洛（註一四）在他的華爾頓（註一五）隱廬談論松樹和印度的遺蹟；我曾經因同情於希勒德（註一六）的純淨的教養而漸漸養成了潔癖；我曾經在郎匪羅（註一七）的爐邊漸漸浸透了詩的温情——而到如今，終於要運用我天性中其他的機能，而拿我向來不大嗜好的食物來營養我自己了。從換口味一點上說，對於一個曾經認識奧爾科特（註一八）的人，是連那老關監督也是要得的。我就將這事當作一個證據，證明自己的資質生得多少有點均勻，並不缺少一個完全組織所必要的部分，因而記憶之中雖然放着那麼樣一班人，我卻仍舊馬上可以混進品性完全不同的人們裏面去，而對於這樣的變化並不咕嘟一句。

文學的努力和目的，如今在我心目中是無足重輕的了。在這期間，我已不再管書本；它們是離開我的了。除開人性的自然之外，那在天地萬物發展起來的自然，在某一意義上是和我隔膜的了；而當自然被精神化時所感到的一切想像的快樂，都已從我的心境裏面走開去了。我身上的某一種才具，某一種機能，即使是沒有離我而去，也是被擱置着，不活躍的了。在這一切的事態之中，倘使我不曾意識到我自己有抉擇之權可以追懷過去一切有價值的生活，那末必定要使人傷心，使人說不出的可怕。這樣的生活，也許是確實不能安然過得太長久的；要不然的話，這也許要使我永遠是個和從前不同的人，卻不能把我變成任何值得取得的形狀。但是我始終都把它看作一種不過暫時的生活。我一逕都有一種先知的本能，一種在我耳中的低聲的耳語，即在不久的期間以內，只要碰到一種習慣上的新變化於我有益的時候，就會有一個變化要來的。

至在這種變化還沒有到來之前，我是在那裏充當一個關稅檢量官，且據我所能理解，是在所需要的檢量官中不能再好的。凡是一個有思想，有幻想，有敏感性的人（即使他所具的這些品性比這檢量官多過十倍）是隨時都可以做起一個事業家來的，只要他自願去找這種麻煩的話。我

的同僚，以及我的職務使我跟他們發生各式各樣接觸的那些商人和船長，都不拿別的身分來看待我，也大概不從別的性格來認識我。其中沒有一個，我可以假定，是曾讀過我的一頁著作的，或即使統統都讀過，也不會多看重我一絲一毫；又設使我那些無益的書能像朋斯（註一九）或綽塞（註二〇）（他們當日也都同我一樣做過稅關的官吏）寫的一般，那也還是絲毫無益於事。這就是一個好教訓——雖然也許往往是難受的——即凡一個人曾經夢想過文學的名譽，或曾經夢想過由文學的手段列身於世界名流之林，而一經跨出了他要求人家承認自己的那個狹窄圈子之外，就會發見他一切的成就，一切的企圖，在那圈子以外是怎樣地完全沒有意義的。我並不知道我無論爲警告自己或譴責自己起見都特別需要那種教訓；但無論如何，我是澈底領會它的了。這一點真實，當它進入我的知覺中時，總使我感着痛心，或需要在一聲感歎之中將它翫置，這是我追憶起來常覺不快的。當時確實也有一個海軍軍官（他的進稅關是跟我同時的，出去也不過比我稍後），常常跟我在一起作文學的談話，討論到這個那個他所喜愛的題目，如拿破崙或莎士比亞之類。還有那徵收官的青年書記——是個青年的紳士，據人私下傳說，他偶爾要一張珊瑚叔叔的

文書紙上塗着一些在幾碼路外看去很像是詩的東西——也不時要跟我來談談書，以爲這些事情是我作與嫻熟的。我在當時的文字交就只如此；而這也就很足夠我的需要了。

我既然不再祈求也不再顧及我的名字要在裏封面上顯赫開去，我就微笑着想它如今是另有一種聲價了。稅關的戳記將我的名字用陰文或陽文印在胡椒袋上，染料籃上，雪茄箱上，以及一切種類可以徵稅的商品包子上，用以證明這些商品曾經納過稅，曾經正式通過了稅關。像這樣，我的名譽的一種奇怪的利器而傳播，它所到之處，有我這人存在的知識就被帶到從來不曾到過的地方，以及我希望從今再不會到的所在。

但是過去的也並沒有死。每每相隔多時，那種曾經像似活躍而積極，而如今卻在安靜休息之中的思想，也要一度的復活。在這種過去的習慣要在我身上醒覺的時會當中，最最可以注意的一次，就是我如今所寫的這篇隨筆居然會在文學法則的範圍以內貢獻給讀衆。

稅關的二樓上有一個大房間，那磚砌的牆壁和光裸的屋椽都從來不會上過嵌板，塗過泥灰。原來這座建築當初所計擬的規模，是合乎這港埠上舊時商業的狀況而定的，還準備着以後要日

臻繁榮，但這繁榮的希望始終不會實現，所以如今所包含的空間是多到居住裏面的人不知怎樣處置纔好的。因此，徵收官辦公室上面那個空窿的大廳，直到現在還不會工竣，雖然有那些經年隔古的蛛網蒙住了它的昏黑的屋檐，看樣子卻還在等待木工泥水的工作。在那間房的一端一隻角落裏，有若干的木桶子，一個疊一個的堆在那裏，裏邊放着一細細的案卷。還有大量類似的廢物，則在地板上亂堆着。想起這些霉爛的廢紙，會不知浪費了多少年月週日的辛苦在上面，而如今卻成了地面上的一種累贅，埋沒在這個被遺忘的角落裏，再不會有人類的眼睛去瞥見它，真是令人傷心的。但是，也不知有多少廢紙的稿子，並不是乾燥無味的例行公事，卻是用着能發明的腦力的思想和豐富的深情的噴溢而寫成的，卻也同樣的歸於遺忘；而且這些稿子之在當時，倒不如這成堆的廢紙之會應付過一個目的，而尤可傷心的，甚至不會替它們的作者博得一種像如今稅關裏的書記們由無用的抄寫而得的舒適生活呢！不過當做地方史的資料看時，這些紙堆或許也不是全然無用。在這裏，無疑的，沙侖謨從前的商業統計是可發見的，還可發見她的那些顯赫商人，如老德被王，如老聖利·葛雷，如老雪孟·福累斯脫，以及當日的其他許多大企業家們的事蹟；只不過他

們那撲粉的頭顱剛剛放進了坟墓，他們那如山的財賦就已開始縮減了。如今構成沙命謨的貴族的這些家族，它們的創始者都可以在這裏尋溯出來，從離革命以後很遠的一段時期，當他們的商業的微細無聞的開始，一直到他們的子孫自認爲自古以來的世家爲止。

至於革命以前的事，記載卻缺乏得很；想當初英之所有的官吏們伴同帝國的軍隊從波士盾逃走時，這稅關裏以前的文書檔案，大概都被帶到哈黎法克斯（註二一）去了。這對於我，往往是一件可痛惜的事，因爲這些檔案一直可以上溯到攝政時代，（註二二）其中一定包含着許多關於已被遺忘或尙記憶的人們的記載，以及古代習俗的記載，其對於我，一定可使我感到樂趣，如我常常在牧師古館附近田野裏拾到西印度箭頭時的樂趣一般。

但有一個無事的下雨天，我竟有運氣做了一個有些兒趣味的發見。當時我在角落裏那成堆的廢物中撥着掘着，將那些文件逐一的翻開來，讀着那些沈沒在海中或朽爛在埠頭的船舶的名字，以及如今在交易所裏再也不會聽到並且從蒙苔的墓石上不很容易辨識的那些商人的名字，心裏懷着我們尋常賦與已死的活動的尸首的那種淒慘、疲倦，而一半不情願的興味，並且運用着

我那因為少用而成怠懶的幻想，要從那些枯骨裏去造出一個古舊城市的較光明態相的影像來，設想着西印度還是一個新境地而唯有沙侖知道到那裏的去路的當時——正在這樣的時候，我偶爾手觸着一個小小的包封；是一張古代的黃色羊皮紙謹謹包着的。看神氣，這個封筒一定是久許久許以前的一個卷宗；在當時，書記們所用的是一種木強工楷的書法，所用的紙張也比現在的結實。那上面有一種東西足以促起一種本能的好奇心，因使我不由得將那上面繫着的一條已經褪色的紅帶子解開，心以為這裏有一個寶藏可使它重見天日。我擘開了那羊皮紙的硬包封，發見裏面是一件委任狀，上蓋着省長瑟力氏（註二三）的官鈴，委的是一個約那旦·普，為馬薩諸塞省沙侖謨港稅關的檢量官。我記得曾經看到過（大概在費爾氏年報裏罷）一個普檢量官的計聞，約莫是八十年前的事；又在新近報紙裏看見過一段新聞，說因聖彼得禮拜堂翻造，他的遺骨已從那小小墓場掘起了。據我所能回憶，我那可敬的前任官是已經什麼都不留的了。有的就只一具不完全的枯骨，幾片殘廢的衣裝，以及一頭捲縮得很是壯觀的假髮；它並不像它會一度裝飾的那個頭顱，倒是保存在很可滿意的狀態中的。但是我把那羊皮紙委任狀封筒裏面的文件細加檢查，

就發見了這位普先生在精神方面以及頭腦內部運用方面的遺跡，實在多過那捲縮的假髮所包含的頭顱的殘片。

約言之，那些文件並不是公文，卻是私人性質的，或至少用他私人的資格且分明是親手寫作的。它之所以被包括進稅關的檔案堆中，據我所能推測的原因，只可說是由於普先生的驟然的死；他死之後，這些文件大概還放在他的辦公桌裏，他的後人始終不會曉得，或當作關於公事的文件，所以不會檢去。後來檔案遷到哈黎法克斯，這個包封看起來無關大體，就被遺落下來，直到現在未曾有人開拆。

這位前輩的檢量官——我猜想在那個時代是不大感到辦事上的苦楚的——所以似乎曾把許多閒暇時間的一部分專用於本地古物的研究，以及類似性質的探求。這就供給一個心靈以小小活動的材料，要不然的話，它是會上起鏽來的。現在帶便可以說一說的，他所研究的史實當中，有一部分對於本叢刊中第三集裏所收的一篇題名大街的文章曾經有過大大的幫助。至於其餘部分，此後也許可以應付同樣有價值的目的，或不至於沒有編入沙侖謨的正式歷史的可能，要是

我對於鄉土的敬重心會得強迫我去擔任這麼虔誠的一樁工作的話。不過在我還未擔任之先，無論那位先生都儘可以來處置這些材料，只要他情願而且勝任從我手裏將這無益的工作取了去。所以我最後的意向，是打算將它們貯藏到厄色克斯歷史學會裏去。

但是這神祕的包封裏面最吸引我的注意的一個對象，就是一件已很陳舊而褪色的細紅布做的東西。它的周圍還留着金線鑲繡的痕跡，但已經磨陷得不成樣子，原來的光彩已經沒有或很少存留的了。我們很容易辨識出來，當初的針線是做得異常精工的；從那針子上看起來，（而我可以斷定它是出於熟悉刺繡祕訣的女子之手的，）這可以供作一種如今已被忘記的藝術的證跡，現在雖要把那絲縷層層索解，也已無法可施了。這一片猩紅色的爛布，——因為時間和服用，以及一個褻瀆神聖的蠹魚已弄得它簡直是一片爛布了，——經過仔細研察之後，就顯出了一個字母的形狀。這是一個大寫字母的A。精密量起來，它的兩條腿都恰好是零四分之一吋長。不容疑義，它是做來當作衣服上的一種裝飾用的；但是它怎樣的服用，它在古時候是表示着什麼級位，勳爵，和榮銜，那就是我不大看見有可解決希望的一個謎了，（原來在這類事情上面，世界上的時尚

是這麼地暫忽不居的。然而它卻奇異地使我發生興味，我的眼睛牢牢停在這個古舊的猩紅字母上，不肯移開去。這裏面一定有着一種深奧的意義，十分值得去解釋，而且這意義彷彿從那神祕的符號蕩漾而出，和我的敏感性起着微妙的感通，卻是閃避着我的心思去加以分析。

正當這樣迷感不解的時候，——而且正在若干假說之中冥想那種字母是否是白人設法起來用以惹動西印度人注目的一種裝飾，——我偶然將它放在我胸口上了。當時我似乎是——讀者也許要笑我，可是千萬不要疑心我的話，——好罷，我似乎是經驗到一種燃燒的熱的感覺，雖不完全是生理的，卻也差不離是完全生理的，彷彿那個字母並不是紅布所作，而是紅熱的鐵所作一般。我就發抖起來，不由自主的讓它落在地板上。

當時我凝神壹志在那猩紅字母上，竟沒有注意到糾紮在它四周的小小一個污黑的紙捲子。後來我將它拆了開來，發見上面有那老檢量官親筆寫的一篇關於始末情由的頗算詳盡的解釋，使我感着了滿足。其中有好幾張大頁紙頭，包含着許多關於一個赫絲脫·普林（註二四）的生活和談話的記載，她在我們祖先的眼光中，彷彿是一個頗值得注意的人物。從馬薩諸塞建省之初到

十七世紀之末一段期間，她的名字曾經盛傳過一時。普先生的那一段記載，就是他當時的老年人口傳下來的，原來那些老人年輕時候曾經見過她，她那時已經很老，卻並無龍鍾之態，倒顯着一種莊矜嚴肅的神情。自從一個幾乎不能記憶的時候起，她就做着一種自願出力的看護，在這一帶地方走動，同時對於一切事情，特別是對於有關心地的，她總喜歡去開導人家；因此，有許多人就將她當作一個天使一般的敬重，但據我的意想，也必定有別的人嫌她多管閒事，嫌她討厭，這是一個具有這種性向的人所不能免的。我將那稿子再看下去，就又發見這個奇特婦人，其他所作所遭的記錄，其中的大部分，讀者請去一讀一部題名猩紅文的小說便知分曉；且有一層要牢牢記着，那小說裏的主要事實都是有那普檢量官的文件作根據的。如今那文件和那猩紅字母——一件極奇怪的遺物，——都仍爲我所有，無論誰人倘使因那小說引起了興味，願意一見它們，我都很願意拿出來看的。不過請大家不要誤會我的話，以爲當我敷演成這篇故事的時候，以及爲故事中的人物設想着種種動機和熱情的時候，我也一逕將自己拘定在那位老檢量官的半打大稿紙的範圍以內。不然的，凡遇到這種地方，我都曾容我自己有差不多完全的自由，彷彿將那些事實看成完全是我

自己的創造。我之所要辯明的，只是這故事的輪廓確有根據。

因了這一件偶然的事情，我的心境就有些兒恢復了故態。在這裏，似乎是有了一個故事的基礎了。我當時的感想，就彷彿那古昔的檢量官，穿着他的一百年前的服裝，戴着他的永遠不朽的假髮——因那假髮雖然與他同葬，卻並沒有死在坟墓裏——和我在稅關裏那間人跡不到的房中會見一般。他儀度之間帶着一種的尊嚴，就是一個受過了皇上的御委因而照射着寶座光輝的人所應有的。倘將一個共和國官吏的那種卑怯的神情和這種尊嚴相比，可憐是多麼不像啊！原來共和國の官吏是人民的公僕，因而覺得自己比他的主人們當中最藐小的更要藐小，最卑微的更要卑微。當時他那看起來很是模糊而卻又莊嚴的形像，用着他自己的鬼手，將那猩紅色的字母和那一小捲說明的稿子傳遞給我。於是用他自己的鬼聲音，他又根據着我應該對他盡孝和敬重的神聖義務，（原來他是很有理由可以把他自己當作我的官職上的祖先的，）向我勉勵，叫我將他那霉爛和蠹蝕的苦心成績去公之於世。「你幹罷，」普檢量官的鬼用力點着那個在可紀念的假髮底下看起來那麼莊嚴的頭說道——「你幹罷，利益都是你自己的，你不久就要需要這種利益了；

因爲你的時代已不像我的時代那樣，一個人可把做官當做終身飯盤，且往往是傳家飯盤的，可是我把這件關於老普林夫人的事情交給你，你要紀念你的前任官，給他以他應得的信用罷！」我就對普檢量官的鬼說道，「我願意！」

因此，我就在赫絲脫·普林的故事上用了不少的心思。這就成了我的瞑想的題目，我往往在房間裏來回的踱着，或從稅關的前門到側門一往一復的走到百來遍，一連瞑想了幾個鐘頭。那老關監督和一班司秤員及量桶員正在那裏打磕睡的，都被我這往復不休的腳步聲音忍心害理地攪擾得不堪。他們想了他們自己從前的習慣，常說檢量官是在船頭上踱甲板。他們大概幻想我唯一的目的——其實一個頭腦清楚的人所以會得自願去從事運動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獲得晚飯的食慾。而說老實話，因那過道裏尋常吹着的東風而加銳了的食慾，確是我這許多不知疲倦的運動的唯一有價值的結果。那稅關裏的霧圍實在非常不適於幻想和感覺的精緻的收穫，所以倘使我留在那裏再過後來十任的總統，究竟能否將這猩紅文的故事提到讀衆面前，也還是可以懷疑的。我的想像是一面暗晦了的鏡子，它不能夠反映，或僅能非常模糊的反映，我盡力裝進這本

書裏去的那些人物。我用盡我的知識爐中所能燃點的熱，卻也不能將故事中的人物溫暖起來，使之可以延展。他們不受熱情的熊熾，也不受溫情的煦和，卻始終保持着死尸的森冷，而帶着不屑人去親近的一種呆定可怕的獐笑瞪視着我的面孔。「你有所求於我們？」那種神情似乎在說。「你從前對於非現實的族類也許曾經有過的那一點點能力，是已經消失的了！你已經拿它去交換一點點兒的國帑了。那末，去受你的俸祿去罷！」約言之，我自己幻想中那些幾乎麻痹的造物也已在竊笑我的無能，卻也不能不算是他們的好機會。

這種可惱的麻木不仁之佔據着我，不僅在珊姆叔叔要求我從日常生活中分擘給他的那三個半鐘頭裏而已。當我在海邊上散步的時候，到鄉下去漫遊的時候，總之，當我自動着要去尋取我當初一跨進牧師古館的門檻就會使我的思想新鮮活潑起來的那種爽人的自然美的時候，這種麻木也都跟着我走的。再就知識努力的能耐而言，同是這種麻木還陪伴我到家裏去，在我近乎荒謬地稱爲書齋的那間房裏壓着我。就是到夜深時分，我獨坐在無人的客室裏，只有閃爍的炭火和月高照着，竭力在描摹冥想境中的景物，希望第二天可以成爲五顏六色的描寫流漾到使人愉快

的書頁上來——就當這樣的時候，它也還是不離開我。

倘使想像的機能在這樣的時候還是不肯活動，那麼事情就可算是絕望的了。在一個住慣了的房間裏，月光落在地氈上是那麼的白，將它所有的花樣顯得那麼的分明，使得每件東西都纖毫畢露，而卻又不像早晨或午刻那樣的顯見——這樣的月光，就是一個羅曼司作者藉以認識他的幻想中人的一種最最適宜的媒介。房間裏則有大家知道的那種公寓裏那一點點家庭的景象；所有的椅子各都有它自己的個性；中心的桌子上放着一只針線籃，一二冊書，和一盞已經熄滅的燈；沙發；書箱；牆上的圖畫——這一切的瑣碎，都可看得纖屑無遺，卻被那非常的光那麼的精神化了，以致似乎失掉它們的實質而成爲知識的事物。當經過這樣的變化時，沒有一件東西覺得是太小，或覺得無足重輕，卻都因這變化而取得尊嚴了。一只孩子的鞋子；那坐在她的小柳條車裏的洋囡囡；那只木頭馬，——總之是白天用過或玩過的不論什麼，如今雖仍差不多如在日光裏一般鮮明的存在，卻被賦與了一種陌生和隔膜的品性。因此，我們那間熟悉的房間就成了一個中立地域，大約介乎現實世界和神仙世界之間，實際的存在和想像的存在可以在這裏彼此會合，而各浸透着

其他的本質。鬼可以進到這裏來，不至使我們驚嚇。倘使我們環顧四週，發見了一個愛人的鬼影，靜坐在這種奇幻的月光中，看那神情，要使我們疑心不決，究竟它方從遠處歸來，抑或坐在我們的爐邊始終未動——這樣的事，也同當時的境地十分調和，並不足以引起我們的驚異。

那有些昏暗的炭火，具有一種重要的勢力，它所造成的效果，就是我现在所要描寫的。它投射出它那並不刺目的顏色，使得全個房間無處不染着，在牆壁和天花板上的是一種稀淡的紅色，在傢具的髹漆上的是一種反射的瑩光。這種比較溫暖的光，和縹緲空靈的陰冷月光混合着，就彷彿將一副跟人類一般溫婉的心腸和敏感傳達給那些由幻想喚召起來的形影。它們從雪人兒化作了男人和女人。倘使對着鏡子一看，我們就看見深深在它那鬼影出沒的框緣以內，有那一半熄滅的無煙炭的悶火的熊熾，有那地板上的白色的月光，以及這幅畫圖中所有的光和影的一重複照，使得它離開實境更進一步，離開幻境更近一步。所以在這樣的時間，處這樣的境地，倘使一個人獨自坐着，仍舊不能夢想出奇怪的東西，而使它們看起來像是真實，他就永遠無須嘗試作羅曼司了。

但在我自己，據我在稅關裏的全部經驗而言，那末無論月光和日光，乃至爐火的熊熾，由我看去實在都是一樣的；其中沒有那一種會得比一支蠟燭的微光更多一點點兒的效力。我的全部的感受性，以及和它相聯繫的一種才情，——並算不得怎樣的豐富，有怎樣的價值，但在我自己卻算最好的，——是都已離我而去的了。

然而我自己相信，倘使我嘗試去作另外一種文章，我的機能是不見得會這麼的遲鈍，這麼的無效力的。例如，我也頗可以拿一個老練船主所說的故事寫了出來，便自認為滿足的。這個船主就是我們的稽查員之一，我如今倘使不提到他，那就要算是我大大的忘恩負義，因為他是沒有那一天不拿他那說故事的驚人才能引得我大笑和欽佩的。我倘使能夠保存他那種生動的風格，以及自然教給他怎樣撒布在他的描寫上的那種幽默的渲染，那末我竭誠的相信，結果一定是文學上的一種創格。再不然的話，我也很可以找到一種較正經的工作來做的。如今當這種日常生活的實質性莽撞地壓迫在我身上，而我卻嘗試要將我自己擲回另外一個時代去；或當我的肥皂泡的空靈的美每一刻兒都要因實在情境的猛觸而遭破碎，而我卻硬要用空靈的物質去創造出一個世

界的假象來，——這樣的事情，實在是一種愚蠢。至於較聰明的辦法，應當是將思想和想像滲透進現在的半透明的物質，因而使它成功一種漂亮的透明質；將開始覺得這麼沈重的重擔精神化起來；就是該下着決心，從我現在所熟悉的這些瑣屑可厭的事故，以及尋常的人物底下，去尋出那隱伏着的一點真正不可磨滅的價值來。總之，過失是我自己的。如今攤在我面前的這生活的一頁所以似乎乏味而平凡，就只因我不曾去探測它的較深的意義之故。好於我將來所能寫成的一部書是在那裏；它本來隨着流光中的現實所書寫，一葉一葉的呈現到我面前來，卻也隨着流光倏忽便歸消失，就只因我腦子裏缺乏洞見，手段上缺乏乖巧，所以不能將它抄錄下來。也許將來有一天，我會記起這本書中，少數零碎的片段，斷續的章節，將它們書寫下來而發見文字在書面上化爲黃金的。

不過這一些解悟來得太遲了。在當時，我只意識着從前當是一種樂事的如今卻是一種無望的勞苦。對於這樣的事態，也並沒有緣由可以多加傷悼。我已經不是一個不至壞到不堪的故事和論文的作者，而已成爲一個還過得去的稅關檢量官。這就完了。然而，一個人常常起着疑心，疑心自

己的知識漸漸的萎去，或於不知不覺之間，像以脫從一個小藥瓶裏漸漸的散去，使你每次去看時，總見那揮發的餘液愈來愈少，——這樣的事情也是適意的。從事實上說，這是不容疑義的了，而我自察察人，倘就做官對於人格的效果而言，並已達到了不大利於這種生活的結論。我從今以後，也或許可將這種效果由其他的方式發展起來。現在不說別的，總之一個稅關官吏要是做得久的話，是難得成爲一個很值得讚美或值得尊重的人物的，這其中的理由有種種：其一就是他佔據着他的位置的任期，又其一就是他的職業本身的性質，因爲這種職業，我雖然相信它是正當的，卻並不能算是參加人類共同的努力。

有一種效果，我相信在每一個充當這種職務的人身上都多少有點看得出，那就是，因他依靠着這種有力的國家的靠山，他自己的應有力量就要離開他去。他要依照天賦資質的強弱爲比例，失去他的自立的能力。倘使他具有一份非常的資質或那官位的銷磨的魔力在他身上發生作用不太久，那末他的被沒收的能力也還可以贖回來。那被黜逐的官吏，幸而在被人排擠之列，及時回到一個奮鬥的世界裏來從事奮鬥，那就還可以回復本來，成爲他未做官以前的故我。但這樣的事

是很難得的。尋常，他總是戀棧不去，直至於足夠毀了自己那麼的長久，這纔終於被排擠出來，那時候他所有的筋力都已鬆弛，於是乎不得不勉力在生活的小徑上蹣跚着度過餘年。從此以後，他因意識到自己的虛弱無能，就永遠要心急巴巴的四下張望，尋求着自身以外的靠山。凡是這樣的人，總有一種貫徹到底的希望——其實是一種幻覺，無論遇到怎樣的失望，見到怎樣的不可能，也還是蟠據着他，直要到死為止，而且據我的設想，就是到死了之後，也還要像瘡病的寒熱一般磨折他一會兒的，——就是希望他終有一天可以彈冠再起，而且這一天是不會很遠的了。就因有這樣一點信念，所以他即使夢想要去從事於什麼事業，也必定沒有精神，沒有效力。他總以為不久之後，他的叔叔的強壯手臂就要提拔他維持他了，那末他又何必辛苦勤勞，何苦自己出力從泥淖裏拔出來呢？他既然逐月可以得着小小一堆從叔叔兒子裏掏出來的光煜煜的金洋以自享樂，又何必在這裏爲自己的生活而工作，或到加利福尼亞去採掘金子呢？我們看看多麼小的一點做官的滋味就會使一個可憐朋友傳染着這種奇特的病症，實在是怪到可以痛心的。從這點上看起來，珊姆叔叔的金子，既然對於可尊重的老紳士也不覺得不體面，那末一定是具有魔鬼的工資一般的魔力。

了。所以凡是要接觸到它的人，都應該替自己當心一點，不然的話，他就要發見那生意經實在大大的虧本，就算不至完全糟蹋了他的靈魂，也總要累壞了它的較好的屬性；它的毅力，它的勇氣和恆心，它的真實，它的自信，乃至凡足以顯出偉大人格的一切。

於是，再遠處見到一個優美的前途了！並非是那位檢量官已經親身受到了這種教訓，或是承認自己無論繼續在職或黜職都已經無可挽救。然而我的反省總是不十分適意的。我開始覺得憂鬱和不安起來，不住探索着我的心靈，要去查明它的可憐的品性那幾種已經消失，其餘的部分又已損壞到怎樣程度。我嘗試估計着，我在這稅關裏究竟還能再留多少長久，不致出去之後不能算是一個人。實不相瞞，這就是我當時的最大憂慮，因為要將我這麼一個安分守己的人攆出去，既不是官家應取的策略，而叫我自動辭職，就又不像做官人的性情了，因此我的主要的煩惱，就是怕我自己要做檢量官，直做到老耄，而成爲也像那老稽查官那麼一個動物。因爲像我目前過着這種無聊的官家生活，到後來難道不會也像這位年高德劭的朋友，一天只以吃飯時間爲精華，而將其餘的時間都像一頭狗一般在日光裏或陰影裏睡過去嗎？這樣的生活，倘使一個人覺得將自己的

機能 and 感覺全部運用起來纔是幸福的最好定義，就要認爲是一個可怕的前途哩！不過我一向以來，實在是擔着很不必要的驚嚇。原來造物者已經替我想出了我自己未必思想得到的好辦法了。

我做檢量官的第三年上，發生了一件可注意的事，就是泰羅將軍（註二五）當選爲大總統。凡要對於官吏生活的好處作一種完全的估價，那就不得不將一個在職人員當敵黨人要來接管的時候去觀察他。在這樣的時候，他的地位是特別可惱的，不論如何不會叫他適意的，總之無論誰人都要感覺到不堪；雖然有時他看起來像是最最惡劣的情事也許結果是再好沒有，然而在未見結果之前，他總要覺到前途渺茫，一無是處。若在那種心氣高傲感覺過敏的人物，他既明知那時操縱自己切身利害的，正是並不愛護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人，且明知將來的結果非成即敗，所以覺得自己只有蒙害，不會感激，而於是乎構成一種奇異的經驗了。還有一種人，當大家逐鹿之時一向都平靜不動，但到勝負已決之後，卻見從中發展出那種渴血的情景，並且意識到自己本人也在那渴血者的對象之中，這就又是一種奇異的經驗了！我以爲人類性情之中，實在難得有幾種特質醜惡過這種只因自己有權力可以加害於人而便變成殘忍的傾向，這是我就在我的隣人身上親眼目

觀的。倘使斷頭臺這東西之被應用於做官人身上，並不是一種巧妙不過的比喻，而是一種照字面解的事實，那末我就竭誠的相信，那勝利黨中的積極分子一定都會興奮到會得一齊砍掉我們的頭顱，而且曾經感謝上天給與機會的！我向來無論處成處敗，總是一個平靜而好奇的觀察者，這回看見民權黨因勝利而顯露的這種兇險惡毒的仇恨精神，實為我們自己的黨多次勝利之中所得未曾見。我們民主黨人之做官，照例是因他們需要官做，又因許多年來的實踐，他們的執政已被認為政治福利上理所當然，除非國家宣布實施不同的制度，誰要對這種福利咕嘟一聲，也只能算是無聊和懦怯。但是他們在勝利中習處日久，就成為豁達大度了。他們遇到了機會，會知道怎樣容人；而當他們打擊人的時候，斧頭也許誠然是快利的，但是斧口難得會塗着惡意的毒；而且他們也沒有對他們剛剛砍落的頭不名譽地踢它幾腳的習慣。

約言之，我當時的預感雖然不愉快，卻有很多理由可以慶祝我自己，因為我是在要失敗的方面，不是在要勝利的方面。我一向以來都不能算是一個頂熱心的黨員，如今處此存亡危急之際，我卻很敏銳地感覺着自己是偏袒那一黨的了；而且有不免叫人慚愧和懊惱的，我當時照機會推算

起來，還曾見到我得留任的希望實比我那民主黨的同僚們多些。然而對於未來的事情，誰能見到自己鼻子的一吋以外呢？我自己的頭就是第一個先給砍掉的。

當一個人的頭被砍下來的那一瞬間，據我所能意想，大約難得會或者決不會正是他一生中最最適意的頃刻。然而，也像我們大部分的不幸一般，雖是這麼嚴重的一個不測，也是帶同它的補救和安慰而來的，只要那被難的能夠好自處置，而不使它愈弄愈糟。以我自己的事情而論，這種安慰的題目就近在手邊，而且老實說，在我還沒有需用着它的時候，它就早已自獻到我冥想中來了。我對於我的官職本來早已覺得厭倦，早已有過朦朧的意思要想辭職，所以我這一回的幸運，就有些像似一個人抱着自殺的觀念而卻出乎望外地喜得遭人殺害一般。我在稅關裏，也同從前在牧師古館裏一樣，先後過了三年的歲月；這一段期間，已經足夠休息一個疲倦的腦筋，足夠擺脫舊時的知識習慣，而屯出餘地來給新的習慣；而且要我生活在一種不自然的狀態之中，做着對於任何人類都實在沒有好處也沒有快樂的事，並且自制着不去從事那種至少可以止息我的不安衝動的苦工，到如今有了這麼一段期間，也就夠長了，並且太長了。還有，以這位檢量官的不客氣的撒

職一事而論，因此知道自己已被民權黨人認爲一個仇敵；他也並不是不樂意的；因爲他在政治上一向不大活動，要他自拘在己黨人同室操戈的狹路上，他寧可任意漫遊到一切人類都來會合的那個廣闊而安靜的曠野裏去，所以在他的民主黨的同胞之中，是有時曾經起了他究竟是不是一個朋友的疑問的。如今，他既然博得了一頂殉黨的榮冠，（雖然他已不復有頭能戴，）這一點疑問當已可認爲解決。而且，他雖然沒有多大的英雄義氣，卻覺得當時許多比自己更有價值的人既都倒了，要他獨個人孤另另的殘存着，總不如隨他所屬的一黨一齊倒坍下去，面子上還好看着；所以他在敵黨執政的縱容之下餵了四年口之後，那時終於不得不重新表白他的態度，而要求着己黨的更羞辱的縱容了。

當這期間，報館已經訪知我的事，於是連起來一兩個禮拜使我以砍了頭的狀態不住奔忙於報章的字裏行間，像是歐文的那匹「無頭馬」幽靈一般，十分可怕，巴不得人家將我當作——一個政治上的死人拿去埋了。這就是形容那個譬喻的我。至於真實的我呢，他的頭是一徑平安的放在他肩上，並且已達到一個舒適的結論，以爲這一切事情都是向好一方面走的；於是在墨水，紙張，

鋼筆上投了些資，開開他那許久不用的寫字桌，便又重新是個文人了。

這時候，我那先同事普檢量官的苦心成績就要出場了。不過我那副知識的機器已因許久不用而上鏽，如今要將它用在這個故事上，希望能得到一點滿意的結果，就不得不等過一段時間。但等過一段時間之後，我的心思雖然終於灌注到那工作中，我看那副機器卻還是裝着一種陰沉沉暗的樣子；雖有那和煦的日光，也照不出它的興彩；雖有那溫柔熟習的影響，足使差不多一切自然和實際生活的景象都能柔化，並且一定能夠使這一切東西的圖畫都柔化的，也難得使它顯出本來面目。這種使人精神渙散的效果，大概是由於故事形成期間那種未曾完成的變動和繼續沸騰的煩擾而起的。但這並非就是作者心中缺乏興致的表示；因為他當迷失在這種幽暗無歡的幻想中時，他的心境實比離開牧師古館以來無論何時都快樂些。這本書裏所包含的一部分較短文章，也是我被迫離開官吏生活之勞苦和榮譽以後寫的，其餘則採自舊時的年報和雜誌，它們的流行期早就已經過去，現在又一度更新了。（註二六）倘使仍把政治的斷頭臺那個比喻拿來一用，那麼這一切的作品都可認為「一個斷頭檢量官的遺著」；至於我現在將要結束的這篇隨筆，倘使嫌

它太屬自傳的性質，以爲稍知羞恥的人不應該在他生前發表，那末如果當做一個上流人從他坟墓裏寫出來的，也就馬上可被饒恕了。我但願全世界都得和平！我爲我的朋友祝福！我饒恕我的仇敵！因爲我是在安靜的境界了！

稅關裏的生活如今已像一場夢似的落在我的背後了。那位老稽查員，——說起來也可傷心，是不多時以前被一匹摔下來摔死了，不然的話，他是一定可以永遠活下去的，——他，以及所有和他並坐在稅關收納處的那些年高德劭的人物，如今在我心目中只不過是些陰影了；那些白頭皺面的影像，我當初的幻想常把它們拿來作遊戲的，如今是被我永遠扔開了。那些商人們，——賓格里、腓力、舍巴德、烏撥吞、金包爾、柏曉蘭、洪德，——以及別的許許多多名字，在過去的六個月中，對於我的耳朵都是熟悉不過的，而且他們在世界上似乎曾經佔着極重要的位置的，誰知只消這麼一點點的時間，就可使我對於他們的連繫一概斬絕，不但行動上和他們無復葛藤，就是記憶裏也無復他們的影子了！我得費着一點勁，纔記得起這少數幾個的形像和名字來。不久之後，我那故鄉的城市大概也將同樣通過一種渺茫的記憶——通過一陣籠罩在它上面和周圍的迷霧——隱現

到我面前，就彷彿它並不是真實大地的一部分，而是雲端裏一個草木漫生的鄉村，只有想像中的居民住着它的木屋，走着它的樸素的小街和漫長的大街。從今以後，它將不復是我生活中的一個現實了。我是一個別處地方的市民了。我的好同鄉們也將不會多大的惋惜我；因為要我從文學的努力上能在他們的眼中顯得有些重要，要我在這祖祖宗宗養生送死的所在能留下一個快樂的紀念，那也未嘗不是我所願意的，但是在我看來，那裏卻從來不曾有過一種爲文人欲得最好收穫所需的適於發育的霧圍，我在別樣的面孔當中，將可以獲得更好的成績；而那些熟悉的面孔之同樣的無需乎我，是不待說的。

然而等到將來的古物學家走進本鎮歷史上可以記念的古蹟當中而指出了古時「本鎮抽水筒」所在地點的那個時候，也許現在一代的玄玄孫們，有時會得懷念起這個古時候的濫汗作者來，也未可知——啊，這是何等令人神往而得意的思想啊！

(註1) 一八四二年，霍桑結婚之後，便到 Concord 地方的一個牧師古館 (Old Manse) 裏住了四年，著有 Mo-

(註二) Uncle Sam's government, 卽美國政府。

(註三) Matthew 耶穌門徒之一，嘗作稅吏。

(註四) 普通祈禱書中的殯葬詞云：「土歸土，灰歸灰，塵歸塵，復活之望穩而確。」

(註五) The Elder Adams 美國第二任總統（一七九七——一八〇一）

(註六) Ticonderoga, 古岩名，在 Champlain 湖首，一七五五年爲法國所建，一七五九年被英國奪去。

(註七) Chippewa, 地名，在美國威士康星省。

(註八) Fort Erie, 美國要岩名。

(註九) Niagara, 在美國安剌釐阿州的東北角安別釐阿湖上。

(註一〇) Brook Farm. 一八四一年，作者加入這農場工作。

(註一一)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美國散文家，詩人，及哲學家，Concord, 作者居此時常與

往還。

(註一二) Elery Channing (1780-1842) 美國一神學家及作家。

(註一三) Asabath, 當是小溪名。

(註一四)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美國作家，嘗於 Concord 營森林生活，與作者往還頗密。

(註一五) Walden, 當作 Concord 的地名。

- (註一六) Hillard, 未詳。
- (註一七) Henry Wadsworth (1807-1882) 美國詩人，與作者同學，爲至友。
- (註一八) Louisa May Alcott (1832-1888) 美國作家，即小婦人之作者。
- (註一九) Robert Burns (1759-1796) 蘇格蘭詩人。
- (註二〇) 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 英國詩人。
- (註二一) Halifax, 諾法·斯科細亞的首城，爲當時英國在北美的海陸軍根據地。
- (註二二) Protectorate, 從一六五三到一六六〇英國當 Oliver Cromwell 執政的時代。
- (註二三) Governor Shirley (1694-1771) 英國派駐馬薩諸塞省的省長。
- (註二四) Hester Prynne, 程紅文中的主角。
- (註二五) General Taylor (1784-1850) 美國第十二任大總統。
- (註二六) 原註：作者草此文時，意欲將一些較短的故事和隨筆與程紅文並刊，但後來因故擱置了。

一 獄門

一羣有鬍子的人，穿着顏色慘淡的衣服，戴着灰色的塔頂帽子，裏邊混雜着一些女人，有的戴着頭帕，有的光着頭，一齊聚在一座木頭大廈前面，那大廈的門是笨重的橡樹做的，上面滿滿的釘着鐵釘。

凡是一個新殖民地的開闢者，無論原來計劃着怎樣一個由人類德性和幸福構成的烏托邦，總一定要劃出處女地的一部分來做一片墓場，又一部分來做一個監獄的基地，認為這是在他們最初的實際必要之列的。按照着這條通例，我們就可大膽的推定，當初波士盾的始祖們之在稻山附近建造第一所監獄，是跟在以撒·約翰生的地面上他的坟墓四周劃出第一塊葬地差不多同時的，後來他的坟墓就成了王家禮拜堂的老墓場上所有叢墓的中心了。當這市鎮殖民以後約莫十五年至二十年的時候，這所木頭的牢獄一定就已經顯着風吹雨打的癡污，以及經年歷久的痕

跡，因此它那猙獰陰鬱的門前，就裝上了一種更加黑暗的景象。那橡樹大門的鐵件上所生的鏽，看起來是比這新世界的其他任何東西都覺得古些。也像一切和罪惡有關的東西一般，它似乎是從來不知有過一段青年時期的。在這座醜惡的大建築前面，以及它和街上的車轍之間，有一片草地，上面蔓生着牛蒡，蒺藜，茄科毒草，以及諸如此類的醜惡植物；這些東西對於這麼早就開放文明社會的黑花——牢獄——的這片土，分明是土性相宜的了。但是在門廊的一邊，差不多就托根在門限上的，卻有一叢的野薔薇，當現在六月天氣，上面正鋪着它的精美的寶石，我們可以想像它們是在等候犯人進門去的時候，以及已決犯出來受刑的時候，將它們的芬芳和嬌美獻給他們，藉以表示大自然心的深處是能憐憫他們，優容他們的。

由於一種奇異的機緣，這一棵薔薇花叢是歷史上一向有名的；但它究竟不過是原來那些蔭蓋過它的巨松巨橡久已坍塌之後在一片淒涼的荒境上殘存下來的呢，抑或如一種頗可信據的傳說，是當那已成聖徒的安尼赫欽生跨進獄門的時候從她的腳印底下挺生出來的，這可以無用我們來決定。不過我們既然看見這棵薔薇花叢便在我們這個快要從那不祥門口出來的故事的

門限上出現，我們就忍不住要擷它一朵花來獻給讀者。我們希望它可以替這故事中也許沿途會得發見的那種美麗的道德的花做一個象徵，或者替這關於人類脆弱或悲哀的故事的陰暗的結束做一種調劑。

二 市場

監獄巷裏監獄門前的那一片草地，在不下兩個世紀以前的一個夏天的早晨，是被不少的波士盾居民佔據着，大家的眼睛都熱切地釘牢在那夾着鐵板的橡木門上。若在任何其他的居民當中，或在新英格蘭歷史較後的時代，當時凝結在這些好人兒鬍鬚髭髭的顏面上的那種可怕的嚴肅神情，是不免要被認為有什麼可怕的事情將要來到的預兆的。其所預兆的事也許不亞於一個犯人的預期的處決，原來法庭判給他的刑罰，不過是證實一般輿情的判決罷了。但在那些古初清教徒的嚴肅性格裏面，這種推斷是不能下得這麼毫無疑義的。又也許是一個懶惰的奴才，或是一個忤逆的兒子，由他的父母交送給地方官，要到鞭撻柱上去受懲罰了。又也許是一個信仰萬能論者，一個教友派人，或是其他的異端教徒，要到城外去受鞭撻；或是一個遊手好閒的印第安人，喝了白人的火酒，在街上鬧事，因而要拿鞭子驅逐到樹林中去。又也許，像那知事的神情潑辣的寡婦，喜

賓司老少奶奶那樣一個巫婆，（註一）要到絞人臺上去受死。總之，無論是什麼事，在這一班旁觀者的態度上都會現出同樣的嚴肅；因為這種態度，正是一個要將宗教和法律幾乎認爲同一件東西的民族所應有的，而且在他們的性格裏面，這兩種東西是澈底地糅合着，以至關於公衆紀律的極溫和的處分和極嚴厲的處分，在他們心目中是同樣的尊嚴，同樣的敬畏。犯罪的人登上斷頭臺，所得期望於這種旁觀人給與的同情，實在是稀薄而又冷漠的。從他方面看，則我們現在不免有些兒要算做不名譽和可笑的一種刑罰，在當時卻也許要給與差不多和死刑一般嚴肅的一種尊嚴。

有一種情形應得加以注意，就是當我們這故事開場的那個夏天的早晨，人羣中所有的好幾個女人，看樣子，好像對於不久就要執行的刑罰特別感到興趣似的，那個時代還沒有十分文明，所以禮貌的觀念還不能夠禁止穿襯裙和大裙的人們走到大街上來，並且她們碰到執行刑罰的時候，還要把她們那非不結實的身體從人叢裏擠到斷頭臺近旁去。在道德上，也同在實質上一樣，那些在古舊英國生長教養的太太們和小姐們，比之和她們相隔了六七代的優美的後裔，是有着一種較粗的素質的；因為，經過那一長串的传统，每一個接代的母親傳給她的孩子的，即使不是比她

自己較爲薄弱較不堅實的一種性格，卻總是一朵比自己較爲素淡的花兒，一種較精緻較簡樸的美，和一副較纖弱的體格。如今站在監牢門前的那些女人們，離開那位丈夫氣的依利薩伯作爲女性的並非完全不適當的代表的那個時代，還不到半個世紀。她們是她的同鄉；她們祖國的酒和肉，同着一種並不比這精緻一點兒的道德的食品，已經深深的糝入她們的組織中了。所以，那光耀的早晨的太陽，是照在一些闊闊的肩膀上和頗發達的胸脯上，以及那些在遙遠的海島上成熟了卻還不會在新英格蘭的空氣中變成蒼白或瘦削的圓渾而血紅的面頰上。而且，在這些大部分像是管家婆的當中，說起話來有着一種放肆和油滑，無論那話的意思或是聲音的洪亮，都要使我們現在的人嚇了一跳的。

「諸位奶奶們，」一個粗眉闊眼的五十歲的太太說，「我有一點意思要告訴諸位。我們這些女人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了，而且都是禮拜堂裏的分子，名譽一向很好的，要是由我們來處置赫絲脫·普林這樣一個敗類，大概要算是大大的一樁公益吧。諸位奶奶們以爲怎樣？要是那個婊子是由我們現在這裏的這五位來審問的話，難道照那幾位知事所判的刑罰就能算數了嗎？天知道，我

想是一定不會的！」

「人家在說，」另外一個道，「她的神父丁米司兌爾牧師聽見人家在他的會衆當中這樣造謠，覺得非常痛心呢。」

「知事們原都是怕上帝的好人，只是慈悲過分了，——那是真話。」第三個將近衰老的管家婆加入這。「講得頂頂起碼，他們也得在赫絲脫·普林額頭上打個烙印呀。這麼一來，至少也會叫那位赫絲脫少奶奶皺一皺眉頭。這我可以擔保的。可是他們只在她的外衣的前襟上放着點東西，這不要臉的婊子她還怕什麼呢！你看罷，她儘可以拿一個胸飾，或是諸如此類的異教裝飾品將它遮沒了，就又可以堂而皇之的照常在路上跑了！」

「哦，不過，」一個手裏牽着個孩子的青年妻子比較溫和的插入道，「就隨她把那記號遮沒了罷，這東西的痛苦總是永遠在她心裏的。」

「我們談他什麼記號什麼烙印呢，不管是在外衣的前襟上或是額頭的肉上，」另外一個女性嚷道，她是那些自己組織的裁判官當中最最醜陋也最最殘忍的一個。「這個女人羞辱了我們

大家，她是應該處死的。這難道是沒有法律的嗎？確實有的，聖經裏也有，法典裏也有。那末那些使這法律失效的知事們，總要等他們自己的妻子女兒犯了事纔算報應呢！」

「算了罷，好太太，」羣衆中的一個男子嚷道，「女人除了害怕絞人臺，難道就不能有德性的嗎？這話說得未免太兇了！不要響，朋友！你看獄門的鎖在轉了，普林太太出來了。」

監獄的門向裏面開了進去，最先出現的，像是一個黑影子出現到陽光裏來一般，是那腰上掛着刀，手裏拿着警棍的鎮吏的猙獰可怕的嘴臉。這一個人物，從他的氣象上看來，就預示了代表了全部清教徒法典的陰森森的嚴肅性，原來他的職務就是將這法典拿到犯法者身上去作最後最親切的應用的。當時他左手伸着那警棍，右手搭在一個青年女子的肩上，將她向前面拖曳出來，直到獄門的門檻邊，她纔用一種顯露着自然的尊嚴和性格的強毅的動作，抗拒了他，彷彿憑她自己的自由意志一般，踏進了門外的空氣裏。她手裏抱着一個孩子，一個約莫三個月大小的嬰孩，它雲着眼睛，把它的小臉孔從那太鮮明的白晝的光線朝了開去；因為直到現在為止，它的生存就只使它認識地牢裏或監獄的其他黑暗房間裏的灰色微光罷了。

當這青年的女人——這個孩子的母親——完全顯露在羣衆面前的時候，她的第一個衝動，似乎是要把那嬰孩在懷裏摟得緊些；這可並不是出於母愛的衝動，而是要把衣服上做着的或釘着的一種記號借此遮沒了。但是轉念之間，她覺得她的羞辱的一個記號不見得怎樣能夠掩飾其他一個，就仍舊把嬰孩抱在手中，面上泛起發燒一般的一陣紅，卻又帶着一種傲慢的微笑，射出一種不知羞怯的眼光，對那些鎮上的居民們和她的鄰人們巡視了一匝。在她的外衣的胸前，用鮮紅布做的，四周圍着一圈工細的刺繡和奇幻的金線花紋，便是A一個字母。這字母做得非常精工，並富於巧思妙想，配着她穿的那件衣裳，真可謂天工巧合，而且是非常富麗，正合着當時的風尚，卻是殖民地的崇儉法規之所萬萬不能容許的。

這青年女子的身段頗高，是一種大規模的十分秀麗的體態，頭髮黝黑而豐富，光澤得和日光相映而閃爍。至於容顏之美，實不僅由於五官的端正，膚色的豐腴，乃因眉之清秀，目之深黑，所以特別覺得惹眼的，她之具有閨秀的風度，是照當時人的看法而言的，就是具有一種的儀態和尊嚴，並不是現在人心目中閨秀風度——一種嬌嫩纖柔，不可捉摸，不可名狀的優雅而已。而她之顯出當

時人的所謂閨秀風度，則又莫如剛剛從監獄裏出來的那一刻兒以前曾經認識她的人，總以為她那時是要被一種愁雲慘霧所籠罩的，及見她顯出那般的美，並且從四面包圍着的災禍晦吝裏面露出一個光輪來，就都不免吃驚，甚至於駭異了。在一個敏感的觀察者看來，這樣的光彩之中，確也作與包含着一種隱然的劇痛。她身上穿的那件衣服，是她自己在獄中按照她自己的幻想預備出獄時之用而做的，它做得那樣的花草，那樣的別致，似乎就足以表現她當時的精神狀態，她當時心緒的紊亂不安了。但是惹起大家注目的，並且彷彿使那穿的人改形換相——以至於跟她向來熟悉的男人和女人，現在所得的印象都好像初次看見她一般——的一點，卻是那麼奇幻地刺繡在閃耀在她胸前的那個「猩紅文」。它具有有一種符咒的功效，將她從和人類的尋常關係之中提了出來，而闖進了一個為她所獨有的境界裏去。

「她的針線確實是有本領的，」她的女性的旁觀人之一說道：「可是除了這個老面皮的婊子，從前有過一個女人是這樣愛出風頭的嗎！朋友們，你看這不是當面跟我們那些虔敬的知事老爺在開玩笑是什麼，竟拿老爺們給的刑罰來出風頭呢！」

「依我辦呀，」那個頂頂醜惡的老太婆道，「我們該把她那件漂亮的大衣從她那嬌嫩的貴體上剝了下來；那個紅字母呢，我來拿我自己害風濕病穿的小衫上的一塊破布給她，做起來倒合式些！」

「哦，得了罷，得了罷！」她們那個最年青的同伴低聲道：「不要讓她聽見呀！那個刺繡的字母上她是一針一針都感到難過的。」

這時候，那猙獰的鎮吏拿他的警棍做了一個姿勢。

「讓讓路，好人兒，讓讓路，勞駕勞駕！」他喊道。「開出一條路來；我答應你們，普林少奶奶就要放在一個地方，叫男人，女人和孩子們都好仔細賞識賞識她那件漂亮的衣服，從現在起一直到過午一點鐘。邪惡給拖出太陽光裏來了，也是這講道義的馬薩諸塞殖民地之福哩！來罷，赫絲脫小姐，你可以把你那個猩紅字母在市場上顯顯了！」

隨即，一條狹弄從旁觀者的羣中開了出來。鎮吏在前，一個由滿面嚴肅的男子和滿面兇惡的女人組成的不規則的行列在後，赫絲脫·普林出發到指定的地方去受刑了。一羣熱心而好奇的

小學生對於面前的事情並不懂得什麼，只知道他們是爲這件事放了半天假的，他們跑在她前頭，繼續的回過頭來瞪視在她的臉上，在她手中那個映眼的嬰孩身上，以及她胸前那個羞辱的字母上。在那些日子，從獄門到市場的距離是並不大的。但是照那犯人的經驗測量起來，也許這要算是一段頗長的路程；因爲她的態度雖然倔強，她大概覺得那些圍着她的人的每一個腳步都使她受着一種苦痛，就彷彿她的心是被拋擲在街上，讓大家去蹴踢和蹂躪一般。不過在我們的性情之中，卻有着一種準備，同時是奇異而又仁慈的，這可使那受苦的人決不會因目前的難受而知道他所受的苦的厲害，而大概要因事後腐蝕着他的痛楚纔知道它厲害的。因此，赫斯脫·普林就用着一種幾乎是靜穆的神態，經過了她這一部分的刑罰，而走到市場西端的一種刑臺。這刑臺差不多就在波士盾最早的禮拜堂的檐下，像是禮拜堂的一種附件一般。

事實上，這個刑臺就構成了刑罰機構的一部分，在兩三代以後的我們現在人看起來，原只有一種歷史的和傳統的意味，但在當時，對於促進公民的道德，卻是一種有力的工具，跟法蘭西恐怖黨當中的斷頭臺一般的。簡單的說，這就是一個枷臺，臺上樹着一副懲戒人的器械，剛剛把人頭枷

得緊緊，以供大眾觀覽的。所謂恥辱的理想，是在這種木頭和鐵做成的器械之中體現了，顯示了。我想起來，無論我們人的性向怎麼樣，沒有那種暴行是比禁止犯人因羞恥而遮沒他的面孔的辦法更加違拂我們的普通性情的，沒有那種暴行是比這更昭著的；然而這種刑罰的要質卻正在這裏。但在赫斯脫·普林的一例（這樣的例子本來也是常有的）判決書上的規定是要她在臺上站了些時。卻用不着鉗住項頸，套住了頭，原來這副醜惡機器的最可怕的特色卻正在這裏。她也很明白她所要演的一角，就爬上了一張木頭的梯子，因而在一肩之高的所在顯示給圍觀的大眾了。

倘使這一羣清教徒當中是有一個羅馬教徒在裏邊的話，他看見這樣一個衣服和容顏兩俱嬌豔而懷中抱着一個嬰孩的美麗女子，就不免要想起那會有許多著名畫家競相摹繪的聖母的像；確實的，總要使他在對照之中想起那有個嬰孩要替世界贖罪的純潔母性的聖像。在這裏，人類生活的最聖潔的質地之中是深深染上了罪惡的污漬，它的效果是要使這世界因這女子的美而愈加黑暗，因她所生的嬰孩而愈加沉淪的。

那景象之中卻也混着一種敬畏的情緒，這是在社會還沒有腐敗到對於同類者的犯罪和羞辱的事不知警惕卻會微笑的程度之前，凡是遇到這樣的景象，總是不免要有的。當時目擊赫絲脫·普林受羞辱的人們，都還保存着純樸的質地。他們的態度是非常嚴肅的，即使她當時判的是死刑，他們也會在那裏看她處死，不至於議論那處分過於嚴厲的，但是他們絕對沒有另外一種社會狀態中的那種殘酷性，絕對不會只把現在這樣的一種示衆來當作諷笑的話題。而且，即使有了要把這事來取笑的傾向，也會因有幾個莊嚴的人物在面前而抑制了鎮壓了的；所謂莊嚴的人物，就是州長和他的幾位參議，一位裁判官，一位將軍，和本鎮的幾位牧師；他們都在會議廳的一個露臺上，有的坐着，有的立着，俯瞰着那個刑臺。像這樣的一幫人物，竟也來構成觀衆的一部分，並不怕虧損地位和官職的體面尊嚴，就可見得刑事案件的處決，是有着一種重要而實在的意義的。因此，那個羣衆也就成了陰鬱而嚴肅。那個不幸的犯人，在一千隻釘牢在她身上集中在她胸前的無情的眼目的重壓之下，儘一個女人所能有的力量維持着自己。那是差不多不堪忍受的。她憑她那種倔強而熱烈的性情，已經防衛着自己，預備去抵擋那要用各種侮辱的方式發洩出來的公憤的毒刺。

了；但是大家顯出那樣嚴肅的神情，卻覺得比一切的侮辱都要可怕，所以她恨不得拿她自己做對象，能夠看見那些嚴肅的顏面都被一種侮辱的恥笑所歪曲。假使羣衆之中發出一陣狂笑來——每一個男人，女人，每一個尖聲的孩子都在裏面參加一部分——那末赫絲脫·普林是儘可以報他們一個慘苦而討厭的微笑的。然而她被註定了要熬受那沈重的苦壓，因而有時感覺到彷彿不能不盡她的肺力狂喊一聲，這纔將她自己從刑臺上投擲到地上，不然就馬上會發起瘋來似的。

但是也有些時候，那以她自己爲最惹目的東西的一片景象，似乎從她眼中消失了，或至少是模模糊糊的在她眼前閃爍着，像是一團不成形象的鬼魅的影子一般。她的思想，特別是她的記憶，是異乎尋常的活躍，繼續記起了西部荒地邊上這個小市鎮裏這條粗開闢的街道以外的種種景象；記起了當時從許多高簷帽底下俯瞰着她的那些面孔以外的種種面孔。關於極瑣屑極不重要的事情的回憶，嬰孩和小學生的日子，遊戲，孩子的爭吵，乃至少女時在家庭裏的脾氣，都盪擻似的回到她心上來，而混在其中的是關於以後生活中一切嚴重事情的回憶；一幅幅的圖畫都完全

一樣的鮮明，彷彿一切都同樣的重要，或是一切都像一幕戲。也作興，這是她精神中的一種本能的設計，特地拿這一幕幕的幻像來替自己減輕現實之殘酷的重壓和苦痛的。

不過無論是否是如此，那個枷臺卻成了一個觀察點，使得赫絲脫·普林可以看見從她快樂的嬰兒時代以來一徑走着一條路的。她當時站在那可慘的高處，重新看見了在新英格蘭的她的生身的鄉村，和她父母的家了；那是一座灰色石頭的頹敗的房屋，現出一種窮陋的外觀，可是門廊上還留着一個一半磨滅的徽章，便是祖宗門閥的標誌。她看見了她父親的臉，光禿的額頭，可敬的白鬍子，飄在老式的依利薩伯時代的皺領上；又看見她母親的臉，在她的記憶裏總是有一種顧念和關切的愛的神情的，且從她死了以後，常常作爲一種溫和的諫勸，在她女兒所走的路布着障礙。她又看見她自己的臉，正燃着少女的美，並且照亮着她所常常凝對的那面昏暗的鏡子。在那裏，她又看見另外一張面孔，一個年事已衰的男子的，是一副蒼白，瘦削，學者模樣的面容，眼睛因他閱讀許多沈重書冊時的燈光而昏暗朦朧的。然而同是這雙朦朧的視官，當它們的主人用以閱讀人類靈魂的時候，它們卻具有一種奇異的深入的力。這一位書齋和修道院中的人物，照赫絲脫·普

林的女性的幻想形容起來，是稍稍有點畸形的，左邊的肩膀比右邊的略微高出一點。其次從這記憶的圖畫陳列室裏出現在她面前的，是一個歐洲大陸的城市的錯綜狹窄的街衢，高大的灰色的房屋，龐大的禮拜堂，和年代久遠建築古怪的公共大廈；在那裏，有一個新的生活在等着她，也是和這畸形的學者有關係的；不過雖然是新生活，卻要靠陳舊材料的餵養，猶之一片青苔生在將傾的牆上一般。最後，已不是這一幅幅變動的景象了，那個清教徒殖民地的草萊初闢的市場又回來了，同着回來的就是那些鎮上的居民，仍舊圍聚在那裏，把嚴肅的眼光注射在赫絲脫·普林身上——是的，就注射在她自己身上——就是身在枷臺之上，手裏抱着個嬰孩，有個大紅的A字母，奇幻地用金線繡在她胸前的！

這難道是真的嗎？她把那孩子狠狠的往懷裏一摟，摟得它哭起來了；她把眼睛朝下看看那個猩紅文，甚至於拿指頭去碰碰它，藉以證明那個孩子和那羞辱都是真實的。是的！——這些就是她的現實，——別的一切都已消失了！

(註一)喜賓司(Mistress Hibbins)是州長貝林罕(Governor Bellingham)的妹子，因行巫術被處死刑的。

二 認識

那個猩紅文的佩帶者強烈地意識着自己就是衆人嚴酷而普遍的觀察的對象，及至許久之後，她纔被從那意識中解救出來，因為她遠遠看見羣衆的外圈上有一個人，就不由得思想被他佔據了去。站在那裏的是一個穿着自己本地衣服的印第安人；但是紅人到英國人殖民地上來，也並不是怎麼罕見的事，現在來了一個，不見得就會引起在那種時候的赫絲脫·普林的注意來，尤其不至於將她心裏的其他一切對象和觀念都驅除開去的。原來在那印第安人旁邊，而且分明是和他有着同伴關係的，還站着一個白種人，身上混穿着文明人和野蠻人的裝服。

他的身材是小小的，面上有着溝路，可是無論怎樣不能說是老。他在眉目之間流露着一種異常聰明的色氣，正如一個人在智識方面有過了修養，以致狀貌上也受着影響，不免顯露出分明的形跡來。當時他像隨隨便便的穿着那雜樣的衣服，原是意圖掩飾或是減少自己身上的特色的，但

在赫絲脫·普林看來，已分明看出這人的肩頭是一高一低的了。她一經看見那瘦削的面容，和那略帶畸形的體態，就又重新把她的嬰孩用力在胸上一擻，以致那可憐的孩子又哇的一聲叫起痛來。可是那個母親卻像是沒有聽見。

當這陌生人剛到市場，及當她還沒有看見他以前的一段時間，他是把眼睛朝赫絲脫·普林看的。起先是隨隨便便的看，像是一個人向來只慣往自己的裏邊看，外邊的事情除非和他自己心裏的事情有着關係，就都覺得沒有什麼價值，沒有什麼重要似的。但是不多一會兒，他就看得認真而透切起來了。一種絞人的恐怖爬過他的面容，像是一條蛇從他眉目之間遊過去，並在那裏小作停留，使得那些彎彎曲曲的摺疊都可以明白的看出。當時他的面孔被一種強力的情緒蒙罩了，但是他立刻就用一種意志的力量控制着，所以除了一剎那的時間，他的面容是可以當作平靜看的。經過一條功夫之後，那瘰癧的形跡已經是差不多不可覺察，最後就向他的性情深處退落無痕了。及至他發見赫絲脫·普林的眼睛釘牢在自己的眼睛上，並且看見她現出認識自己的樣子，他就慢慢地平靜地舉起他的指頭，在空中做了一個手勢，這纔放在他的嘴唇上。

然後，在一個站在她身邊的鎮上人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他很有禮貌的跟他說起話來。

「勞您駕，好先生，」他說，「這個女人是誰？——她爲什麼放在這裏示衆的？」

「那你一定是初到這裏的客人了，朋友，」那鎮上人好奇地看着那問話人和他的野蠻的同伴答道，「要不然你一定聽見過赫絲脫·普林小姐和她做的邪惡行爲的。我告訴你罷，她在我們那虔敬的丁米司兌爾牧師禮拜堂裏放謠言呢。」

「您的話不錯了，」那個答道。「我確是一個客人，並且是一個流浪者，原是十分違我心願的。我在海上和陸地上曾經碰到過許多不幸的事情，並且在南方給那些邪教徒做了好久的奴隸；現在是由這個印第安人帶來給我贖身的。那末，您可不可以告訴我關於這個赫絲脫·普林的——她的名字我沒有說錯罷？——關於這個女人的罪名，她是犯了什麼事情到這刑臺上來的？」

「當真的，朋友；而且在你吃了許多苦並在那種荒野地方住了這許久之後，你心裏一定會得高興的，」那鎮上人道，「因爲你知道自己現在回來的地方，是已經邪惡無可隱匿，卻要像我們這虔敬的新英格蘭地方一樣，當着官吏和人民面前來處罰的了。那邊那個女人，先生，你得知道，是一

位學者的妻子，那人本是在英國生的，但在阿姆斯特丹住了好久，後來也是好久之前了，他又決心要從那裏渡海過來，到馬薩諸塞來和我們同住。爲此，他叫他的妻子先來，自己留着料理幾樁要緊事。誰知道，好先生，這個女人在這裏波士盾住了差不多兩年功夫，那位有學問的紳士，普林先生，竟沒有來一點消息；因此，這個青年的妻子，你聽着，就由她獨自個胡作亂爲了！——

「哦！——阿哈！——我懂得了，」那客人帶着一個慘苦的微笑說。「像您說的那麼一位有學問的人，對於這種事情是也應該從書裏學到的哩。請再說下去，先生，那位普林少奶奶手裏抱的那個孩子的父親是誰——我猜總有三四個月了罷？」

「老實說，朋友，這樁事情現在還是一個謎；能夠解釋它的但以理（註一）現在還沒有，」那鎮上人答道。「赫絲脫姑娘是絕對的不肯講，知事老爺們大家研究也研究不出來。作與那個犯罪的男子正在這裏親眼看見這種悲慘的景象，也未可知，他只曉得別人不認識他，卻忘記了上帝是看見他的呢。」

「那位有學問的朋友，」那個客人又帶着一個微笑說道，「是該親自前來查查查查這個祕

密的。」

「確是應該這樣，要是他還在人世的話，」那鎮上人答道。「現在，好先生，我們馬薩諸塞州的知事老爺們，看看這個女人年輕美貌，而且無疑的是受了強力的引誘纔墮落的，而況照情形看起來，她的丈夫總已經掉在海底的了，所以他們並沒有敢照我們的正當法律處她以極刑。所謂極刑就該是辦死刑的。可是他們大發其慈悲，心腸太軟了，只罰這位普林少奶奶在枷臺上立了三個鐘頭，以後末，要她在胸口上佩帶一個羞辱的記號，直要帶到死為止。」

「一種聰明的刑罰！」那客人嚴肅地變着頭說道。「這樣，她就是一個戒人犯罪的活的教訓了，直要到那羞辱的字母刻到她墓石上為止。但是使我懊惱的就是那個和她共同作惡的人沒有和她並立在刑臺上，因為這是最起碼的懲罰。不過他是要被發覺的——他是要被發覺的！——他是要被發覺的！」

他對那喜歡說話的鎮上人客氣地鞠了一個躬，又向他的印第安的從人耳語了幾句，他們兩個就一同穿過人羣而去了。

在這當兒，赫絲脫·普林一逕站在她的立腳櫬上，仍舊把眼睛凝視着那個陌生人；那眼光是這麼的專注，以致當有幾個凝神壹志的瞬間，似乎這有形世界中的其他一切事物都已消失，就只剩他和她了。這樣的互相凝視，大概是比之在她目前這種情形之下去跟他會面更要可怕的——原來她當時是有那酷熱的中午太陽灼晒在她臉上，照耀着臉上的羞恥；有那猩紅的羞辱的標誌在她胸前；有那罪惡所生的嬰孩在她懷抱裏；有那全鎮的居民像是出來參加祭典一般都對她的面貌凝視着，這副面貌，本來是只有在快樂家庭的暗處，幽靜的爐火光中纔得看見的，或是在禮拜堂中嚴肅的面幕之下纔得看見的。但雖然是可怕，她卻意識着面前這幾千的旁觀人便是她的一種掩護。她覺得與其叫他們獨自兩個，面對面的去會見他，倒不如像那樣的站在那裏，有那許多人隔在他和她中間的好。她彷彿是到這衆目睽睽之下來躲避一般，只擔心着有一刻兒這種保護要從她身旁撤去。她被糾纏在這些思想裏面，因而對於由她背後發出的一个聲音簡直就沒有聽見，直至那聲音把她的名字重複叫了不止一次；那腔調是響亮而莊嚴的，全羣的人都可以聽見。

「你聽我說，赫絲脫·普林」那聲音道。

前面已經說過，就在赫絲脫·普林所站的那個刑臺的上面，有着一個露臺，或是露天的遊廊，附着在那會議廳上的。凡是知事會中有什麼事情要公告大衆，向來都在那露臺上舉行，而且必定附帶着當時舉行這類事情所須有的儀式。這一次，坐在那裏檢閱我們剛纔所描寫的這番景象的，就是貝林罕州長本人，座椅旁邊站着四個侍衛，都持戟的，作爲一種榮譽的衛隊。州長的帽上插着一支黑羽，外衣上繡着一圈花紋，裏面是一件黑色天鵝絨的緊腰襯褂；他是個上了年紀的紳士，把一種老練的經驗寫在他的皺紋裏面的。他現在做着這樣一個社會的領袖和代表，原沒有什麼不配，因爲這個社會的起源和進步，以及它目前的發達，都並非由於青年人的衝動，乃是由於中年人的嚴肅適度的精力，以及老年人的沈着不露的機謀；其所以能成就得這麼多，正因爲是想像得希望得那麼少之故。在這位統治領袖周圍的其他顯要人物，也都現出一種態度上的尊嚴，因在當時人的心目中，一切政治機關都應該和宗教機關同樣的神聖不可侵犯，這纔會有起這種尊嚴來的。他們無疑的都是好人，公正而賢明的。但是叫他們坐起來裁判一個走入邪路的女人的心，並且替它分清善惡的糾纏，他們的能力卻還不如赫絲脫·普林現在把臉朝着他們的那些面目嚴肅的

聖人們，所以要從全人類之中選出同此數目的一班賢明有德的人物，倒也並不是容易的事。當時赫絲脫·普林好像心裏自己明白，她若是盼望別人給她同情，那是只有那羣衆的較寬大較溫暖的心裏纔有的，因為當她擡起眼睛朝望臺上看去的時候，這個不幸的女人就變得慘白而顫抖了。剛纔喚起她的注意的那個聲音，是從那可敬而著名的約翰·威爾遜口裏發出來的；他是波士盾地方年紀最老的牧師，一位大學者，跟當時大多數同職業的人一樣的，又外加是個仁慈和善的人物。但是這末了的一種表德，卻沒有像他的知識方面的才情那麼經心經意的培養過，而且實在說時，他並不把這種表德自鳴得意，倒是把它看做一種羞辱的。當時他站在那裏，一頂貼頭便帽底下露出一圈花白的頭髮；他的灰色的眼睛是習慣於書齋中那種昏暗的光線的，現在在這純粹的太陽光中，就像赫絲脫那個嬰孩的眼睛那麼眯着。他的相貌，好像是我們在古舊的傳道書前面看見的那種黑黝黝的木刻的畫像一般，而且並不比那種畫像會有更多的權利，可以像他現在這樣走出場來過問人類的犯罪，情慾，苦痛等等事情的。

「赫絲脫·普林，」那牧師道，「我這裏的這位年青的會友，是你曾有特權得聽他的講道的，

我現在正在這裏力勸他，——說着，那位威爾遜先生把他的手攔在他身邊一個蒼白青年的肩頭上，——「我說，我正在這裏力勸這位虔敬的青年，叫他對着天的面，對着這幾位聰明正直的官長的面，並且叫在場的人們大家都聽見，由他來審問你，關於你這案件裏面的猥褻黑暗的部分。他對於你的性情比我知道得明白些，所以也比我知道應該用那一種話來審問，或是溫言，或是威嚇，纔可以說服你的那種強硬和執拗，再不要把那個引誘你墮落的人的名字隱匿起來。可是他聽我的話，（這是因為他雖則少年老成，卻總年輕心太軟的緣故，）以為要強迫一個女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衆之中，把心裏的祕密宣布出來，那是違背女人的天性的。我又說給他聽，要他明白羞恥實是在犯罪的行爲之中，不在那行爲的招認中的。你再說你的意思怎麼樣罷，丁米司兌爾兄弟？到底你來還是我來審問這個可憐犯人的靈魂呢？」

那個露臺的尊嚴而可敬的佔據者當中起了一陣模糊的語聲；貝林罕州長也把他的意見宣布出來，他的話是用一種威嚴的官腔說的，雖則威嚴之中有他對於那青年牧師的一種敬重的語氣調劑着。

「丁米司兌爾牧師，」他說道，「這個女人的靈魂的信用大部分關係在你身上。所以你得要勸她懺悔，並且勸她招供。以作她的懺悔的證據和後效。」

這一個請求來得這般直率，以致把全羣人的眼睛都吸引到了米司兌爾先生身上來了。原來他是一個青年的牧師，由一個著名的英國大學裏畢了業，將那時代的全部學問都帶到我們這個荒野的森林地帶來的。他的口才和宗教的熱心，早已替他要在他職業之中飛黃騰達的希望做了一個保證。他的相貌也頗傑出，皙白的，高高的，突出的額頭，大的，褐色的，陰鬱的眼睛，一張嘴，除在竭力將它抵住的時候，是很容易要發抖的，一方面是表示他的神經的敏感，一方面也表示他有偉大的自制的毅力。這位青年的牧師雖然具有那麼高的天分和學問的造詣，卻總流露着一種神氣，——一種恐懼的，驚愕的，一半惶駭的神情，——彷彿一個人覺得自己已經深深陷入了迷途，在人類生活的徑路上不知所往，只有在獨自幽隱的地方纔覺舒服似的。因此，儘他的職務所能容許，他總走在陰暗的小徑上。藉以維持他的純樸和孩子氣；及至必要時出來和人晤見，他就帶着一種的新鮮，芳馥，和露水一般純潔的思想，照多數人說起來，它給與他們的影響，是像一個天使的說話一

般的。

當時那位威爾遜牧師和州長這麼公然引起大眾注意的那個青年，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們正吩咐他當着衆人面前去盤問一個女人的雖被污辱卻仍神聖的靈魂的祕密呢。這種十分難堪的境地，就將他面頰上的血液驅散開去，而使他的嘴唇顫抖起來了。

「你對那女人去說去罷，我的兄弟，」威爾遜先生說道。「這對於她的靈魂是很重要的，因而，像我們這位可敬的州長剛纔所說，對於你自己的靈魂也很重要，因為她的靈魂是由你的靈魂負責的呀。你去勸他供出實情來罷！」

丁米司兌爾牧師低着他的頭，像似默默在禱告，禱告了一會，然後走上前去。

「赫絲脫·普林，」他從露臺上俯身下來，眼睛牢牢釘住她的眼睛說，「你總聽見這位好先生說的話了，也總明白我的責任之重了。你如果覺得這是有益於你的靈魂的安寧的，如果覺得你在地上所受的刑罰是會因此而更有益於你的得救的，我就囑咐你把你那個共同犯罪者也是共同吃苦者的名字說了出來！不要因對於他的任何錯誤的憐憫和顧惜而不開口；因為，我老實告訴

你，赫絲脫，雖則他要從一個崇高的地位爬了下來，要站到你的旁邊，你那羞辱的腳臺上去，但是與其把一個罪孽的心藏匿了一輩子，他是寧可這樣的。你的緘默對於他，除非是引誘他——不，簡直可說是逼迫他——把偽善加到犯罪上面去，還有什麼用處呢？上天已經給你一種公衆的羞辱，你由此對於在裏面的罪惡和在外面的悲哀就都可以戰勝了。但是，你也要顧念顧念他呀！你如今所不肯給他的，是你自己放在唇邊喝的一種雖然苦味卻是衛生的酒，而他是或者沒有勇氣自己去拿來喝的呢！

那個青年牧師的聲音是抖簌簌地甜蜜，豐富，深沈，而斷續的。不是那話中的直接的含義，卻是裏面分明顯示着的感情，使得它在人人的心裏振動着，而引出所有聽他的人一致的同情來。甚至赫絲脫懷中那個可憐的嬰孩，也受着同樣的影響了；因為它把那一逕茫然的眼光移到了丁米司兌爾先生身上，並且舉起它的小臂膀，口裏發出一種一半高興一半怨怒的不清楚的聲音。那位牧師的話確實是動聽極人了，大家總都以爲赫絲脫·普林這一回是不能不說出那犯罪人的名字來了，再不然，那犯罪人自己，無論他的地位是高是低，也總要由一種內心的不得不然的必要所牽

動，被迫爬上那刑臺去的。

赫絲脫搖搖她的頭。

「女人，你不要越出天上慈悲的限度以外去罷！」威爾遜牧師聲色較前嚴厲的說道。「你那小小的嬰孩蒙上天賜給聲音，也已贊成了證實了你剛纔聽見的一番勸告了。說出那名字來罷！你說出來之後，你如果自己肯懺悔，那個猩紅字母就可以從你胸口上拿掉的。」

「那決不能！」赫絲脫·普林回答時，眼睛並不看着威爾遜先生，卻看在那個較年青的牧師的一雙深沉而煩惱的眼睛裏。「這個烙印打得太深了。你們不能拿掉它了。我但願能夠忍受他的苦痛，和忍受我自己的一樣！」

「說罷，女人！」另外一個聲音從刑臺周圍的羣衆中出來，冷酷而嚴厲的說道。「說罷；給你的孩子一個父親罷！」

「我不說！」赫絲脫答道；她面色變得死一般白，可是仍舊回答這一個熟悉不過的聲音。「我的孩子必須去尋一個天上的父親；她永遠不會知道地上的父親了！」

「她不肯說哩！」丁米司兌爾先生含糊的說道；他本來仆在露臺上，一手放在胸前，等着他那一番動人的勸告的結果的。現在，他深深歎了一口氣，把身子擡了起來。「這個女人的心好堅強好慷慨啊！她不肯說哩！」

看出了那個可憐的犯人的心那麼頑強，那個曾經好好預備過一下的老牧師就對大衆演說起犯罪問題來了；他把這問題的一切方面都講到，可是繼續的提起那個羞辱的字母。他在對着大衆頭上滔滔不絕的那一個多鐘頭裏面，把這個符號翻來覆去的加力的講，以致聽衆的想像裏面對它起了一種新的恐怖，彷彿它那猩紅的顏色就是從地獄的火燄裏來的。在這當兒赫絲脫·普林一逕站在那羞辱的站臺上，睜着亮晶晶的眼睛，現出一種厭倦的冷漠的神氣。那天早上，她已忍受了天性所能忍受的一切了；而因為她的性情並不屬於那到了極不堪的時候就要以一暈爲逃避的一類，所以她的精神只能在一種的無感覺的硬皮底下藏躲着，至於生理的機能，那是始終完全的。在這樣的狀態之中，她覺得那牧師的聲音痛心地震動着她的耳朵，可是並不能發生效果。那個嬰孩，在她所受的苦刑的後面一部分中，是把哭聲和喊聲刺激空氣的；她機械地使它安靜下去，

可是對於它的苦惱好像並不表同情似的。於是帶着同是那種倔強的態度，她被帶回監獄去了，從公衆的注視之下消失到那鐵板夾着的門中去了。有些目送着她走進門去的人們在切切私語，說那猩紅字母在門內的黑暗走道上射出一道慘淡的光哩。

(註一) 但以理 (Daniel) 希伯來的先知，相傳舊約的但以理書即其所作。

四 會見

回到監獄之後，大家覺得赫絲脫·普林是在一種神經激動的狀態中，因得一逕監視着她，免得她要損害自己的身體。或是在一種半瘋狂的狀態中加害於那個可憐的嬰孩。快到夜晚的時候，看看無論是責罵或是恐嚇都無法使她貼服，管獄員白萊克脫先生就覺得該去找醫生來了。這個醫生，照那監獄員形容起來，是基督教的各種醫道無不通曉的，並且還懂得那些野蠻人的醫術，對於樹林裏生長的藥草藥根他都認識。老實說罷，當時須得醫生來看的並不是赫絲脫一個，那個孩子倒是尤其要緊，它是靠着母親懷裏的東西滋養的，似乎把母親身體裏所有的煩擾，苦痛和失望統統都吸了進去了。那時候它正起着苦痛的痙攣，白赫絲脫·普林所忍受的道德上的痛楚，它現在是拿它的小身體來做一個模型了。

緊緊跟着管獄員走進那黑暗房中來的，就是那個相貌古怪的人物，適才他混在人羣之中，是

曾經引起那個佩帶猩紅字母的人那麼深切的興味過的。他當時是被寄放監獄裏，並非疑心他犯什麼罪，卻是因爲知事們在沒有跟印度酋長商量關於他的贖身問題之前，覺得這是處置他的最方便也最合適的方法。他的名字，據他自己說，是叫羅澤爾·乞林渥斯。那管獄員，在領他進房之後，還在那裏站了一刻兒，看看他一進去之後，就比較的安靜了，心裏覺得詫異；因爲那個孩子雖還繼續在呻吟，赫絲脫·普林卻已立刻變成死一般的靜。

「勞你駕，朋友，你讓我獨個人跟我的病人在這裏罷，」那位郎中先生說道。「你相信我罷，你這屋裏暫時可得安靜了；而且，我答應你，普林少奶奶從此以後會得聽官長的話了，不會再像以前那麼了。」

「哦，要是你老人家辦得到這麼的話，」白萊克脫先生答道，「那就就承認你的本領高明了！老實說罷，這個女人一逕都像中了邪似的；我是差不多要請人來拿鞭子替她驅邪了。」

那客人走進房時，是帶着他自已宣布的那種職業所特有的夷然態度來的。管獄員出房之後，留他跟那女人面對面的在那裏，他的態度也仍舊不變；其實當初在人羣之中，那女人既然對他會

有那麼深切的注意，他和她之間之有一種非常密切的關係，是可想而知的。他首先是給那孩子看了，因為她那孩子當時躺在那轉輪矮牀上，那麼的痙攣哭叫，確乎是什麼事情都得攔開，先去安慰她的。他把那嬰孩仔細的診察，這纔從衣服底下取出一只皮篋，動手解了開來。那裏面所包含的是一些藥劑，其中有一種，他拿一杯水來調起來。

「我從前所學的是鍊金術，」他說道，「過去一年多我寄居在一些諳熟藥性的人當中，我就成了一個醫生，比那得過醫學學位的人還好了。你來，女人！這個孩子是你的，——她跟我什麼都不相干，——她不會認識我的聲音，也不會把我看做一個父親的。所以這一服藥，得要你親手來餵給她。」

赫絲脫拒絕接受那杯藥，同時現着顯著的恐懼，瞪視在他臉上。

「你要在這無罪的嬰孩身上報仇嗎？」她低聲道。

「傻女人！」那醫生一半冷酷一半安慰的答道。「我害了這個投生錯了的可憐的孩子，於我有什麼好處呢？這藥是很靈驗的；即使是我自己的孩子，——不，也是我自己的也是你的！——我也

不能配出再好的藥來了。」

她還是遲疑不決，實在，她的心境原是清楚不了的，所以他就自己將孩子抱在手中，把藥餵了下去，馬上，藥就見效了，醫生的保證算是不虛了。那小病人的呻吟平息下去；它的痙攣的顫動也漸漸停止；幾分鐘之後，就照着兒童們痛苦除去之後的習慣，沉入一種深沉的如露的睡眠中了。那醫生，（因為他是頗有權利取得這個稱呼的，）其次就把他的注意用到了母親身上。用着平靜而熱切的細密心思，他診過她的脈，看過她的眼睛，——這一下看，使得她的心收縮而顫抖，因為那眼光是如此的熟悉，然而又如此的陌生而冷酷的，——及至最後覺得他的診察已經滿意，就動手配起另外一服藥來。

「我不知道里提，也不知道尼本提，」（註一）他說道：「可是在那蠻荒地方曾經學來了許多新的祕方，現在這裏就是一個，——是個印度人教給我的，算是報答我給他的一些直從巴拉賽薩（註二）傳下來的功課。喝罷！它的安慰人的力量，大概不如一個純潔的良心。那是我不能給你的。但是它會平了你熱情中的腫脹，像是倒在怒海的波浪上的油一般。」

他把杯子獻給赫絲脫，她帶着一種對他臉上的遲慢的熱切的注視接了過去；這並非就是一種恐懼的注視，可是充滿着疑問，彷彿問他的目的是什麼似的。她又看看她的睡眠的孩子。

「我曾經想到死，」她說，——「曾經願意要死，——甚至曾經要祈禱着死，只要像我這樣一個人也配祈禱什麼的話。但是，如果這個杯裏是有死在裏面的，那末我要你再想一想，然後看着我吞它下去。看罷！現在已經放在我脣邊了。」

「那末，喝罷，」他答道，還是那麼冷冷然不動聲色的。「你難道這麼不知道我嗎？難道我的目的是向來這麼淺陋的嗎？即使我有什麼報復的計劃，我與其給你一種可以永遠免除生活的苦楚和危險的藥吃，不是不如叫你活下去，而使那灼人的羞恥仍舊在你胸口上燒着的好嗎？」他一邊說，一邊用他的長長的食指在那猩紅字母上點了一點，當即使它似乎灼進了赫絲脫的胸膛，彷彿它是紅熱的一般。他看見她的不自然的神色，就微笑了。「所以，你活着罷，而且負擔着你的刑罰，在男人和女人的眼前，——在你曾經叫他丈夫的那個人的眼前，——在那邊那個小孩子的眼前，而爲你可以生活起見，喝完了這服藥罷。」

於是，再沒有其他的抗議和遲延，赫絲脫·普林喝乾了那杯藥，又依着那位多才多藝之人的示意，在那孩子睡着的牀上坐了下來；而他也拖了那間房裏僅有一張椅子，在她旁邊布置了自己的坐位。對於這種種的預備，她唯有簌簌的發抖；因為她心裏感覺到，當人道、道義，或可以說是一種優雅的殘忍強迫着他為救濟肉體的苦痛起見而不得不做的事情已經做完之後，其次，他就要用着一個曾經受過她的極深澈而無可補救的損害人的資格來對待她了。

「赫絲脫，」他說，「我不來問你為什麼，或是怎樣的，你會得墮入了這個深淵，或者寧可說，你會得爬上了我剛纔看見你爬上去的那個羞辱的刑臺。理由用不着到遠處去找。就無非由於我的愚蠢無知和你的脆弱。我——一個思想家——大圖書館裏的蛀書蟲——一個曾經把我的最好年華去餵養知識的飢餓的夢，而已經是在朽敗中的人了——那末像你這樣的青春和美，我到底拿來做什麼用呢！我是生下地來就畸形的，那又何苦自己騙自己，以為在一個青年女子的幻想中，知識的高明可以掩飾過容貌的醜陋呢！人家都說我是聰明的。倘使從來的聖哲對於他們自己切身的事情也是聰明的話，那我對於這一切，也該有個先見之明了。當我從那廣漠陰森的樹林裏出

來進入這個基督教徒的殖民地，我就應該預料到，第一件接觸我眼睛的東西就是你。赫絲脫·普林，站在大衆面前做一個羞辱的雕像。還不但如此，就是直從我們打那古舊禮拜堂的踏步上雙雙攜手而下的一刻，我也就該看見這個猩紅字母的號火閃耀在我們的路途的終點了！」

「你是知道的，」赫絲脫道，——因為她雖然是沮喪，可是對於她那羞辱的標誌的這最後靜靜的一刺，卻是忍受不住了，——「你知道我對你是坦白的。我對你並沒有感到愛，也沒有假裝什麼愛。」

「真的，」他答道，「這是我的愚蠢！我已經說過了。但是，一直到我一生中的那一段期間，我都是徒然活着的。世界是那樣的沒趣！我的心是一座容得許多客人的大廈，可是寂寞而陰冷，沒有一個家庭的火。我渴望要生起一個來！這似乎是並不怎麼狂妄的一種夢想，——雖則我年齡已大，生性陰鬱，又是畸形的，——以爲這種單純的幸福，到處散布着叫所有的人類去拾取的，也總還會輪到我。因此，赫絲脫，我就把你引進我的心來，引進最深的一間心室裏來，想用因你在那裏而生的那一點熱氣來溫暖你！」

「我是大大的害了你了，」赫絲脫含糊的說。

「我們是彼此相害的，」他答道。「當初我引誘你的正在萌芽的青春，和我的朽質結成了一種虛偽的不自然的關係，便是我第一個先害了你。因此，既然一個人的思想和哲學都決不會徒然，所以我並不要對你報復，並不打算要害你。在你和我之間。天秤是掛得率平的。但是，赫絲脫，現在有一個人是叫我們兩個都受了害的！他到底是誰呢？」

「你不要問我。」赫絲脫·普林堅執的看在他面上答道，「他是你決不會知道的。」

「你說決不會嗎？」他帶着一個曖昧的表示自信的微笑說道。「決不會知道他！你要相信我，赫絲脫，天底下沒有幾樁東西——無論是在外面的世界的，或是以某一種的深度，在無形的思想境界中的——沒有幾樁東西，對於那種熱心而澈底地專心從事於解釋神祕的人，是隱匿得過的。你可以對那喜歡探問的羣衆蓋藏過你的祕密。你也可以對知事們和牧師們隱匿過去，就像今天他們要想把那名字從你心裏擰擠出來，要想替你找一個站在臺上的同伴，你卻終於隱匿過了。但在我呢，我是能用他們所沒有的官感去查究的。我將會找出這個人來，如同我在書本裏尋找真

理，在鍊金術裏尋找黃金一般。有一種心靈的共鳴會得使我意識到他的。我將會看見他發抖。我將會感覺到自己發抖，突然的，不知其所以然的。遲早，他總必要是我的！」

那打皺紋的學者的眼睛非常強烈的灼熾在她身上，使得赫絲脫·普林不得不拿手蓋着她自己的心，恐怕他要馬上讀出那其中的祕密來。

「你不肯洩露他的名字嗎？他也同樣要是我的，」他帶着一種自信的神氣，彷彿定命就是他，他就是定命似的，繼續說。「他衣服上並沒有帶着羞辱的字母，像你這樣；但是我會得從他心上讀出來的，不過你不必替他害怕！不要以為我會去干涉天上自己懲罰人的方法，或要將他置之於人類的法律，那是我自己的損失。你也不要胡思亂想，以為我要謀害他的性命；不的，我也不會損害他的名譽，要是，照我猜想起來，他是頗有點名聲的話。讓他生活下去罷！讓他藏躲在表面的榮譽裏面罷，只要他可以的話！然而他同樣要是我的！」

「你這種行為是像慈悲的，」惶惑而氣沮的赫絲脫說。「可是你的說話會得叫人當你是一種恐怖！」

「有一件事情，我要當你是我的妻的資格吩咐你，」那學者繼續道。「你已經替你的情夫守了祕密了。同樣的，你也得替我守祕密。這地方是沒有一個人認識我的。你不要對任何人洩漏風聲，說你曾經叫我做丈夫！在這裏，在地球的這個荒涼的邊境上，我要張搭我的篷帳了；因為在別處，我是一個流浪者，和人類的興味隔絕的，這裏卻找到了一個女人，一個男子，和一個孩子，在他們和我之間存在着一種極其密切的聯繫。至於是愛或是憎，是是或是非，那且不要去管它！你和你的赫絲脫·普林，都是屬於我的。我的家就是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他所在的地方。可是不要洩漏了風聲！」

「你爲什麼要這樣呢？」赫絲脫問道，原來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對於這種祕密的聯繫感覺到非常厭惡。「爲什麼不公開的宣布了你自己，將我立刻拋棄呢？」

「這也許是，」他答道，「因為我不願意挨受一個不貞女子的丈夫所應受的羞辱。又也許是爲着其他的理由。總之，我的目的是要曖昧而生，曖昧而死。所以，你就對別人說，你的丈夫已經死了，再沒有消息會來的了。你千萬不要承認我，無論憑你的言語，憑你的示意，憑你的神情，尤其要緊的，

是不會對你所認識的那個人洩漏祕密。這一點你若是不依我，那你當心！他的名譽，他的地位，他的生命，都會落在我手裏。當心罷！」

「我會得替你守祕密的，如同我現在守的祕密，」赫絲脫道。

「你起誓！」他命令道。

她就起了誓。

「現在，普林太太，老羅澤爾·乞林渥斯道，（以後都要用這個名字叫他了，）「我要走了，要贖你和你的孩子以及那猩紅字母在這裏了！到底是怎麼辦的，赫絲脫？判決書上規定你睡覺的時候也得帶的嗎？你不怕夢魔和可怕的夢嗎？」

「你爲什麼要這樣的笑我呢？」赫絲脫覺得他的眼睛的表情非常可惱，問他道。「你也像那出沒在我們周圍樹林裏的黑人嗎？你已經引誘我結成一種足以毀壞我的靈魂的聯繫了嗎？」

「不是你的靈魂，」他又是一笑的答道。「不是你的靈魂！」

（註一）里提（Lethe）是冥府中的迷魂河，喝了其中的水會得忘記一切。尼本提（Nepenthe）是古埃及時一種藥，

服了可以忘憂。因亦爲解憂女神之名。

(註二) Paracelsus (1493-1541) 瑞士著名醫師和鍊金術者。

五 赫絲脫的針線

赫絲脫·普林的拘禁期現在終了了。她的獄門打開了，她走進太陽光裏來了；那太陽光原是普照一切的，但對於她那有病的不健全的心，好像它除了要照亮她胸口上那個猩紅字母之外，沒有其他目的。這一次她從獄門裏跨了出來，是沒有人跟着她的，但是她所感受到的苦痛，大概比上一次走在行列之中去示衆而被全人類戟指着的時候更要難受。那一次，她有一種不自然的神經的緊張維持着，而且把她性格中所有的反抗能力都用了出來，竟使她能將那局面化成一種淒慘的勝利。而且，那是一個不會常有的羞辱的事件，她一生一世只會碰到一次的，所以她可以不顧經濟，將足夠許多年安靜生活用的活力都併在一時來用了。就是那將她處分的法律——一種面目猙獰的巨人，但他的鐵臂裏面有力量可以毀人，也有力量可以維持人的——也適足以撐支着她，經過那一番可怕的嚴訊。但是這一次，她獨自個從獄門走了出來，就是日常習慣的開始了；她若

不能靠她天性中尋常的能耐來負擔它，挨過它，就要沉落到它底下去的。她再不能向將來去借力，用以幫助她挨過目前的煩惱了。明天是要有它自己的煩惱的，後天還是一樣，再後天也還是一樣；每一天都要有它自己的煩惱，而且都要同目前這種說不出難受的煩惱一樣的。將來的日子長杳杳，永遠都有同樣的負擔要放在她身上，要她擔荷前去，永遠不能卸卻；因為日積而月累，她那羞辱上面所要積累的苦惱也必愈來愈重的。逐漸逐漸，她將要失去她的個性，而成爲一個普通的象徵，被牧師和道德家拿手指着，用以明示和體現他們對於婦女的脆弱和邪慾的意象。他們要教那年青的純潔的人去把胸前閃耀着一個猩紅字母的她——由體面的父母所生的她——一個日後也要做女人的嬰孩的母親的她——本來也是純潔無瑕的她——看成了罪惡的形象，具體和實現。而在她的坟墓上，她必須帶到那裏去的恥辱就是她唯一的紀念碑了。

其實呢，她面前的世界是很廣闊的，那條處分她的法律條文，並沒有限定她住在這僻遠曖昧的清教徒殖民地的境界內，她儘可以回到她生身的祖處，或是歐洲的其他任何地方，在那裏裝起一副全新的面目來，將她的本來面目掩飾過去，彷彿重新投生過一般的，而且那幽暗莫測的樹林，

也並沒有斷絕她的進路，她那種疎放的心情，又很容易跟那裏面那個跟她現在受拘束的法律完全隔膜的民族相投契的。那末她之仍要把這地方——把這將她當作恥辱模型的唯一地方——認爲她的家鄉，那是似乎令人難解的。但是人類之中有一種宿命，就是一種非常難以抗拒難以避免的感情，以至於具有定命一般的力量，它差不多照例要逼迫着人類，要他們徘徊在，並同鬼一般的出沒在那會發生過巨大而顯著的事件以致他們的一生有了色彩的地點；而且色彩愈加濃厚，那種感情就愈加難以抗拒。她的犯罪，她的恥辱，就是她埋進了泥土的根。這彷彿是一種新生，比以前具有更強的同化力，以致對於其他每一個巡禮者和漫遊者都不見得十分投契的。這一塊森林地帶，對於赫絲脫·普林卻已化成了一種荒涼淒寂，然而一輩子離不開的家了。此外，地面上的其他一切景象——雖是在英國農村裏的那個鄉村，就是快樂的嬰兒時代和無玷的少女時代似乎還像擱開許久的衣服由她母親保管着似的那個所在——在比較上，她都覺得隔膜了。將她維繫在這裏的那條鏈條，是鐵的鏈子做成的，雖則使她直惱怒到靈魂的最深處，卻是永遠斷不了的了。

又也許是——而且無疑的是如此的，雖則她對於自己也守着這個祕密，一碰到它要從她心裏掙扎出來，像一條蛇掙扎出洞的時候，她就要面色蒼白的，——就是，也許她另有一種感情，將她拘在這個曾經對於她十分致命的場面裏和狹路裏。因為在那裏住着一個人，在那裏踩着一個人的腳步，她對於這人是自以為有着一種結合的，這種結合在地上無人承認，卻要把他們雙雙帶到最後審判的席前，就拿它做他們的結婚壇，從此永遠享受着補報的幸福。屢次屢次的，那個靈魂的誘惑者將這觀念塞進赫絲脫的冥想中，對着她心中那種突然而發的強烈的狂歡笑了一陣，然後又竭力要把這觀念從她心裏拋開去。她因而只不過對於這種觀念掠過一眼，便又急忙將它閉入了它的暗室。她所強迫着自己相信的，——就是說，她所解釋做繼續居住在新英格蘭的動機的，——不過一半是真實，一半是自欺罷了。她對她自己說，這裏是她犯過罪的地方，這裏也應該是她挨受人世刑罰的地方；這樣，她每日所受到的羞辱的苦楚，或者終於會滌淨她的靈魂，替她在失去了貞潔之後再造出一個貞潔來；而這新造的貞潔，因其是殉道的結果，將會比以前的更加神聖。

因此，赫絲脫·普林就不走了。在市鎮的外圍，那半島的沿邊以內，但是跟任何的住宅都不毗

連的，有一座小小的茅屋。這是一個早先來的居留民所蓋的，但是被委棄了，因為附近的土地太礮薄，不能耕種，而且又比較的偏僻，頗不便於當時居留民中已經分明養成了習慣的社交活動。這茅屋豎在海岸上，隔着一灣海水可以望見西邊一帶樹林蔭蓋的小山。一叢茂密的矮樹，那半島上所僅有的，並沒有將那茅屋完全遮沒，只不過似乎表示着有什麼東西很可以被它遮沒，或至少應該被它遮沒而已。就在這小小的寂寞的住處中，帶着她所有的一點微乎其微的資產，以及仍舊嚴密監視着她的知事們的准許狀，赫絲脫跟她那幼稚的孩子在那裏安身了。立刻，就有一種神祕的懷疑的陰影附着在那一個地點。孩子們並不懂得這個女人爲什麼要被擯於人類仁慈的境界之外，常要偷偷的跑得很近去看她在茅屋的窗口做針線，或是站在門口，或是在她的小小園中操作，或是在那通到鎮上去的小路上走；及一看見她胸口上的那個猩紅字母，就要帶着一種奇異的傳染性的恐懼逃開去。

赫絲脫的處境是孤寂的，天底下沒有一個朋友敢於冒險出頭幫助她，她卻是可以不愁貧乏，原來她具有一種技藝，雖然在一個比較無可施展的地方，也是足夠她的孩子和她自己省儉度日

的。這就是針黹的技藝，在當時也同在現在一樣，一個女人所能有的技藝差不多就只這一種。她帶在自己胸口上的那個繡得光怪陸離的字母，就是她的靈巧的手段和敏妙的心思的一個標本，就叫宮廷的貴婦們看見了，也是樂得能夠拿這人類的妙工去點綴她們那些絲綢金線的質料的。如今在這種地方，一般清教徒式的服裝都尚樸素，她這種手工的較優秀的出品，確乎是不大有人需要的。但是那個時代的趣尚，正要求着諸如此類的組織精工的東西，對於我們這班態度嚴肅的祖先們，自然也不免要發生一點影響，雖然他們是已經把許多似乎難以捨棄的風尚都拋開在後面的。公衆的禮儀，例如聖職任命式，知事就職式，及凡新政府可以對民衆顯示威權的一切舉動，按照政策講起來，都需要一種莊嚴整肅的禮節，和一種陰森矯作的威儀。因此，深深的襃領，結得緊緊的領帶，繡得富麗堂皇的手套，都被認為人們初受政權時顯示官威的必要品；同時，在平民階級當中，諸如此類的奢侈品雖屬尚儉的法律之所禁止，但在有身分有財產的人，則法律馬上可以容許。又在殯葬的排場中，或為死者成殮的服飾，或為未死之人誌哀所用的玄色喪服和雪白麻布上的種種裝飾，也常常引起赫絲脫·普林那種勞作所能供給的要求。還有嬰兒的服裝——因為那時候

的嬰兒是穿華麗的袍子的，——又是供給她以勞作和薪工的一種機會。

逐漸的，卻也並不很慢，她的手工就成了現時人所謂的時髦了。或是因為對於這樣一個苦命女人大家發了憐憫心；或是因為病態的好奇心對於尋常的並無價值的東西給與一種虛偽的價值；或是因為一種在當時和在現在同樣不可捉摸的其他的情形，使得別人求之不得的，有些人可以得到；又或是因為赫絲脫確實能夠填補非她填補不可的那個缺；總之，她是確實得到了現成的報酬很好的工作，隨便她高興做多少鐘點的針線都有的了。又也許是那種富於虛榮心的人，已成了一種怪癖，覺得在體面場中非穿她那雙有罪的手所做的衣服便不體面。她的針線見於州長的襖領上了；軍人們帶它在他們的綬帶上，牧師帶它在他的領帶上；它又點綴了嬰孩的小小的帽兒；它又曾被埋在死人的棺材裏去朽敗和霉爛。但是新娘用以遮飾純潔紅顏的白面幕上，卻不會有過將她的刺繡用作裝飾的記錄。這一個例外，表示了社會對於她的犯罪的痛心疾首是始終不衰的。

赫絲脫之所求的，就不外是給她自己的一種最最樸素最最刻苦的生活資料，以及給她那個

孩子用的一點略爲豐富的資料罷了。她自己穿的衣服，是極粗的材料和極陰暗的顏色的；上面就只有一件裝飾品——就是她規定要佩帶的那個猩紅的字母。那孩子的衣服就不然了，它是由一種奇妙的巧思，——或寧說是荒唐的幻想——做成的，因而提高了那個小女孩子身上正在開始發達的那種活潑的美，但是裏面也含有一種深意。關於這一層，我們以後也許要更詳細的講。除了給她孩子裝飾的那一點小小的費用，赫絲脫將她所有盈餘的錢都施捨給人，其實那些受她施捨的人並不比她自己苦，而且常常要對那施捨他們的手加以侮辱。有很多時間，她本來是可用以從事於她的較好一種藝術的，她卻用來給窮人做粗衣服。這樣的工作裏面，大概就含有一種懺悔的意味，因爲她是故意犧牲了一種真正的享樂，而用這許多時間來做這種粗糙工作的。在她的天性裏面，她本來具有一種豐富的，肉感的，東方的特質，——一種對於富麗堂皇的美的嗜好，而這種嗜好，除非在她針頭的精絕的出品之中，她一生之中再沒有一處地方可得滿足。因爲女人大都從針線的操作上面得到她們的快樂，這是男人們所不得而領會的。在赫絲脫·普林，這種針線的操作也許就是表現——因而也就是安慰——她的生活熱情的一種方式。但是也像其他一切的快樂，

她當它是罪惡而排斥它了。現在她的良心對於這麼無關緊要的事情也要加以這種病態的干涉，恐怕並不是表徵一種真正的堅決的懺悔，卻是表徵心底裏的一種可疑的東西，一種病根甚深的東西的罷。

像這樣，赫絲脫·普林是在世界上派着一個腳色的了。她生着那一副天生強毅的性格，和那種稀有的能力，世界就不能將她完全拋棄，雖然它已經在她身上打了一個對於女人的心覺得比打在該隱（註一）額頭上的烙印還要難受的一個印記。但是，在她和社會的一切交際之中，沒有一件東西是能使她感覺她自己彷彿屬於那個社會的。她所接觸到的那些人的每一個姿勢，每一句話，甚至於每一沈默，都包含着或竟往往表示着她是被擯棄的，孤獨到彷彿住在另外一個境界裏的，或是用着一套不同於其餘人類的器官和感覺跟一般人交通的。對於一切道德的興味，她是離開得遠遠的了，然而卻又像跟它們黏貼得很近，比如一個鬼，常要回到他所熟悉的家庭裏來，卻不能叫家裏人看到自己，覺得自己；家裏人有快樂，他已不能跟他們同笑，有煩惱不能跟他們同悲；或即使能夠把自己已被禁止的同情表現出來，也足以引起家人的恐怖和嫌惡罷了。事實上，這

種恐怖和嫌惡的情緒，再加上最最難堪的輕蔑，似乎就是她在一般人心唯一保留的部分。那個時代的人是並不精細的；她的地位她自己未嘗不十分明白，也用不着怕她偶或忘其所以然，但是人家偏要常常引起她對於自己地位的鮮明的自覺，像是極柔嫩的一點上遇到極粗笨的碰撞，以致重新起了劇痛一般。我們已經說過，她尋出來當作慈善的對象的那一班窮人，也常常要對那伸出去救濟他們的手加以污辱。同樣，那些上流階級的太太們，她因接洽工作走到她們門上去的，就常慣要把苦味的點滴瀝進她心裏去；有時還不過是冷嘲熱諷，從尋常的小事情上給她一個難堪，有時竟用着粗率的表示，去衝撞她那沒有防衛的柔心，如同粗暴的打擊落在潰瘍的傷口上一般。赫絲脫是受過長久而優良的教育的，她對於這樣的衝撞始終沒有回答，只不過要有一陣潮紅，無可抑制的泛過她的蒼白的面頰，這纔重復退落到她的胸懷的深處。她是忍耐的，——實在是一個殉道者，——但是她不肯替她的仇敵祈禱，因為她雖則知道自己抱着一種恕人的志願，卻誠恐那些祝福的話語硬要把自己歪曲成一個詛咒。

繼續不斷的，並且變出了許許多多不同的樣子，她感覺到那個清教徒法庭那麼乖巧的判給

她的那種永無止息永遠活躍的刑罰，要給她不計其數的陣痛。有時牧師們在街上對她勸告，就會引來一大羣的人，混雜着冷笑和憤怒，將那可憐的犯罪女子圍了起來。有時她進禮拜堂裏去，意欲從那普遍的天父那裏分得一份安息日的微笑，卻往往不幸而聽到她自己做了演講的題目。逐漸的，她對於兒童們也害怕起來了；因為那些兒童聽了他們父母的話，看看這個女人除了一個小小的嬰兒之外再沒有一個同伴，只見她一聲不響的在鎮上走，就都對她起了一種模模糊糊的畏懼的觀念。他們碰到她在街上走的時候，總讓她先走了過去，然後拿他們的尖利的叫喊在一段距離外追逐着她；他們口中叫喊出來的話，在他們自己心裏原是沒有什麼明白意義的，但她聽見他們無意中喊出這話來，就特別覺得可怕。因為這一種情形，似乎可由此推知她的羞辱的聲名已經傳布得極廣，以至於所有的人類無知道了；即使所有的樹葉都在切切談論這個曖昧的故事，即使夏天的微風已將它到處傳播，即使冬天的烈風已將這故事大聲的呼嘯，怕也不見得會引起她再深的痛楚來罷！至若遇到一雙新來的眼睛對她凝視，那就要感到有一種特殊的痛楚。凡是陌生人懷着好奇心看在那個猩紅字母上的時候，——而凡陌生人又是沒有一個不如此的，——他們就

要把那字母重新烙印進了赫絲脫的靈魂；因此她往往幾乎不能自禁，要伸手去掩蓋那個符號，但又總是終於能夠自禁的。不過雖是看慣了的眼睛，也有特別一種苦楚要叫她接受。因為那裏面的一種冷漠的表示熟悉的神情，也是叫她難受的。總而言之，赫絲脫·普林自始至終都覺得一隻人類的眼睛看在那個符號上，而感到這種可怕的痛楚；那一點地方是永遠不會長老皮的；反之，倒是跟着每天受到的痛楚愈加敏感起來了。

但是有時候，也許是許多日子裏遇到一次，或竟許多個月纔遇到一次，她覺得一隻眼睛——一隻人類的眼睛——看在那羞辱的烙印上，卻感到一種暫時的舒適，彷彿她的痛苦是被分去了一半似的。但是接着的一瞬間，那種痛苦就又重復湧回來了，帶着更加深刻的痛楚回來了；因為在那一個倏忽的間歇裏面，她又重新犯了罪了。赫絲脫難道是獨個人犯罪的嗎？

她的想像是有些兒受了影響了，而且她的道德的和知識的質素倘如再要柔嫩一些的話，大概因她生活中的這種奇異的孤獨的痛楚，影響還要受得更深些。用着那種孤寂的脚步，在那和她有着外表上的關聯的小小世界裏走來走去的時候，赫絲脫偶爾之間要想起——原是完全屬於

幻想，卻是有力到不容拒絕的，——就是說，她偶爾要感覺到，或是幻想到，那個猩紅字母已經給了她一種新的官感了。她不敢相信，然而又不能不相信，那個字母已經給了她一種交感的知識，可以知道別人心裏的隱藏的罪惡了。這樣的默示，使她心裏不由得起了恐懼。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性質的默示呢？不是邪惡天使的陰險的煽動是什麼？因為他覺得那墮落的女子還只一半做了他的犧牲，所以他要哄騙她，說那外表上的貞潔是假的；要是到處地方都見得到實情的話，那末除了赫絲脫·普林之外不知還有多少人的胸口上該閃耀着一個猩紅字母哩。這樣的暗示，——這麼曖昧而又這麼明白的，——她必須要接受嗎？在她的一切苦惱的經驗之中，再沒有一件東西比這種官感更加可怕更加可厭的。然而常有機會要叫這種官感非常活躍起來，這就使得她一面惶恐，一面震駭。有時候，她走近了一位可敬的牧師或知事，——那是那個嚴肅的時代認作和天使同類的虔敬和正直之模範的，——她胸口上那個紅色的恥辱符號忽然要起一種交感的搏動。當時赫絲脫就要對她自己道：「有什麼禍祟要來了嗎？」但是擡起了倦怠的眼睛時，除了這位人間聖者的形像之外，眼界以內並沒有其他人類。又有時，她遇見了一位凜然不可侵犯的女太太，便有一種神祕

的姊妹情誼，不聽調度地硬要闖上前來；但是據所有人口中的風說，那位太太是一輩子胸口裏放着冷冰冰的雪的。究竟那位太太胸口裏的不見陽光的雪，和赫絲脫·普林胸口上的灼人的恥辱，——兩者之間有什麼東西是共同的呢？又或者，一個電流的震動會得給她警告，——「你看，赫絲脫，這裏一個侶伴來了！」——及至擡起了眼睛，她會察見一個青年少女的眼睛瞥過她的猩紅字，羞怯怯的，偷偷的，就趕快而頰上帶着一種薄薄的涼冰冰的紅暈，把臉朝了開去，彷彿她的貞潔因這暫時的一瞥已有些兒玷污一般。啊，惡魔，你的符咒便是那連命攸關的符號，難道你無論在青年人或老年人身上，都不賸下一點東西讓這可憐的犯人尊敬了嗎？——這樣的信念的喪失，就是罪惡的最悲慘的結果之一哩。然而赫絲脫·普林卻還努力要相信她的同伴的人類是沒有一個像她那樣有罪的，這一點，就當作它是這個給她自己的脆弱和人間殘酷的法律做了犧牲的女子還沒有完全腐敗的一個證據罷。

在那種淒涼的古代，一般僉夫俗子對於凡是可以用娛樂他們的想像的東西，都要賦予一種古怪的恐怖，因而就把那個猩紅字母編造出一篇故事來，我們若拿它來做根據，也馬上可以演成一

部可怕的傳奇的。據他們的傳說，那個字母並不只是在人世間染缸裏染成的一片紅布，卻因地獄的火而成了紅熱，而且赫絲脫·普林黑夜出來的時候，是到處地方都會照亮的。照我們近代人的思想，這種傳說當然不容易置信，然而那個字母既然會得深深灼進赫絲脫的胸膛，那末說它能夠照亮，也就不見得全屬無稽了。

（註一） Cain，亞當和夏娃的長子，嘗爲嫉妬殺了他的胞弟亞倍（Abel）的。

六
珠兒

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講到那個嬰兒；這小小的生物，它的純潔的生命便是秉承了造化不可違抗的命令由那爛熟的情欲之中開出來的一朵可愛而不朽的花。那悲傷的女人，眼看着她生長，眼看着她那一天愈見光耀的美，眼看着她彷彿是閃爍的陽光一般照在這孩子的細小面目上的知識，心裏覺得多麼奇怪呀！她的珠兒——因為這是赫絲脫叫她的名字，但並不是憑她的相貌而取的；她並沒有像珠子那樣平靜的白色的冷光。她之所以把這孩子取名爲「珠兒」，是取其寶貴之意，——是用她所有的一切買得來的，——她母親的唯一的寶貝多麼奇怪呀，實在的！人家已拿一個猩紅的字母來標明這個女人的罪惡了，而那字母又具有這麼有力而不祥的效驗，以至於沒有人類的同情能夠達到她，除非那同情的人也是跟她一樣犯罪的。而上帝呢，卻給了她一個可愛的孩子，作爲她受人間這麼懲罰的那一樁罪惡的一個直接的後果；這孩子所佔的地位也還是

那個受辱的胸懷，算是替她的母親傳宗接代，這纔仍要回到天上去做一個有福的靈魂的！然而這一些思想給與赫絲脫·普林的希望，卻沒有憂慮來得多。她知道她的行爲是惡的，因而不能相信這種行爲的結果會得好。一天一天的，她心懷恐懼地觀察着那孩子日漸加長的天性，一逕擔心着會得發見什麼黑暗的野性的特質，跟她所由出世的那種罪惡適相符合。

確實，生理上的缺陷是沒有的。憑着它的完美的形狀，它的活力，它的手足的天然的靈活，這個嬰孩簡直就值得帶進伊甸園中去；值得將它放在那裏，供給天使們等世界的最初一雙父母被逐出去以後做玩物。這孩子有一種天生的溫雅，這原是跟無瑕的美永遠同在的；它的衣服無論怎樣儉樸，總使看的人感覺到再合式沒有。但是小珠兒是不穿粗服的。她的母親抱着一個病態的目的（這等後來自然會得明白，）總把極貴重的質料買了來，並且用盡了心思，將孩子在人面前竭力的裝扮。這麼裝扮起來的時候，那個小小的人物就顯得非常華麗，而她的本質的美，映着了那樣的華服（那是再差些兒的質地，也能使它嬌艷起來的，）就在那黑暗的茅屋之中射出一圈的光彩來了。然而即使穿着一身粗陋的衣服，已因那孩子的粗魯的遊戲而弄破了弄髒了的，也仍可以使

她成功一張完美的圖畫。珠兒的神態之中融化着一種變化無窮的魔力；在這一孩子身上藏着了許許多多孩子，從一個農家女孩兒的野花般的美，到一個小太子的小規模的華麗，一古腦兒都包含在裏面。但是無論變到那裏去，總有一種特有的熱情，總有一種深濃的色彩，是她永遠不會失掉的；倘使在某一種變化之中，她會變得暗淡些或是蒼白些，她就已經不是她，——她就已不復是珠兒了。

這種外表上的善變性，是指示着，也正好是表現着，她的內心生活的多樣的品性。她的本質，除了這種多樣性之外，並且像是具有一種深微性；但是對於她所投生的世界卻像是不大顧到，不大能適應似的，——或者只因赫絲脫的恐懼纔覺得她如此，也未可知。這孩子是不能拿規則去支配她的。她的生存，原就因破壞了一條偉大的法律而後獲得；所以作為它的結果的那一個存在，它的元素也許美麗而漂亮，但是統統都紊亂的，或者只有它們自己所特有的一種秩序的，在這當中，那種變化和排列的要點很難發見，或簡直沒有被發見的可能。赫絲脫對於這孩子的性格，只能用一種方法去解釋它，——而雖這樣的解釋，也是極其模糊，極不完全的，——就是回想珠兒由精神世界

裏吸取她的靈魂和地上的物質裏吸取她的軀體的那一段重要期間，她自己是怎樣的一個境狀。那母親的感奮的心境，就是那個未出世的嬰孩的道德生活的光線所由透過的居間物；無論那光線本來是怎樣的白而潔淨，也已深深染上了那居間物質的大紅和金的顏色，火燄一般的光澤，漆黑的影，和強烈的光了。尤其是，那個時代赫絲脫精神中的那種戰鬥的氣分，是傳給了珠兒了。她在珠兒身上能夠認出她自己那種野性的，狂妄的，反抗的精神，那種輕浮的脾氣，甚至於當初曾經瀰漫在她心裏的那一陣陣憂鬱和沮喪的陰雲。這一切，現在是被一個小女孩子性情中的早晨的光彩照耀着，但在人世上日久之後，是會生出暴風雨和旋風來的。

家庭中的紀律，在那些日子，比現在要嚴厲得多。皺眉的責罵，厲聲的訶斥，奉了聖典命令的不時杖責，都並不是實在犯了過纔用的一種刑罰，卻是為養成和促進兒童德性而用的一種衛生的方法。赫絲脫·普林，這個獨養孩子的孤寂的母親，是不大會犯這種過分嚴厲的過誤的。但是她拿她自己的錯誤和不幸做懲戒，一早就對這交給她負責的嬰孩的靈魂放着一種慈愛而又嚴密的監視了。不過這樁工作有些出乎她的技能之外。笑勸和怒罵的方法她都試用過，卻都不見得有什

麼顯著的效驗，她終於只得站開去不管，聽憑那孩子任性所爲了。身體上的強迫或拘束，在一時之間當然是有效的。至於其他任何種類的紀律，或是施於她的思想，或是施於她的感情，那末小珠兒也有時受也有時不受，那就要看她當時一刻兒的氣質爲轉移了。她的母親，當珠兒還是一個嬰孩的時候，就已熟習了她的一種特殊的神情，她一經看見了那種神情，就知道對她怎樣堅持，怎樣勸誘或開導，也是徒勞的了。那是一種非常聰明的神情，但是不可索解的，非常倔強的，有時竟是非常惡狠的，卻又總是洋溢着勃勃的精神，以致赫絲脫每碰到這種時候，就禁不住要懷疑珠兒到底是不是一個人類的孩子，她很像是一種縹緲的幽魂，那種茅屋的地板上做了一會兒奇幻的遊戲之後，就要帶着一種譏諷的微笑飛了走的。每當這種神情出現在她那放蕩的，光亮的，深黑的眼中的時候，就會覺得她出奇地渺不可即並且不可捉摸的樣子，彷彿她是飛在空中，就要消失，如同一種不知何自來也不知何處去的光一般。赫絲脫一經看見了那孩子的這種神情，就不得不跑到它跟前，去——像是去追逐一個馬上要動身逃走的小鬼一般，——將她一把搶到了懷中，緊緊的摟着，熱烈的吻着；這不完全出於充溢的愛，乃是要給自己證實珠兒是血肉做成的，並不是完全虛幻

的。然而珠兒經她擒住之後的笑聲，雖然充滿着快樂和音樂，卻要使她母親懷疑的更加厲害。

這種令人惶惑難堪的把戲，常常要發生在赫絲脫和她出了那麼高的代價買來的而且構成她的整個世界的那件唯一的寶貝之間，使得她的心像挨了痛打，有時不免要迸出熱烈的眼淚來。於是，也許是——因為她到底會受到怎樣的影響，那是不能預料的，——珠兒就會蹙起眉頭來，並且捏緊了她的小拳頭，將她的小小眉眼硬化成了一種嚴肅的沒有同情的不滿足的神氣。也有時候，她會得重新笑起來，笑得比以前更響，像是一件不能夠發生也不解得人類悲傷的東西。或者——但是比較難得的——她會得帶着一陣悲傷抽搐了起來，用着斷斷續續的話語嗚咽出她對她母親的愛，似乎急欲碎了她的心以證明她有一個心一般。但是赫絲脫對於這種烈風似的愛並不能夠信賴；它是來也很暴去也很暴的。那做母親的想起了這些事情，覺得她自己已經喚召來了一種精靈，卻因降靈的手續太不規則，還沒有學會那一句可以支配這一種新來的不可理想的知識的呪語。她的唯一的安慰，就是當那孩子躺在睡眠的平靜中的時候。當這時候，她覺得她是可以放心了，因而得嘗味着幾個鐘頭的安靜而有滋味的快樂，直至於珠兒醒來，於是那種倔強的表情

也許又在她那剛剛睜開的眼皮底下閃爍着了。

多麼快呵，——真是，迅速得多麼可怪呵！——珠兒已經到了能夠到她母親那種一逕現成的微笑和廢話以外去從事社會交際的年齡了！赫絲脫·普林要是能夠聽見她那清晰的鳥一般的聲音混在其他孩子聲音的喧嚷之中，要是能夠在一羣遊戲的兒童的混雜的喊聲當中辨明白聽明白她自己的寶貝孩子的聲氣，那又該是多麼大的一種快樂呵！但這是決然不能夠的。珠兒是一生下來就被擯逐於嬰兒世界之外的了。是一個邪惡的小鬼，罪孽的象徵和產物，她就沒有權利混進受洗禮的嬰兒裏面去。最奇怪的，那孩子似乎具有一種本能，已經理會了她自己的寂寞；理會了命運在她周圍劃起來的那一個不可侵犯的圈子；一句話，已經理會了她對於其他兒童的地位特殊了。直從監獄放出來之後，赫絲脫之接觸公眾的注視，是沒有一回不跟孩子在一起的。她在鎖上來來往往的走，珠兒總帶在身邊；起先是抱在手裏的一個嬰孩，以後是給她母親做小夥伴的一個小女孩子，總是牢牢抓住一個中指，以三四步抵着母親一步的速度跟着母親走的。她看見過那些殖民地的兒童們，在街道的長草的邊沿上，或是人家的門檻上，儘清教徒教育所容許的限度，裝着

怪樣子在那裏玩耍；或是玩着到禮拜堂去，或是玩着拷打教友派人，或是假裝跟印度人戰爭大家拉頭皮，或是假裝巫術的惡作劇互相恐嚇。這一切，珠兒都看見的，而且很熱心的注視着，卻從來不會要去同他們相熟。別人跟她說話，她也不肯回答。倘使那些孩子們將她圍起來，——因為他們有時是要這麼的，——珠兒就會在她那種孱弱的暴怒之中，變得非常可怕，要抓起石頭來扔他們，口裏發着尖利的不連貫的叫喊，使得她的母親不由得要發起抖來，因為那種叫喊的聲音是頗像巫婆的不可理解的詛咒的。

實情是，那些小清教徒原是天底下最最不能容人的族類，對於那母女二人早就抱着一種模糊的觀念，覺得她們有些外地氣，有些可怕的样子，有些不合尋常的習慣，因而在心裏輕視她們，並且常常把話來侮辱她們的。珠兒感覺到了這種情操，就報之以一個孩子胸中所能忍受的最最狠毒的憎恨。這種凶狠脾氣的暴發，對於她母親是具有一種價值，甚至於一種安慰的；因為在這樣的氣分裏面，至少存着一種可以懂得真摯性，不像她孩童時所表現的那種常常使她無法可辦的喜怒無常了。但是她在這裏又窺見了她自己身曾經有過的那一種惡的隱約的反映，就又不免覺得

驚嚇。所有這種仇恨和熱情，珠兒都憑着一種無可推委的權利，由赫絲脫心中遺傳下來了。她們母女二人，是一同站在那個和人類社會隔絕的圈子裏的；而在那孩子的性情之中，似乎已經傳下了那些不安靜的元素；那是在赫絲脫·普林未生珠兒之前，曾經使她走入了迷途，及後來因母性的軟化的勢力，纔開始平息下去的。

在家裏，在她母親的茅屋裏面和周圍，珠兒卻並不缺乏一個廣闊而多樣的相熟的境界。生活的魔力從她那種永遠創造的精神裏面發了出來，跟許許多多的物件都發生了交感，正如火把無論照到什麼地方都會引起火來一般。就是極不相干的材料——一枝手杖，一束破布，一朵花，——都會變成珠兒的巫術的傀儡，外表上並不經過什麼變化，精神上對於她的內心世界的舞臺上的任何戲劇都能夠適合。她的一個嬰孩的聲音，可以供給無數想像的人物，老的，小的，都用來跟自己說話，那些高年的，黑色的，莊嚴的，在微風裏面發出呻吟和別的悲哀聲音的松樹，並用不着什麼改裝；就都變成清教徒的長老了；園裏最最醜惡的野草就做了他們的孩子，珠兒會得極其無情的將它們打倒了，拔起來。真是奇怪！那無數種類的形像，一經她灌進了知識之後，雖則不能支持

長久，卻就都會用着一種超乎自然的活潑狀態蹦跳起來，跳舞起來，這纔又馬上沈落下去，彷彿被這麼迅速而熱烈的一陣生命之潮弄力乏了似的，而繼之以同樣精力充旺的其他一套形像了。這是跟北極光的變幻莫測的影畫再像沒有的。但是單以幻想的運用和一個正在發達的心的愛好遊戲一層而論，她比其他資質優秀的兒童身上所見到的，也許不見得多出什麼；所不同者，只在珠兒並不喜歡人類的玩友，卻喜歡由她自己創造出來的想像的伙伴。還有特別的，就是那孩子對於由她感情思想裏面產生出來的一切人物，都要對待以敵視的感情。她從來不會創造過一個朋友，卻像永遠都在廣種龍牙齒，（註一）從它收穫起一批武裝的敵人來，這纔衝上前去和他們交戰。這種特別的性格，她母親心裏是明白從何而來的，所以看見了她這點年紀就這樣常常表示着對於一個逆己的世界的認識，就這樣猛烈的訓練着自己的能力，預備在那一定要來的鬪爭之中，可以替自己伸一伸冤屈，那母親心裏是說不出的傷心了。

赫絲脫·普林眼睛注視着珠兒，常常要讓手中的活計落到膝頭上，帶着她很想藏匿過去而卻自己要發出來的一種苦痛，在說話和呻吟之間叫道：——「呵，在天的父，——倘使你仍舊是我

的父的話——到底我帶到世界上來的這個是個什麼人呵！珠兒偷聽到她這種叫喊，並且經過一種比較細微的通路，感覺到那種痛苦的搏動，就要將她那活潑美麗的小臉朝着她的母親，帶着幽靈一般的聰明微笑一笑，便又回復她的遊戲了。

這孩子的態度上還有一個特點沒有說到，她一生之中第一件看見的東西是什麼呢？不是母親的微笑，會像其他的嬰孩，把那小口上一種微弱的胚胎的微笑去報答它過，本來這樣的笑，後來回憶起來總覺得依稀恍惚，並且常常大家要議論，不知真正是不是一種微笑的，不是的。那末珠兒第一件似乎感覺到的東西——我們應該說出來嗎？——就是赫絲脫胸口上的那個猩紅字母哩！有一天，她的母親彎身在搖籃上，那嬰孩的眼睛給那字母旁邊的金線刺繡的閃光攝去了；她就伸起了她的小手，抓住了它，那微笑裏面已不覺得有可疑的樣子，卻是帶着一種確定的光輝，使她臉上現出一個較大孩子的神氣。於是，急喘着氣，赫絲脫·普林一把抓住那個不祥的符號，本能地將它從那小手裏拔了開去；原來經過珠兒那雙孩子手的有心的一觸，她所受到的痛苦是無限的哩。然後，彷彿她母親的痛楚的表情是做來跟她鬧玩兒似的，小珠兒又看進了她的眼睛，微笑了！自從

那個時期起，除非是孩子睡覺的時候，赫絲脫從來不會有過一刻兒的安寧，從來不會有一刻兒可以平靜的欣賞着她。確實，有時候竟要一連幾個禮拜，珠兒的眼光沒有注視過那字母一次，這纔又突然的，出其不意的，彷彿受了驟死的打擊似的，那樣的注視又來了，並且總是帶着那種特殊的微笑，那種眼中的奇怪表情而來的。

有一次，正當赫絲脫也同母親們常常愛做的一樣，在那孩子的眼中照她自己的影子，那一種惡作劇的小鬼一般的神氣又現出來了；而突然的，——因為在寂寞之中心中煩惱的女人是常被莫名其妙的幻覺所煩擾的，——她彷彿覺得照在珠兒眼中那面小黑鏡上的並不是她自己的縮小的畫像，卻是另外一張面孔。那張面孔是那鬼一般的，充滿着微笑的惡意，然而又像是她所非常熟悉的一副面目，只不過難得見一個微笑，又從來沒有那種惡意罷了。彷彿一個邪惡的精靈佔據着那個小孩，剛在那一刻兒帶着譏諷的笑臉往外探望。從此以後，赫絲脫會有許多次數被這種幻覺所苦，不過比較的不鮮明。

有一個夏天的下午，珠兒已經會在四處跑了，她在採擷一手把一手把的野花，一一扔到母親

懷裏，以爲戲樂；每一扔中了那個猩紅字母，她就像個小鬼似的，一來一往跳起來。赫絲脫的第一個衝動，是要舉手遮住她的胸口。但不知是由於傲慢或是服從，或是因感覺到她的刑罰原是應該拿這種說不出的苦痛構成的，她拒絕了這個衝動，筆挺的坐在那裏，蒼白得像死一般，傷心地看着小珠兒的放蕩的眼睛。花的擊射還是繼續的來，差不多每一朵都射中那個符號，將母親的胸中埋在一二次的損傷之中，這種損傷是她在這個世界裏找不到藥來醫治，在別一個世界裏也不知從何處去找藥的。末了，她的箭已經射完了，那孩子就靜靜的站着，注視着赫絲脫，仍有那個笑嘻嘻小鬼影從她的黑眼睛的不測深淵裏窺探出來，——或不知它究竟有沒有窺探，她母親總是這麼想像着的。

「孩子，你到底是誰呀？」母親叫道。

「唷，我是你的小珠兒呀？」孩子答道。

但是當珠兒說這話的時候，她又笑了，並且又一來一往的跳起舞來，還是帶着一個小鬼的幽默的姿勢，也許接着的一個惡作劇就是要飛上烟囱去了。

「你當真是我的孩子嗎？」赫絲脫問題。

她這句話並不是隨隨便便問出來，卻是認認真真問的；因為珠兒實在聰明得奇怪，以致她母親一半懷疑着，不知她究竟已經知道沒有她自己的身世，並且應不應該現在就和她說個明白。

「是的；我是小珠兒！」那孩子繼續演着她的滑稽把戲重複道。

「你不是我的孩子！你不是我的珠兒！」母親一半玩笑的說道；因為雖在她最深的苦痛之中，她也常常會有玩笑的衝動的。「那末，你告訴我，你到底是誰？是誰叫你到這裏來的？」

「那你告訴我罷，母親！」孩子說着，有些認真起來，跑來赫絲脫跟前，緊貼在她膝頭上。「你告訴我罷！」

「你的天父叫你來的！」赫絲脫·普林答道。

但她說這話時的遲疑神氣，卻逃不過那孩子的敏銳的觀察。不知出於她平常的那種惡作劇呢，或是有一個惡的精靈在鼓動她，她豎起她的小小的中指，觸了觸那個猩紅字母。

「他並沒有叫我來！」她積極的說。「我是沒有天父的！」

「嚇，珠兒，嚇！你不可以這麼說的！」母親抑下了一個呻吟說道。「我們都是他差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就是你的母親，我也是他差來的。何況你呢！要不然的話，你這古怪的小鬼一般的孩子是從那裏來的呢？」

「告訴我！告訴我！」珠兒重複道，但態度已不認真，卻是笑着的，而且在地板上蹦跳着。「是必得你纔能告訴我的。」

可是赫絲脫也並不能解決這問題，因為她自己在一個幽暗的疑陣裏面。她在微笑和震懼的態度之間，記起鄰近的鎮上人的談論來了；他們找來找去，找不出這種孩子的父親來，又看看她的性情生得有些古怪，就都以爲珠兒是鬼養的；因為據他們說，自從舊天主教的時代以來，這種鬼養的孩子是偶然要有的，都由於母親的罪孽，纔生下世來造孽作惡。就如路德，（註二）據僧侶中的他的仇人誹謗起來，也就是這種鬼種的孩子；而且在新英格蘭的清教徒當中，這種鬼養的孩子也不止珠兒一個哩。

（註一）希臘神話卡德麥斯（Cadmus）是斐尼基的王子。他在底比斯（Thebes）地方殺了一條龍，把龍牙齒種下

去，長出一個隊伍來，彼此相殺，終至只剩五人，便是底比斯的始祖。

(註二) 卽馬丁路德宗教改革者。

七 州長的大廳

有一天，赫絲脫·普林帶了一雙手套去到貝林罕州長的巨邸，那雙手套是他叫她定鑲定繡，預備舉行什麼國家大典的時候帶的；因為雖則爲了一次民衆選舉的機會，曾經使得這位前統治者從他的最高階級降下一二級，他卻仍舊還在殖民地的長官當中佔據一個榮譽而有勢力的地位。

除了交付一雙繡成的手套之外，這一次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得多的理由，逼得赫絲脫去求見一個在殖民地事務上有着這麼大的權力和活動的人物。原來她曾經耳聞到，一部分在宗教和政治上抱着較嚴肅主義的領袖居民有了一個圖謀，要想奪走她的那個孩子了。因爲上文已經提及，這一班好人兒假定了珠兒是魔鬼的種子，所以發了基督教徒的善心爲顧全那母親的靈魂起見，而主張從她的路途上移開這麼一塊絆腳石，那是不無理由的。又以爲倘若那個孩子果真在道德

上和宗教上能夠發達，並且具有最後得救的要素的話，那末將它移轉給比在赫絲脫·普林手下更賢明更優良的監護，它的那些優點也一定會享受到更優美的前途。贊助這個圖謀的人們當中，貝林罕州長據說是最慇懃的一個。像這樣的事情，到後來是只會交給不能高過一鎮上的區務委員去辦的，在當時卻會成爲一個公開討論的問題，並且能得顯赫的政治家來參預，看起來似乎奇怪，而且實在可笑得很的。但在那種混沌初開的時代，即使是比赫絲脫和她孩子的福利更少公衆利害關係更加無足重輕的事項，也要跟立法者的審議和國家的議案混爲一談。從前的時候，關於一頭豬的財產權之爭，就不但要在殖民地立法團體中引起一場激烈殘酷的論戰；並且足以釀成立法體制本身的重要的修改。這樣的時代，即使比我們這故事中的時代早一些，也是早不了多少的。

因此，赫絲脫·普林懷着滿腹的憂慮——卻又分明意識着她自己的權利，覺得那一邊的公衆，這一邊的這個有自然的同情作爲後盾的孤零的女人，彷彿其間不見得就不勢均力敵——因就從她的寂寞的矮屋中動身而去了。小珠兒當然是她的侶伴。她如今已經到了能夠跟在她母親

身邊輕快地跑的年齡，而且從早到晚一逕都在運動的，以前比這再長些的路程也跑過。然而往往，由於任性的地方居多，由於必要的地方居少，她要要求抱起來；但馬上就又同樣迫切的重新要下地去，這纔在赫絲脫前頭草鋪的小徑上跳躍而前，免不得要有多次無傷的失足和蹉跌。我們已經說起過珠兒的富豐和侈艷的美；以濃厚而鮮明的色彩照耀着的美；光艷的面容，深沉和光耀並臻強度的眼睛，現在已經是一種濃厚光澤的褐色，過幾年之後差不多近於全黑的頭髮。有火在她的身上，貫澈她的全身，她似乎是一個熱情的俄頃的未曾預計的萌蘗。她母親在設計孩子的服裝時，曾經容許她的想像的華艷傾向充分發揮出來；當時給她穿的是一件大紅天鵝絨的寬衫，剪裁很別緻，用金線豐富地繡着奇花艷彩。這樣強力的色彩，倘若和比較不鮮艷的面色相映起來，一定要使它黯然失色，但珠兒的美卻是奇妙地適合，並且使她成爲曾在地面上跳躍過的最最明艷的一支小小的火燄了。

但是這套衣服上，實在是那孩子的全副相貌上，都具有一種奇特的屬性，要使得看見的人不可抗拒不可避免地想起赫絲脫·普林判定要在胸口上佩帶的那個符號來。這就是那個猩紅字

母另外換上了一個形式；那個猩紅字母被賦與了生命！這其中的相似點，是那母親自己存心把它造成的，彷彿那一點紅色的污辱曾經深深地灼進了她的腦子，以至於她所有的概念都取得它的形式；曾經濫用了許多鐘點的病態的才情，來創造出她的愛情的對象跟她的犯罪和苦難的標誌之間的一個類似。但實際上，珠兒一面是她愛情的對象，一面也就是她的犯罪的標誌；而正唯因有這樣的合一性，赫絲脫方纔能夠這麼完全的拿她的相貌來代表那個猩紅字母。

當那兩個行路人走進市鎮的境界時，那些清教徒的孩子們都從他們的遊戲——或是在那些陰鬱的小鬼當中當做了遊戲的事情——裏面擡起頭來看，並且嚴肅地彼此交談起來：

「你看，實在的，那是那個猩紅字母的女人；還有，老實說罷，跟她在一起跑的就是那個猩紅字母的肖像呢！那末，來罷，我們把爛泥來扔他們！」

但是珠兒是個無所畏懼的孩子，她皺了一回眉，頓了一回足，拿她的小手演了種種恫嚇的姿勢之後，就突然向她的敵人的陣裏衝了進去，把大家一齊趕跑。在她對他們的那種凶猛的追趕之中，她就像似一種嬰稚的惡疫——猩紅熱或是像這樣的一種半生毛羽的裁判天使——它的使

命就是來懲罰那個方興世代的罪惡的。她也大喊大嚷，用出了巨量的聲音，無疑的，要使得那些逃難者的心在內裏大大的震撼。勝利完成了，珠兒就靜靜的回到她母親身邊來，微笑着仰視她的臉。

於是再沒有其他的冒險，他們達到貝林罕州長的住處了。那是一所大大的木屋，建築的樣式現在我們比較古舊的城市的街上還存有標本；如今是已長滿了青苔，傾圮而垂敗，使人想起那朦朧的四壁之間所曾發生所曾經過的許多悲歡情事，或尙記憶，或已遺忘，不免觸起了傷感。但在當時，那房子，外表上顯著一種壯年的鮮旺，又從那日光燭照的窗口耀出一個從未有死進入過的人類住宅的歡欣。原來那房子確實具有一種很是爽適的氣象；牆壁上洒着一種的粉飾泥灰，中間混以多量碎玻璃的斷片，以致當日光斜照在那大廈的前面時，就彷彿雙手捧着大把的鑽石向上面拋擲一般。這樣的燦爛，是適合於阿拉廷（註一）的宮殿的，對於一個嚴肅的老清教徒的統治者的巨邸倒不大相配。它還裝飾着奇怪的並且似乎神祕的人物和圖案正適合那時代的怪異的趣味，這是當初泥灰新塗上的時候就畫起來的，現在已經堅硬而耐久，可以留給後代人的欣賞了。

珠兒看着房子上的這種奇觀，就開始蹦蹦跳跳起來，迫切要求着把整片日光都從房子前面

剝下來，給她玩耍。

「不，我的小珠兒！」她的母親說。「你必須要收集你自己的日光。我沒有日光可以給你！」

他們走近了門口；那是穹形的，兩側各鑲着一根細塔，或是一種突出建築物，又各都開着格子窗，有木製的百葉窗扇可以隨時關閉。赫絲脫扳起門上的鐵錘，傳了一個信進去，就有州長的奴隸之一來應門；他本是一個自由的英國人，現在卻是一個期限七年的奴隸。在這期限之中，他要做他主人的財產，並且是同一頭牛或一把摺椅一樣可以交易買賣的商品。那奴隸穿着藍色的衣服，那是當時及許久以來英國世襲舊邸中奴僕們的習慣服裝。

「可敬的貝林罕州長在家嗎？」赫絲脫問。

「是的，在家，」那奴隸睜大着眼睛釘在那猩紅字母上回答，因為他新來這裏，從來沒有見過這東西。「是的，大人在家。但是他跟一兩位牧師在那裏，還有一位大夫。你現在也許見不着大人。」

「不過，我要進去，」赫絲脫·普林回答，而那奴隸大概因見於她那堅決的神氣，以及她胸口中那個閃耀的符號，當她是地方上什麼闊太太，就不加闖阻了。

於是那個母親和小珠兒就被容納進門廳裏面。貝林罕州長之計劃這個新住所，是仿照着他故鄉賅財產的紳士住宅的。所以這裏是一個廣闊而相當高敞的大廳，從屋子的前面一直通到後面，成功了一種過道，跟其他所有的房間都可以多少直接地通達。在一極端，這間寬大的廳是由那兩支塔上兩個窗口照亮的，那兩支塔在門口的兩邊各成一個小小的壁龕。在其他的一端，雖則部分地被一面幔幕障蔽了，卻有一個我們在古書裏讀到過的弓形的廳窗照得更加明亮，並且設有一個深而有墊的坐席。這裏，在那墊子上，放着一冊對摺本的大書，大概是英國紀年史，或是其他像這樣有實質的文學；正如我們現在，把金漆的書本散放在中央桌子上，以備來客偶然翻閱一般。廳上的傢具有幾張笨重的椅子，靠背上精緻地雕着一圈圈橡樹的花；還有一張桌子，也是同樣作風的；全部都屬於依利薩伯時代或是更早的時代，並且是由州長的老家搬到這裏來的祖遺物。在桌子上，放着一隻很大的白鐵酒杯，以誌古時英國人好客的雅度並沒有被遺落在祖處；那大杯的底裏，倘如赫絲脫和珠兒曾經窺探過一下的話，當可以看見新近喝過酒的殘餘泡沫。

牆上掛着一列畫像，畫着貝林罕一族的祖先，有的胸口上披着鎧甲，其他的穿着非武裝的縐

領和寬袍。所有的都以古舊畫像一定要有的那種莊嚴肅殺爲特徵；彷彿他們並不是那些逝世名人的像，卻是他們的鬼，並在注視着活人的行事和享樂，而加以嚴厲而不肯寬假的批評。

約在那鑲着大廳四週的橡木複壁的中心，掛着一套鎧甲，並不像畫裏畫的那樣一件古代的遺蹟，卻是最最近代的；因爲它就是貝林罕州長到新英格蘭來的那一年倫敦一個巧匠所製造的全套之中計有一頂鋼鐵的頭盔，一面胸甲，一具頸甲及脛甲，還有臂鞴一雙，下掛着長刀一柄；所有這一切，特別是那頭盔和胸甲，都擦得非常之亮，以至於發出閃閃的白光，在地板上到處放射着。這一套明晃晃的甲冑，並非專爲無謂的誇耀之用，卻曾經那州長在許多檢閱場和演武場上服用過的，又在比科德（註二）之戰，也曾閃耀在一個列隊的前頭。因爲貝林罕州長雖則由一個律師出身，也跟他的同行們一樣，慣於談論培根、科克、諾易、芬赤之流的，（註三）但是這個新國度的局勢，已經使他變成不但是個政治家和統治者，並且是個軍人了。

小珠兒——她之喜歡那套明晃晃的甲冑，是跟喜歡那房子的光耀的前部一般的——因而費了一切時，只對胸甲上那面擦亮的鏡子看着。

「母親，」她喊道，「我看見你在這裏呢。看罷！看罷！」

赫絲脫爲遷就孩子起見，就看了看；由於那面凸鏡的特殊作用，她看見那個猩紅字母特別張開擴大起來，以至於成爲她全身最最觸目的特色。真個，她似乎是被那字母完全遮沒了。珠兒又往上指一指，指着頭盔上映出的一個類似的像；一面對她母親笑笑，帶着她那小面容上非常熟稔的那種惡作劇的表情。那一副嬉皮笑臉的面目，也同樣映在鏡裏，卻是變得更闊大更厲害了，以致赫絲脫心裏感着那並不是自己孩子的影象，卻是一個裝着珠兒形狀的小鬼的影象了。

「來罷，珠兒，」她把她牽了開去，說。「來看那邊那個美麗的花園罷。也許我們可以到那裏去看花去，比我們在樹林裏看見的更美麗的花。」

因而，珠兒就跑到大廳那極頭的凸窗那裏，打一條園徑看過去；那徑上一路鋪着剪得短短的草，夾着硬加栽種而未成熟的灌木。不過看主人的意思，也好像已經覺得英國人對於裝飾園藝的嗜好在大西洋這邊這種堅硬的泥土和劇烈的生存競爭之間是無法可以維持的，因而已經放棄了這種努力了。甘藍菜很樸素的長着；一條南瓜藤托根在一段距離之外的，從空隙的地方迤邐而

過，將它的龐大果實之一直接貯放在那廳窗的底下，彷彿是在警告那州長，說這一塊植物的黃金就是新英格蘭的土地所能供給他的最富麗的一件裝飾品了。然而也有少數幾棵玫瑰花叢，以及幾株苹菓樹，大概就是第一個移居到這半島上來的布拉克斯吞牧師（註四）——那個跨在牛背上馳騁過我們全部古代紀年的半神話的人物——所栽種者的苗裔罷。

珠兒一看見那玫瑰花叢，就哭嚷着要去摘一朵紅玫瑰來，再也哄她不住。

「不要響，孩子，不要響！」她的母親迫切地說。「不要哭，親愛的小珠兒！我聽見園裏有聲音。園子來了，先生們跟他一同來的！」

事實上，果然有一羣人打那園徑上向這屋子走近來了。珠兒對於她母親要想使她安靜的嘗試全然不管，及發了一聲鬼一般的尖叫，這纔靜默下去，但並不是由於什麼服從的觀念，卻是因為那些新的人物的出現，而她性情之中那種迅速易動的好奇心被激起了。

（註一）Aladin, 天方夜談中的一個具有魔術的青年。

（註二）Pequod, 從前佔據 Connecticut 東部的一個好戰的西印度民族，一六三七——一六五五年間與英國

殖民地戰，被殺殆盡。

- (註三) 培根(Sir Nicholas Bacon, 1509-1579) 英國哲學家及政治家。科克(Sir Edward Coke, 1552-1634) 英國著名裁判官。諾易(William Noye, 1577-1634) 英國法學家。芬赤(Finch, 1631-1662) 英國著名律師及政治家。

- (註四) William Blackstone 於一六二三年頃初至波士盾傳教，老來步履艱難，乃乘牡牛行於市中。

八 鬼孩兒和牧師

貝林罕州長穿着一件寬大的長袍，戴着便帽——就是老年紳士們家居不見客時所愛戴的那種，——走在最前，看樣子是在炫示他的產業，並在絮說他的改進計劃。灰色的鬍子底下圍着一圈詹姆士王時代的古式闊縐領，使得他的頭顱很像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裏一般。（註一）他那種神情所給與的印象，如此其嚴肅而凜烈，又覺其風霜侵蝕，已不止是向老之年，倘拿這和他在四周圍竭力經營的人世享樂的設備對照起來，是難可以調和的。然而我們那些嚴肅的祖先，雖則常常說到想到人類的生存都只屬於一種辛苦和鬭爭的狀態，雖則毫無僞飾地準備着爲服從義務的命令而犧牲財產和生命，而若假定他們良心上情願捨棄這些穩在他們掌握之內的舒適或甚至於奢侈的工具，那便是一個錯誤。舉例來說，那個從貝林罕肩膀上看過去可以看見一部鬍子白如雪片的可敬的牧師約翰·威爾遜，就從來不曾宣傳這種信條；這部鬍子的主人卻正在提議，說

梨子和桃子也還可以移植於新英格蘭的氣候，並以爲紫蒲萄也可以勉強叫它靠這日光照耀的圍牆之上繁榮起來。那位老牧師是在英國教堂的豐富胸懷裏養育的，他對於一切美好舒適的東西卻有一種堅確不拔的合法的嗜好；而且他在講壇上，或當公開譴責像赫絲脫·普林那樣犯罪行爲的時候，無論顯得怎樣的嚴肅，他的私生活中的溫煦的仁慈卻替他贏得比他的任何同業都更溫暖的愛慕。

在州長和威爾遜的後邊，又來了其他兩個客人；一個是亞塔爾·丁米司兌爾，他就是讀者總還記得，對於赫絲脫·普林被羞辱的那一幕，曾經暫時勉強來參與過一份的；跟他緊緊靠在一起的就是老羅澤爾·乞林渥斯，一位對醫道極其高明的人物，過去兩三年中一逕都住在鎮上的。據說這一位博學之人不但是那青年牧師的朋友，同時也是他的醫生，因爲那位牧師近來在職務上操勞過度，以致健康蒙了嚴重損害了。

州長在衆客之前，升上一二級，推開了那大廳窗的窗扇，就發覺自己在小珠兒身邊了。門帘的影子落在赫絲脫·普林身上，把她掩蓋了一部分。

「這裏是什麼？」貝林罕州長驚異地看着他前面那個猩紅的小小形像說。「我老實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樣的東西，自從我在詹姆士老王的浮華時代以後，當時我是一選以得被容納於宮庭假面跳舞為榮的！在那時候，碰到放假日子，常有一羣這樣的小妖魔，我們都稱為司宴者（註二）的孩子。但是這麼一個怎麼會到我廳上來的呢？」

「啊，實在的，」善良的老威爾遜喊道。「這是什麼一隻紅毛的小鳥呀？我想起來，當太陽照過顏色富麗的窗口，並在地板上描出金色的和猩紅的影像時，我也看見過正如這樣的形像。但那是在故國的事了。你說，孩子，你是誰，你的母親為什麼要把你打扮得這麼奇奇怪怪的？你是一個基督教的孩子嗎？——嗨？知道你的教義問答嗎？或者你是那種頑皮的小鬼或妖魔之一，就是我們以為跟天主教的其他殘物一同遺棄在快樂的老英格蘭了的呢？」

「我是母親的孩子，」那個猩紅的幻影說，「我的名字叫珠兒！」

「珠兒！——寧可是紅玉罷！——或是珊瑚罷！——或照你的顏色看起來，至少也該是紅藍！」那老牧師一面回答一面伸出手去徒然嘗試要去撫摸小珠兒的面頰。「可是你的這位母親

在那裏呢？！我知道了，」他接着說；這纔就轉身朝着貝林罕州長，低語道，「這就是我們在一起商量過的那個孩子了；你看，這裏就是那不幸的女人，赫絲脫·普林，她的母親呢！」

「你說她不幸嗎？」州長嚷道。「不過，我們可以斷定這樣一個孩子的母親必定是個猩紅的女人，並且是一件可貴的巴比倫淫婦（註三）的標本！可是她來得正好；我們就來把這事查問一下罷。」

貝林罕州長從窗口裏踏進大廳，他的三個家人跟着他。

「赫絲脫·普林，」他說着將他那副天然嚴肅的眼光停在那猩紅文佩帶者的身上，「近來有很多關於你的問題。有一點已經着重地討論過，就是在有權有勢的我們這方面，要把像那邊那個孩子那樣一個不朽的靈魂交托給一個曾經跌進世陷阱中的人的指導，是否能算盡了我們良心上的責任。你說罷，你是孩子親生的母親！你想想看，爲你這小東西暫時和永久的幸福打算，難道不該叫她不由你負責，而去穿着樸素的服裝，受着嚴格的訓練，而教以天上和地上的真理嗎？你在這一方面，能夠給孩子幫什麼忙呢？」

「我能把我由這上面學來的東西教給我的小珠兒！」赫絲脫·普林將手指放在那紅色的符號上回答。

「女人，這是你的羞辱的徽章呢！」那嚴肅的行政官答道。「就因為那個字母所指示的污點，我們纔要把那孩子移轉給別人手裏去的。」

「不過，」那個母親平靜地卻是變得更加慘白地說道，「這個徽章曾經教了我——天天都在教我——就是這一刻兒也還在教我——以能使我的孩子更加聰明更加善良的功課，雖然於我自己一點兒沒有益處。」

「我們會得審慎判斷的，」貝林罕說，「並且會得仔細的決定辦法。好威爾遜先生，請你考試考試這個珠兒——那就是她的名字，——看她有沒有像她這樣年齡的孩子所應有的基督教的教養。」

那老牧師在一張靠手椅上坐了下來，努力把珠兒拉進他的兩膝之間。但是那孩子，除開自己的母親之外，向來不慣受任何人的親密的接觸，就從那開着的窗口逃了出去，站在上層的臺階

上，看起來像是一隻熱帶的野鳥，長着富麗的羽毛，預備要飛入上空去。威爾遜先生因這一下決裂吃驚不小，——因為他是一種老祖父般的人物，尋常是孩子們的極大的寵愛，——然而仍舊嘗試進行他的考試。

「珠兒，」他裝起很莊嚴的神氣說，「你對於教訓必須要注意，使得到相當時期，你可以把重價的珠子（註四）掛在你胸膛上。你能告訴我是誰造你的嗎，我的孩子？」

珠兒是很曉得誰造她的；因為赫絲脫·普林是個虔敬家庭的女兒，她跟孩子談起了天父的事情之後，就把人類精神無論在怎樣未成熟的階段都很熱心吸收的那些真理開始報告給她了。因此，這在三年生活期間裏面已經獲得博大造詣的珠兒，就已能夠勝任新格蘭初階（註五）或是韋斯敏斯德教寺問答（註六）首段的考試，雖則對於這些著名作品的外形都並不會認識。但是所有的孩子都多少有一點執拗性，而小珠兒又比別人加多了十倍，如今在這最不合宜的頃刻，這種執拗性卻完全佔據了她，閉住了她的嘴，或是逼得她說錯話了。她起先把手指塞在嘴裏，對於好滅爾遜先生給她的問題表示了多次令人不愉快的拒絕，最後她纔回答說她並不是造成的，卻是她

的母親從那監獄門口長着的野薔薇叢裏摘來的，

這一個幻想，大概由長在近旁的州長的紅薔薇的暗示而起，因為珠兒當時正站在窗外，又加上她到這裏來時經過監獄門首，確曾看見過那薔薇花叢，如今還在她的記憶裏。

老羅澤爾·乞林渥斯臉上帶着一個微笑，在青年牧師的耳朵裏低聲說了些什麼。赫絲脫·普林看了看那個多才多藝的人，雖在自己的命運正當緊要關頭的時候，也免不得吃了一驚，因為她看見他的面容已起了極大的變化——變得更加醜惡了——他的黝黑的皮色似乎更加灰黯了，他的面目也更不像樣了——自從她熟知他的時候起，她跟他的眼睛接觸了一刻兒，但馬上就不得不把她的全副注意放在目前正在展開的場面上。

「這是奇怪的！」州長從珠兒的答話引起他的驚異裏面慢慢恢復過來叫道。「她是個三歲的孩子了，可是連誰造她都說不出來呢！沒有問題的，關於她的靈魂，它目前的敗壞，以及日後的命運，她都同樣的茫然無知的。列位，照我想起來，我們也無用再問下去了。」

赫絲脫抓住了珠兒，將她猛力地摟到懷裏，拿一副幾乎是凶險的面容去對着那老清教徒的

官長。她如今是單獨住在世界上，已被世界所拋棄，只有這獨一的寶物維持她心中的一點活氣，所以她覺得她具有一種難以取消的權利可以反抗世界，並且預備着死也要防衛這權利。

「這個孩子是上帝給我的！」她嚷道。「上帝給我這個孩子，是賠補他從我這裏奪去的其他一切的。她是我的幸福！——同時她也是我的苦惱！珠兒在這裏維持我的生命！珠兒也叫我受刑罰！你們難道沒有看見，她就是那個唯一惹人之愛而又具有一百萬倍的能力來譴責我的罪惡的猩紅字母嗎？你們不應該把她拿走的！要拿我就先死！」

「我的可憐女人，」那個並非不和善的老牧師說，「孩子會得好好照管的啊！——比你自己的照管起來要好得多。」

「上帝把她給我保管的，」赫絲脫·普林又重複一遍，聲音提高到差不多成了尖叫了。我決不肯把她交出的！——說到這裏，由於一個突然的衝動，她朝向了那個青年牧師丁米司兌爾先生，原來直到這一刻，她似乎一次也不會把眼睛朝向他過。「你也替我說說呀！」她嚷道。「我是我的牧師，你對於我的靈魂負着責任，你比這幾位先生們都知道我清楚些。我是不肯丟掉孩子的！替

我說說呀！你是知道的，——因為你有同情，就是這幾位先生所缺乏的！——你知道我心裏的事，也知道一個母親的權利，而且當那母親就只有她的孩子和那猩紅字母的時候，她的權利是應該強得多的呀！請你要注意！我是不肯丟掉孩子的！請你注意！

這樣撒野和奇特的申訴，表明赫絲脫·普林所處的境地已經惹得她差不多發狂了，經這一來，那位青年牧師馬上走上前去，蒼白着臉，將手擡上心頭上，因為碰到他那特別神經過敏的氣性被激動起來的時候，他的習慣是這樣的。這時候他的神色，比之在赫絲脫公開受辱那場面中我們描寫他的，更見得愁苦而憔悴；而且不知由於健康的衰落，或任何的原因，他那雙大而黑的眼睛有着無限的痛楚在它們的煩惱憂愁的深處。

「她說的話是具有真誠的，」那牧師開口道，聲音是甜蜜的，顫抖的，卻是強力的，以至於大廳上發出回音，而且那副空洞的鎧甲也因而振響，——「赫絲脫說的話裏具有真誠，激起她來說這話的感情也有真誠！上帝給了她這個孩子，並且給了她一種關於這孩子的性情和需要的本能的知識，——因為它的性情和需要都似乎非常特別，不是其他的人類所能具有的。而況，在這個母親

和這個孩子的關係裏面，不是具有一種非常神聖的品性嗎？」

「哦——這是怎麼說法，好丁米司兌爾牧師？」州長打斷他道。「我請你說個明白！」

「這是一定如此的，」牧師繼續道。「因為，倘使我們認爲不如此，那末我們豈不就是說，那在天之父，那一切肉體的創造者，只是輕輕的承認一樁犯罪的行爲，而不顧及褻瀆的姦淫和神聖的戀愛之間的區別嗎？這個由它父親的犯罪和它母親的羞辱所生的孩子，是從上帝手裏來的，目的就是對於這個這般迫切而淒楚地辯護着保留它的權利的人，用着多種樣子去感化她的心。它是爲着祝福而來的，爲着她一生中唯一的祝福而來的，同時，正如那個母親自己告訴我們，它無疑的也就是一種譴責；也就是一種煩惱，叫她要在許多不及意料的時候感到的；也就是一種悲傷，一種芒刺，一種在不寧的快樂之中永遠要復起的痛楚！她不是已經把這種思想表現在這可憐孩子的服裝上，而這麼強力地使我們記起那個灼炙她的胸膛的紅色符號了嗎？」

「這話也很對！」好威爾遜先生嚷道。「我是恐怕這個女人除了拿她的孩子來做一種哄人的幌子之外沒有更好的用意呢！」

「哦，並不這樣！——並不這樣！」丁米司兌爾先生繼續道。「請你相信我，她是能在這孩子的存在上面認出上帝所造成的莊嚴神蹟的。而且她也許還能感到這個恩物所以給與她的最最重要的用意，就是要使那母親的靈魂可以生活，並且保全着她，不至墜入撒但竭力設法要她進去的那種罪惡的更黑的深淵裏去，——這，照我想來，就是的的確確的真實！所以，在這個可憐的犯罪女人，她之得有一個具有不滅靈魂的孩子，一個能夠享有永久快樂或悲哀的存在，交托給她去照管，——給她去拿正義訓練起來，——時時刻刻提醒她自己的墮落，——然而又能教訓她，彷彿靠着造物主的神聖保證一樣，就是如果她把那孩子帶上天去，那孩子就會把它的母親帶到那裏去，——這樣，對於她是有好處的！而在這裏面，也就是這犯罪的母親比之那犯罪的父親較為快樂的地方。那末，爲赫絲脫·普林計，也同樣爲那可憐的孩子計，我們就讓她們留在造化所認爲適當的地位罷！」

「我的朋友，你的話說得怪懇切呢，」老羅澤爾·乞林渥斯對他微笑着說。

「而且我的這位青年教友的話裏還含有鄭重的深意，」威爾遜牧師補上道。「你怎麼說呢，

可敬的貝林罕先生他不是替這可憐的女人辯護得很好嗎？

「實在他辯護得很好，」州長答道，「而且說的理由很充分，我們只得把這樁事情暫時擱起了；至少在這女人沒有傳出其他醜聲的期間，我們讓它維持原狀罷。不過我們得要注意，那孩子在教義問答上必須由你或是丁米司兌爾先生給她相當的規定的考試。而且到了相當時期，又得教區指導員留意，要她上學校和做禮拜都得去的。」

那青年牧師說完話之後，就已從那集團裏面退出數步，把面孔一部分藏在窗帘的沈重摺疊之間站着了；而他那由日光投射在地板的影子，則帶着他的申訴中的奮激在顫抖。珠兒，那個撒野浮動的小鬼頭，躡手躡足的走到他跟前，將他的一隻手抓住在自己的雙手裏，把她的面頰熨貼在上面；這一下溫撫來得非常柔和，而又毫不覺其唐突，以致正在看着的她的母親，不由得問自己道：——「那是我的珠兒嗎？」但是她知道，孩子的心裏是有愛的，雖則大都以熱情的形式流露出來，像現在這樣之被溫情所軟化，生平並不會有過兩次。那牧師——因為除了求之已久的女人對於自己的尊敬之外，覺得沒有東西能比孩子對於自己偏愛的表示更為甜蜜，因為那是由一種精神

的本能自然而出來的，所以在不言之中，似乎我們身上真有什麼東西值得人愛了，——那牧師四面看了看，將手放在孩子的頭上，遲疑了一刻兒，然後吻了她的額頭。小珠兒這種不常見的感情分並不延續長久；她笑了笑，就向大廳上跳呀跳的跳下去，跳得腳步非常輕靈，以至於老威爾遜先生竟提出她的腳尖是否着地的問題來。

「這小妞妞是有魔術的，我老實說，」他對司米丁兌爾說道。「而且她還用不着老太婆的掃帚柄才飛的呢！」

「怪孩子！」老羅澤爾·乞林渥斯批評道。「她身上有着母親的成份是容易看出來的。諸位先生，你們想想看，要想分析那個孩子的天性，而從它的構造和模型上去猜中她父親是誰，豈不是出乎哲學家的研究能力之外嗎？」

「不在這樣一個問題裏面，要靠世俗的哲學去追尋線索，那是有罪的，」威爾遜先生道。「還不如適用齋戒和祈禱來解決的好；而且更好是，就讓目前的神祕維持下去，且等造化自然來洩露真情罷。要這麼的話，每一個善良的基督教男子就都有名分可以對這可憐被棄的孩子表示父親

的慈愛了。」

事情既這麼滿意的結束，赫絲脫·普林就帶同珠兒，從那所房子離開了。當她們走下臺階時，據確實的傳說，曾有一間房間的窗格子被打開來，日光裏插進了喜賓司夫人的面孔，那就是貝林罕州長的壞脾氣的姊妹，不數年之後被當作一個巫婆處決了的。

「喂，喂！」她說時，她那預示凶兆的面容似乎向那房子的新鮮欣喜的氣象上投了一個陰影。「你今天晚上願意跟我們去嗎？樹林裏面將有一個快樂的集合；我已差不多應許那惡魔，說美貌的赫絲脫·普林也來加入了。」

「你替我道一個歉罷，勞你的駕！」赫絲脫帶着一個勝利的微笑答道。「我必須就在家裏，看護我的小珠兒。要是他們已經把她拿了去的話，我就情情願願的跟你到樹林裏去，把我的名字簽在惡魔的簿籍上，並且還用我自己的血來簽！」

「我們不久就要你到那裏去的！」那巫婆將頭縮回去的時候，皺起眉頭說。

喜賓司夫人和赫絲脫·普林的這一次會見，我們如果假定它是實事而不是寓言的話，那末

那個青年牧師對於主張拆開一個墮落的母親和她的意志薄弱的產物之間的關係所提出的反對理由，就已經得到一個例證了。因為雖在這剛開初的時候，那個孩子就已把她從撒但的陷阱裏救出來了。

(註一) 新約馬太福音十四章八節：「請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裏拿來給我。」

(註二) 司宴者 (Lord of Misrule) 昔時宮廷及貴族宅邸中於耶穌聖誕節司遊戲饗宴之人。

(註三) 新約啓示錄十七章第五節：「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註四) 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五節：「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了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

(註五) New England Primer, 宗教改革以前供普通人用的一種祈禱書。

(註六) Westminster Catechisms, 一六四三——九年之間，所編定的 Larger and Shorter Catechisms。

九 醫師

在羅澤爾·乞林渥斯的名字底下，讀者總還記得是藏着另外一個名字的，不過那另一名字的原先佩用者已經決計永遠不讓人稱道的了。上文已經說過，在那目擊赫絲脫·普林公然受羞辱的羣衆當中，怎樣的站着一個男子，年已蒼老，面帶風塵，剛剛從險巖的荒境出來，滿望在那女人身上見到家庭的溫煦和歡欣，卻不料見她樹在衆人面前做着犯罪的標本。她的主婦的體面被蹂躪在所有人的腳下。恥辱當着熱鬧的市場在她周圍喋喋。對於她的親屬，要是消息傳到他們的話，以及對於她當初生活無玷時的同伴，是除開她的污辱的傳染之外，什麼都沒有留給他們的了——而那污辱的分布，則將和他們從前的關係的親密程度及神聖程度成爲嚴格的比例，決不至於遺漏的。那末在和那墮落女人關係最密切最最神聖的那個人，既然是取捨可由自決，又爲什麼要走上前去將這麼無足貪戀的一份遺產認爲己有呢？他決計不上她那羞辱的觀臺，站在她旁

邊去供人恥笑。他除赫絲脫·普林之外是沒有人認識的，而她又方法可以使她緘默，所以他情願將他的名字從人類的簿冊裏抽取出來，且以他從前的聯繫和利益而論，他也情願從生活裏完全消失，彷彿真已落在謠言久已指派給他的那個海洋的深底一般。這個目的一經達到，新的利益就會得馬上起來，同時也會起來一個新的目的；那，即使不算是有罪，總是不光明的，但有力量足以使他把全副精力都用上去。

依順着這種決心，他就用着羅澤爾·乞林渥斯的名字，卜居在那清教徒的城市裏，爲他介紹的就只有他自己的學問和知識，那是他具備到出乎尋常限度以外的。在他的前期生活裏，他的研究已經使他博通了當時的醫學，所以他就以一個醫師的身分而出現，也以一個醫師的身分而得當地人的誠懇歡迎。原來在殖民地，通曉內外醫方的藝人是難得碰到的。我們可以看出來，他們難得會分有那種驅使其他移民渡過大西洋來的宗教熱忱。照他們的人體研究看起來，那班人的較高尙和較精微的能力也許已經物質化，並且對於那副奇異機構的糾紛錯綜以及似乎具有充分的藝術來涵容生命的狀態，也許他們已經失掉精神的生活觀了。總之波士盾這個好城市的健

康，在醫藥所能爲力的範圍內，一向都在一位高年的副牧師兼藥劑師的監護之下，不過他的信用，實在得之於他的虔誠和他那儼然的儀度，並不是由他那一紙醫師證書造成的。至於唯一的外科醫師，則不過在日常慣做的運用薙刀之餘，偶一行使那高尚的技術罷了。對於這樣一個醫師的團體，羅澤爾·乞林渥斯便成了一種燦爛的獲得。他不久就顯示了他的嫺熟古醫術的雄大機構；其中每一個方都開列着無數難得而多樣的藥品，彷彿是配合長生不老藥一般。而且，當他在西印度做俘虜時，他又曾獲得許多關於當地草藥藥性的知識；他也告訴他的病人，說這些簡單的藥品是自然給與未受教育的野人的恩物，他自己對於他們的信用，是不減於那經多數醫師化了幾世紀功夫悉心製造的歐洲藥劑的。

這位博學的來客，至少從他宗教生活的外表上說，是可作模範的，而他到了這裏不久，就已選定丁米司兌爾牧師做他精神的導師了。這青年的牧師，仍舊還在牛津享着博學的聲譽，在他的較熱心的崇拜者心目中，竟不亞於一個由天上派來的使徒，只要他能享有着並且工作到尋常的年壽，就可以對於那尙屬微弱的新英格蘭教堂建樹偉績，如同古初的神父們在基督教幼稚時代所

著的功績一般。但是在這個時期，丁米司兌爾牧師的健康分明是開始衰落了。在那些深知他的習性的人看來，總以為那青年牧師的面色之所以日見蒼白，是由於他對學問過於用功，對區務操勞過度，而尤其有關係的，是因他常常實行絕食和熬夜，以期防止他的俗軀的塵濁，使不至於障污他的精爽的明燈之故。有的人說，倘使丁米司兌爾牧師真個要死的話，那末這個世界就有充分的原因再不值得他的腳來踩踏了。他自己呢，他卻是一向謙虛的，所以對人表示他的信念，以為如果上天認為應該把他從人世上拿開去，那是一定因為他自己不值得在人世上盡這最最卑微的使命之故。不過關於他的健康衰落的原因雖然有這樣的意見歧異，關於他的健康衰落的事實是不會有問題的。他的形容是消瘦了；他的聲音雖然還是雄厚而甜蜜，卻有一種將就頹敗的悲哀的預言含在裏面了：往往有人看見他，每當他稍稍受了一點驚，或是突然遇到什麼意外的時候，他總要把手揪在心口上，先泛上一陣紅潮，然後是一陣蒼白，表示出他有苦痛。

當羅澤爾·乞林渥斯初來這個城市的時候，那位青年牧師是正在這樣的狀況中，正當他的曙光要在未應熄滅時候而熄滅的危急之際。乞林渥斯之進入這個局面中來，很少人知道他的來

歷，彷彿從天落下，或從地湧出一般，因而裝上了一種神祕色彩，且這神祕很容易升高為一種奇蹟。現在呢，人家都知道他是一個技人了；人家看見他採集藥草和野花，掏掘樹根，從樹林裏擷取樹枝，好像在常人眼中認為沒有價值的東西，他都看得出隱微的妙用。又聽見他說起克奈謨·狄克皮爵士（註一）和其他著名人物，——他們的科學的造詣，都是被人看做不亞於超自然的，——說是從前都跟他通過信或同過事。那末，他既在學術界居了這麼高的地位，又為什麼要跑到這裏來呢？他的活動範圍應該是在大城市裏，跑到這種荒涼地方來有何所求呢？爲了回答這樣的疑問，一種謠言就盛行起來，——而且這謠言不管是怎樣荒謬，卻有一些很有見識的人也相信的，——說是天上顯奇蹟了，這纔把德國大學裏的一個著名醫藥博士整個的從空中飄了過來，放到丁米司兌爾先生的門口來的呢！至於信念比較高明的人們，雖明知上天要達到它的目的，並不在乎用所謂奇蹟來收舞臺效果，卻也以爲羅澤爾·乞林渥斯之及時來到，是有一種天祐存乎其中的。

這種見解，因那醫師對那青年牧師曾經表示強力的關切，而得到了鼓勵；他以一個區民的資格去跟他接近，並且希冀從他那種天然沉着的敏感性裏去謀得友誼的眷顧和信任。他對於他的

牧師的健康狀態表示了大驚惶，卻仍急乎要嘗試給他療治，且若能及早從事，是似乎不必灰心於不能獲得好效果的。在丁米司兌爾先生的教羣之中，那些長老們，那些副牧師們，那些年老的婆婆們，那些年輕美貌的女子們，都一樣的主張他應該把這醫師這麼自告奮勇的技能來嘗試一下。丁米司兌爾先生則婉言謝絕他們的請求。

「我是用不着服藥的，」他說。

然而這青年牧師的面頰是一個禮拜一個禮拜的蒼白下去，瘦削下去了，他的聲音愈過愈顫抖了，而且他那樣將手撒在胸口上，現在是成了一種經常的習慣，不僅是一種偶然的姿勢了，那末他何以還能這麼說呢？他是倦於他的工作了嗎？他是情願死嗎？這些問題，都經波士盾比較年長的牧師們向丁米司兌爾先生嚴重地提出，而他教堂裏的副牧師們，則認為這顯然是上天放來的救援，而拒絕這種救援，照他們自己的話說起來，是應該「論」罪的。他默默的聽着他們，末了，纔應許跟那醫師去商量一下。

後來他踐了約，果然去請教老羅澤爾·乞林渥斯，說道：「倘若天從人願，那末與其要你的技

藝爲了我而得到證明，我是寧使我的勞苦，我的悲愁，我的罪孽和我的苦痛，在不久之後都跟我一時俱盡，使得其中的世俗的成份都埋葬到我的坟墓中，而精神的成份則跟我同到我那永久的境界裏去。」

「啊，」羅澤爾·乞林渥斯帶着那種不知是裝出來的或是天生來的標明他的一切態度的夷然神氣回答道，「一個青年牧師是很容易說這種話的。凡是年輕的人，根還沒有埋得深，是這麼容易把他們的生命放手的呢！尤其是聖潔的人們，既然在地上也是跟上帝一同走的，所以巴不能夠走開，去跟他到新耶路撒冷（註二）的金砌道上走去的。」

「不；」那青年牧師回答時，又將手放在心上，同時一陣的苦痛掠過他的額頭，「要是我支配到那裏去走的話，我就更能在這裏勞苦爲滿足了。」

「凡是好人總都把自己解釋得過於輕賤，」醫師說。

就像這樣，這神祕的老羅澤爾·乞林渥斯成了丁米司兌爾牧師的醫學顧問了。不但是那疾病使醫師發生興味，他並且頗有思想要去窺測這病人的稟性和特質，因此這兩個雖然年紀

相差很遠，卻漸漸的往來頗密了。爲了那牧師的健康，及使得那醫師可以採集藥草起見，他們常在海邊上或樹林中作長散步；把種種的談話去混入海浪的翻滾聲和紛呶聲裏，以及樹尖上的莊嚴的風聲裏。又往往到各人的研究室裏和退休室裏去互相訪問。那科學家對於牧師具有一種魔力，使他很願意和他在一起，因爲他在他身上認出了一種智識的教養，其精深廣博都是不同尋常的；同時又覺得他的思想浩瀚自如，在他自己的同業當中求之而不可得。老實說，他在這醫師身上發見了這種特質，雖不至於震駭，也是驚異了。丁米司兌爾先生是個真正的牧師，是個真正的宗教家，已把敬畏的情操大大發達起來，並已養成了一種心境，會得沿着一種信條的軌道強力地自策而前，歷久而愈見其深澈的。無論在怎樣的社會狀態裏，他都不會成爲一個所謂自由見解的人；爲求心地的安寧，他一徑都須感覺到周圍有一種信仰的壓迫，一面是拘束他，一面也就是撐持他在它的鐵框子裏。然而他偶爾從另一種智識的媒介去看宇宙，而放棄了他習慣的看法時，雖則快樂之中不免帶幾分的顫抖，卻總會感覺到舒適。每當這種時候，就彷彿是一個窗子大大的打開，而放進一陣較自由的大氣到幽閉窒塞的書齋裏一般；因爲他的生命正在這種幽閉窒塞的書齋裏消磨

了去，在燈光中，在悶塞的日光中，以及從書本裏發出的黴爛氣息中，無論它是內感的也罷，道德的也罷。然而那新進來的空氣又是過於新鮮，過於寒冷，吸久了也是不舒適的。於是那牧師，以及跟他在一起的醫師，又重新退回到他們的教堂所命之為正統的界限裏來了。

這樣，羅澤爾·乞林渥斯審慎偵查着他的病人，一面是看他的尋常生活，當其時，他的思想是按照習慣的路走的，但一面也看他被拋入了另一種道德境界中時的狀態，因為由於這種境界不大常見的緣故，也許會浮出一點新鮮的東西到他的性格的表面來的。他認為要嘗試給與一個人什麼好處，似乎不得不先知道那個人。在丁米司兌爾身上，思想和想像都是非常的活潑，感覺非常的敏銳，大概身體衰弱的根基就打在那裏。所以羅澤爾·乞林渥斯——那個有技藝的人，那個和善友愛的醫師——就努力要深入他的病人的胸懷裏去，去發掘他的主義，探索他的記憶，將一切東西都審慎地摸觸探試過，如同一個寶藏搜索者在一個黑暗的洞穴裏一般。一個研究家有了機會和特權來從事於這樣一種探索的工作，而又有技巧足以副之，那是難得有什麼秘密能夠逃得過他的。所以凡人胸中載着了秘密，就特別應該避免和醫師去親近。倘使一個醫師具有天生的靈

敏，又加上一種無以名之的東西（我們就叫它直覺罷）倘使他並沒有一種唐突人的自我主義，也並不露出他自己的顯明到叫人不愉快的特質；倘使他具有一種與生俱生的力量，能夠使他自己的心和他的病人的心融洽而無間，以致他的病人會得在不知不覺之中吐出他自己設想是只在思想的東西；又倘使他接受這種無意中流露的話語時，仍舊是坦然自若，且往往不用說話來表示同情，卻只用一個沈默一聲含糊的歎息，或偶爾說出個把字來，表明一切都已懂得；又倘使你所認為可以推心置腹的人，除了這種資格之外，再加上他那人人公認的做醫生的性格——那末，到了某種不可避免的瞬間，那個病人的靈魂必將渙然溶解，成了一條雖黑暗而透明的溪流淌了出來，把它的一切祕密都帶進了光天化日之下了。

羅澤爾·乞林渥斯之於上面所列舉的那些特質，是完全具備，或是多數具備的。然而時間過去了，照我們上文所說，確也有一種的親密滋長在這兩個都受過陶養的心靈之間，因為它們原有一塊跟人類思想和人類研究範圍一般廣闊的地面可相遇合的；他們討論過倫理上，宗教上，公共事務上和私人品性上的一切題目；他們兩方面，都會把自以為屬於私人的事項談得很多；然而照

那醫師想像起來，其中必有一個祕密的存在，而那祕密卻從來不會從那牧師的意識裏偷跑到他同伴的耳朵裏來過。於是那醫師不免懷疑起來，以為就是丁米司兌爾先生身體上的疾病，也不會對他明說出什麼性質。這樣的深沉真是奇怪的呢！

過了一些時，由於羅澤爾·乞林渥斯的提議，丁米司兌爾先生的朋友們就設了法，使得他們兩個同住在所房子裏：於是那牧師生活潮中的一起一落，都要經他那位熱心而親近的醫師過目了。這個大家都所切望的目的達到之後，全城裏都非常的快樂。大家都認為這是為那青年牧師謀福的最好方法；要說再好，就只除非一種辦法，那是那些自覺有權力可辦的人常常主張的，就是叫他從那許多精神上對他心悅誠服的如花少女之中，挑選一個來做他的虔誠的妻子。然而這一步，看來是沒有指望可以說服亞塔爾·丁米司兌爾去走的；他曾拒絕所有這種的提議，彷彿以為牧師的獨身生活，便是他的教堂紀律中的一條。所以，丁米司兌爾先生既然分明情願自己判定了該得一選在別人的餐桌上吃一點無味的殘屑，該得因他只肯在別人的爐旁取暖以至於畢生熬寒，那末這位靈敏，有經驗，又且仁慈的老醫師，而又對於那青年牧師兼具着兩親的愛和敬愛的，就似

乎是一切人類之中應該和他常時相伴的唯一人了。

這兩個朋友的新居是一個虔敬的寡婦所住的，她的社會地位頗好，而她所住的這所房子，則差不多恰好佔據着後來那座古蒼古色的王家禮拜堂所築的地面。房子的一邊有一片葡萄園，原來就是以撒克·約翰孫的園地，頗適於喚起嚴肅的回憶，對於牧師和醫師的職業都很相宜的。因那好寡婦的慈母般的關照，分給了丁米司兌爾先生一間前房，朝陽的，而垂着沈重的窗幕，需要時可以造成午時的幽蔭。壁上四周都掛着幛幔，據說是哥白林（註三）花毛氈織機上的出品，且不管它是真是假，上面織的是一段聖經的故事，關於大衛和拔示巴以及拿單的（註四）彩色還沒有褪，可是把那景中的美人畫得像那宣告災禍的預言家（註五）一樣面目猙獰了。在這裏，那個蒼白的牧師堆起了他的藏書，其中有諸神父的桑皮紙裝對摺本，有拉比斯（註六）的著作，有僧侶們的考證，就是一班奉新教的教士們雖然加以抨擊卻仍不得不拿它參照的。在那一廂，則羅澤爾·乞林渥斯布置了他的研究室和實驗室；在近代的科學家看來，當然連相當的完備也還說不上，可也具備了一架蒸溜器，以及配合藥品及化藥品的各種器械。得了這樣舒適的境地，這兩位學者就都

在各人的領土內坐了下來，但被此往來頗密，互相懷着好奇心考察着別人的事。

丁米司兌爾先生的最知己的朋友們，我們上文已經提起，對於這一切，都很有理由地設想做造物所安排的，目的就在恢復那青年牧師的健康，因為那正是公衆的，家庭的和祕密的祈禱所共同尋取的目的呀。可是——現在必須要說了——另外一部分的社會，對於丁米司兌爾先生和那神祕的老醫師之間的關係，近來卻已開始有了它自己的一種見解。大凡一個未受訓練的羣衆嘗試拿它自己的眼睛看東西時，它是非常容易受騙的。然而，當它照平常的樣子，憑着它那寬大而溫暖的心的直覺來構成一種判斷，那末由此而得到的結論，卻又往往是非常深刻，非常正確，以至於具有超自然地流露的真理一般的品性。在我們所說的這個事件裏，一般人對於羅澤爾·乞林渥斯抱着一種不利於他的偏見，卻又並沒有什麼值得加以嚴重駁斥的事實或理由可以證明的確，其中有一個年老的手藝人，是離開現在大約三十年前，托馬斯·奧佛貝雷爵士（註七）謀殺案發生期間倫敦的一個市民，他曾出頭作證，說他曾經看見那醫師用着另外一個名字（現在他已忘記了）跟那著名的老術士福爾門博士（註八）在一起過，而那術士是跟奧佛貝雷事件有干係

的。又據有兩三個人的暗示，說這位技人當在西印度作俘虜時，曾經加入那班野蠻的祭師們去誦咒，因得推廣他的醫藥的造詣；因為那班祭師是普遍被承認的有力魔術家，往往靠他們的邪術做成了似乎奇蹟的治療。還有一大批人——而其中多數都具有清明的見識和實際的觀察力，若在其他事項，他們的意見是有價值的，——則力說羅澤爾·乞林渥斯自從住到這城裏以後，尤其是跟丁米司兌爾先生同居之後，神氣上已經經過一種顯著的變化了。當初，他的表情是平靜的，沈思的，學者樣的。現在呢，他臉上現出一種猙獰和惡毒的東西了，這是他們以前不曾見到過的，現在則看見他的回數愈多，就愈加覺得明顯。據一般庸俗人的見解，他那實驗室裏的火，是從下界帶來的，也得用地獄裏的燃料來養；所以，他的面目之要被烟煤薰黑，也是意料中事。

總括起來，關於這事已經起了一種傳布很廣的意見，以為亞搭爾·丁米司兌爾牧師也像基督教世界歷來都有的那許多特別聖潔的人物一般，是被撒但或是他的使者，喬裝做老羅澤爾·乞林渥斯來祟着了。這個惡魔的使者曾經得了神聖的允許，來逐漸和那牧師相結識，而圖謀不利於他的靈魂。至於將來勝利歸在那一邊，據大家的自白，是沒有那個明達的人能夠懷疑的。大家都

抱着不可動搖的希望，等着看那牧師帶着一定可以贏得的光榮從這場鬪爭裏得勝出來。不過在他還未曾得到勝利之前，他或許必須經歷過一種致命的痛苦，那是想起來也覺傷心的。

唉！從那可憐牧師眼睛深處的那種陰鬱和恐怖的神情看起來，可見得這場鬪爭是很難堪的，至於勝利，那就非有把握不可了。

(註一) Sir Kenelm Digby (1603-65) 英國物理學者及神祕學研究家。

(註二) 基督教徒的樂園。新約啓示錄第二十一章第二節：「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裏從天而降。」

(註三) 十五世紀法國著名的織造家。

(註四) 見舊約撒母耳再記下十一章二至四節及十二章一至十五節及二十五節。

(註五) 就是拿單。

(註六) 猶太之法律學者。

(註七) Sir Thomas Overbury (1581—1613) 英國作家。他因反對 Lady Essex 和 Robert Carr 的結婚，

爲後者所懷恨，被幽閉於倫敦塔中，旋遭毒殺。

(註八) Doctor Forman (1552—1611) 英國的占星家。

十 醫師和他的病人

老羅澤爾·乞林渥斯平日爲人，一向是心平氣和的，只是沒有溫熱的情感，但是在他對於世界的一切關係之中，他都是一個純潔而正直的人。照他自己設想起來，他那時已開始從事一種的研究，態度和一個裁判官一般謹嚴而廉直，就只要求得真理，彷彿其中的問題並無關於人類的熱情，以及加於自身的損害，而是不過關於幾何學問題中的架空的線和形一般的。但是當他進行之中，就有一種極厲害的魅惑，一種雖仍平靜而卻非常厲害的不得已，將那老頭兒抓在它的掌握中，非要等他做完它所囑咐的事，再也不肯放鬆他了。他現在是在發掘那可憐牧師的心，像一個礦工搜索黃金一般；或者，寧可說，像一個掩埋役在盜掘坟墓，以期從那死人的懷中獲得一顆珍寶，然而大約除了死朽和腐敗之外什麼都找不到的。如若他所找的果然是黃金和珍寶，那末我們真不得不爲他自己的靈魂可惜！

有時候，有一種光從那醫師的眼中耀出，燃着藍色的不祥的火，像是一個火爐的反射，或者，我們可以說，像是從本顏那個在山邊的可怖門口裏射出來而顫動在那巡禮人臉上的那種鬼火中的一條光線一般。（註一）原來這個陰險的礦工方在工作的那片土地，也許曾經流露出什麼，因而把他鼓勵起來了。

「這個人，」他有一次正當這樣的時候，對他自己說，「人家都以爲他是純潔的，看他的樣子也似乎純然屬於靈一方面的，可是他曾經從他的父親或母親那裏遺傳來一種強烈的獸性。讓我們在這條礦脈的方向再掘進一點去罷！」

他在那牧師的黑暗的內心經過長久的搜索，所掘出的也有許多寶貴的材料，其形式無非是關於人類福利的高尙志趣，對於靈魂的熱愛，純潔的情操，自然的虔誠，佐之以思想學問，照之以洞觀默識，然而這種種無價的黃金，對於那搜尋之人，卻視同不過廢物，於是他廢然而返，開始向着另外一點去從事探究了。他一路捫索而前，偷偷摸摸的，一步步都斟而酌之，審而慎之，彷彿一個賊走進一個人的臥房去，那人只在半醒半睡的狀態中，或者竟完全清醒，目的是在盜取那人當作他眼

中瞳人一般保衛着的珍寶。然而他雖有那樣預計着的審慎，地板上卻不時要發出格格之聲；他的衣服也要有綽聲；且若走到不容走近的近處去，他自己的影子也不免要投射過他的犧牲者。換言之，丁米司兌爾先生的敏銳的神經，往往要見出靈的直覺的功效，所以隱約之中，會得警覺到一種不利於他的和平的東西已經闖入他和他的關係中來。但是老羅澤爾·乞林渥斯也有他的幾乎是直覺一般的知覺；每當那牧師拿警惶的眼睛向着他的時候，那醫生坐在那裏，就不過是一個和善的，關切的，同情的，卻並沒有意思要去侵犯他的朋友了。

不過，倘使丁米司兌爾先生不因為懷着一個負疚的心所容易要有的那樣一種病態，以致他對於一切人類都懷疑的話，那末他對於這一個人的性格也許可以看得更加完全些。他既不肯信任任何人做他的朋友，所以當一個敵人真正出現時，他就也不能認識了。因此，他仍舊跟他維持着一種親密的交際，每天都接待那個老醫師到他的書齋裏去，或是去拜訪他的實驗室，並且看着他把野草化爲靈藥，以資消遣。

有一天，他把額頭托在手中，肘膀支在窗檯上，眼睛朝着葡萄園，跟羅澤爾·乞林渥斯談着話，

而那老頭子則正在觀察一束樣子難看的植物。

「什麼地方，」他向那些藥草側視着問道——因為近日以來，那牧師有了一種特癖，無論對人或東西都不正眼相看了，——「我的好醫師，這些藥草你是從什麼地方採來的，葉子這麼黑黝黝軟稀稀的？」

「就是這裏葡萄園裏採來的，」醫師繼續做着他的工作答道。「我還是第一次看見這種藥草。我看見它長在一個坟墓上，那坟墓沒有墓碑，也沒有其他的紀念物，就只有這些醜惡的野草，在那裏替那墓中的死人做紀念。它們是從他的心裏長出來的，也許是標誌着一種可怕的祕密，那祕密是跟他一同埋葬的了，其實是不如在他生前供認出來的好。」

「也許是，」丁米司兌爾先生道，「他急乎要想供認，可是不能罷。」

「爲什麼呢？」醫師問道。「爲什麼不能呢？你不看見自然界的一切力量都是急切要求着人供認罪惡的，這纔會有這種黑色的野草從一個埋葬了的心裏抽生出來，使得隱匿不宣的罪孽顯著出來嗎？」

「那，好先生，不過是你的一種幻想罷了，」牧師答道。「要是我預料得不錯的話，我以為除了上帝的慈悲之外，就沒有力量可以叫人或用語言或用標誌來洩露那本可以跟心一同埋葬的祕密。那個心，既然犯出了這樣的祕密，就不得不容留着它，直至於一切隱匿的東西都須洩露出來的。那一日，而且，照我所讀所解釋的聖經看起來，就是到那時候，人類之洩露生平的思想行爲，也並不能當做一種報應來看的。要是認爲這樣，那確乎是一種淺薄的見解。不是的，除非我大錯特錯的話，我總以爲這樣的洩露都只無非爲求一切賢明的人的知識的滿足，因爲這樣的人是會得等到那一天來看這人間生活的幽隱問題弄明白的。關以人心的知識，將爲完全解決那個問題之所需要。而且我又覺到，大凡人心包容着你剛纔所說的那種可慘的祕密，當到末日終於和盤托出時，就決不會懊惱，卻是有說不出的快樂的。」

「既然如此，那末爲什麼不就在人世上和盤托出呢？」羅澤爾·乞林渥斯安靜地側視着那牧師說道。「爲什麼那班犯罪的人不早些利用這種說不出來的安慰呢？」

「他們大多數是如此的，」那牧師彷彿起了一陣痛苦不堪的驚悸，緊逼着他的呼吸說道。

「有許多許多可憐人，都會把他們的心腹之言吐露給我，不僅在臨終的牀上，就是在生命強盛名譽正好的時候也有的。而且，在這樣的傾吐之後，唉，我曾看見那班犯罪的朋友感到多麼舒適呢！就彷彿一個人被他自己的污濁氣息悶塞了許久而終於吸進了自由空氣一般。因為這是不得不然的呀。譬如說，一個人犯了殺人之罪，他又爲什麼情願把死屍埋在自己心裏，而不將它立刻拋出來，讓全世界人去照管它呢！」

「但是竟有一些人是這樣埋掉他們的祕密的，」那平心靜氣的醫師說道。

「當真是有這種人的，」丁米司兌爾先生答道。「但是，即使不提出更顯明的理由，我們也可以說他們是性情生來這麼沉默的。或者——我們又爲什麼不能假定呢？——他們雖則犯了罪，卻仍保留着要爲上帝得榮耀和爲人間謀福利的一點熱忱，所以他們不肯在人面前顯示他們自己的污黑和穢濁；因爲要這樣的話，從此以後他們就再不能行善了；過去的罪惡是不能拿更好的服務來贖的。所以，他們自己心裏懷着說不出的痛楚，仍在他們的同類之中奔忙着，看樣子像是初下來的雪一般純潔，而他們的心上卻帶着邪惡的癥污，自己無法可以擺脫。」

「這種人是自己騙自己的，」羅澤爾·乞林渥斯比平時略略加勁一點說，同時又拿他的食指輕輕演了一個姿勢。「他們是不敢擔承本應屬於他們的那一點羞辱。他們對於人類的愛，他們要爲上帝服務的熱忱，——這些神聖的衝動，無論是否跟那些惡同伴同居在他們心中，總之那些惡同伴是他們的罪孽開門招了進來的，而且必定要在那裏面繁衍他們的醜類。不過，如果他們有心要使上帝得榮耀，叫他們不要把不潔的手向天擎去罷！如果他們要替他們的同類服務，叫他們把良心的力量和真實顯白出來，勉強自居屈辱的地位以示懺悔罷！唉，賢明虔敬的朋友，你難道要我相信虛僞的炫示能比上帝自己的真理更好嗎？——更有益於上帝的榮耀和人類的福利嗎？信任我罷，這樣的人是自己騙自己的呢！」

「也許是如此的，」那青年牧師淡然的說，原來他已把這樣的討論認爲無關大旨而情願放棄了的確，他對於凡是足以激動他那過分敏感的氣分的任何論題，是有一種現成的才可以逃避的。「不過，現在，我要請教請教我的多才多藝的醫師，究竟他對於我這虛弱體格的這種好意的關心，是否認爲確實能於我有益？」

羅澤爾·乞林渥斯不及回答，他們就聽見一個年輕孩子的清晰撒野的笑聲，從毗連的那塊葬地上發出來。那牧師本能地從開着的窗口望出去——因為那時是夏天——就看見赫絲脫·普林和小珠兒剛剛打穿過那圍場的一條小徑上走過。珠兒的樣子是白晝一般的美麗，但是正在一種偏執的快樂氣分中，而每逢在這種氣分中的時候，她似乎是不容人去表同情，不容人去接觸的。那時她正全無禮貌地從一個坟墓到一個坟墓的跳躍過去，直至跳到一個已亡故的貴人——或者就是以撒克·約翰孫——的寬闊、平坦，而刻有紋章的墓石上時，她就在那上面跳起舞來了。及經她母親的命令和祈求，要她放得規矩些，她這纔停下步來，向那坟墓旁邊一株高高的牛蒡樹上去摘那有刺的果實。抓了一手把這樣果實，她沿着她母親胸上點綴着的那個紅字的輪廓排列起來，那些果實爲了性質的關係，就牢牢黏在上面了。赫絲脫也並不把它們摘掉。

這時候，羅澤爾·乞林渥斯已經走到窗前，向下面嚴肅地微笑着。

「在那孩子的本質裏面，是沒有法律的，也沒有對於權力的敬畏，沒有對於人類法令和意見的顧忌，是和非是混而不分的了。」他一面對他的同伴一面對他自己這麼議論着。「前一天我還

看見她在春巷的飲水槽那邊，竟對州長也潑起水來呢。我真不曉得她究竟是怎麼一種東西！難道這小鬼是只有惡的嗎？她有感情嗎？她身上能夠發見一點人的理性嗎？」

「沒有的，——除了一種已被破壞的法律的自由。」丁米司兌爾先生答道，他說時態度漠然自若，彷彿是在他自己心裏討論着這一點一般。「至於能否爲善，那我不知道。」

那孩子大概已經聽見他們的聲音了；因爲她當時帶着一個漂亮而頑皮的含有快樂和知識的微笑向窗口裏看了一眼，就拿一顆有刺的牛蒡子子扔在丁米司兌爾牧師身上。那牧師本是神經過敏的，見那輕微的彈子飛來，不由得縮了一縮。珠兒發覺了他那樣的驚慌，直樂得拍起她的小手來。同時，赫絲脫·普林也不由自主的往上瞧了一眼，於是老的小的四個人默默的互相凝視着，直至那孩子大聲笑了起來，並且叫道：「走罷，母親！走罷，不走那邊那個老黑人會來抓你呢！他已經是抓住那個牧師了。走罷，不走他要來抓你！可是他抓不了小珠兒！」

於是她拖着她母親走了，發狂也似的跳着，舞着，蹦着，在那些死人的陵墓之間，彷彿她是一個跟那過去的被埋葬的一代並無關涉的生物，也不承認自己跟那一代有什麼血統的關係。她彷彿

是用新的元素重新製造出來的，因而不得不容許她過她自己的生活，不得不有她自己的法律，而不能將她的怪癖當做犯罪論的。

「那邊就有一個女人，」羅澤爾·乞林渥斯停了一歇之後繼續說道，「無論她有了什麼敗德，心裏卻並沒有你所認為極難忍受的那種隱匿的罪孽的祕密。你是不是以為赫絲脫·普林因她胸口上的那個紅字就可以少些苦惱呢？」

「我以為是確實如此的，」那牧師答道。「不過我也不能夠替她保證。她臉上也現出一點苦痛的神氣，那是我巴不得能夠不看見的。但是依我想起來，一個受苦的人，像赫絲脫·普林那樣，與其把苦痛完全藏在心裏，總不如自由表露出來的好。」

又是一個停頓；那醫師重新開始把他採來的植物考察分排起來。

「一會兒之前，你會問過我，」他過了許久纔開口說，「關於你的健康的意見。」

「我問過的，」牧師答道，「而且很高興能夠知道。現在請你坦白說罷，不管病症是主活還是主死。」

「那末我就率意的明白的說了，」那醫師說時，仍舊忙着他手裏的植物，不過放一隻注視的眼在丁米司兌爾先生身上；「病是一種奇症；就病論病並沒有什麼了不得，也並不是表現在外面這樣的，——至少從我所能觀察得到的病象而論是如此。我每天都在看你，我的好先生，每天都留心着你外面的病徵，現在已經有幾個月了，我本可以當你的病是很重的，然而又覺得並不很重，只要是一個有訓練肯留心的醫生就可以有治好你的希望。不過——我真不知道怎麼說法纔好了——這病我似乎是知道的，可是我並不知道。」

「你在說謎語呢，博學的先生，」那蒼白的牧師把眼睛溜到窗外去說。

「那末再說得明白些罷，」那醫師繼續道，「而且我請求你的饒恕，——倘使這也似乎需要饒恕的話，——饒恕我說話中的這種必須要有明白。我現在作爲你的朋友，——作爲一個受天之命而對於你的生命和你的身體健康負責的人，——要問你一句話，就是你到底有沒有把你的病狀和盤托出的對我陳述？」

「你怎麼問起這話來呢？」那牧師問道。「真的，要把醫生請了來，而又對他諱疾，那是成了兒

戲了！」

「那末你可以告訴我，說我一切都知道了？」那醫師斟而酌之的說着，把眼睛釘在牧師的臉上，裏面閃耀着一種強烈而集中的見識。「那就好了！不過，還有！要是對於一個人只披露了外表上的肉體上的疾病，那人對於要求他去醫治的疾病是往往只能知道一半的。大凡肉體上的病症，我們總把它當作疾病的全部，但也許到底不過是精神部分的疾病的一種徵候罷了。倘使我這話之中有一絲兒唐突，那末，好先生，我又得再一回求你饒恕。因為你，先生，在我所認識的人當中，你的肉體和它替它做工具的精神之間，是最有密切的聯絡的，是浸透着精神的，是可說是和精神合而為一的。」

「那末我就用不着再問下去了，」那牧師有些慌張的從坐椅上站起來說。「我想你總不是給靈魂治病的罷！」

「這樣，所以你，」那醫師並不注意自己的話被打斷，卻改變了一種音調，繼續說下去，同時也站了起來，將他那低矮，黑暗，而畸形的形像和那憔悴而蒼白的牧師對立着，「所以你精神中倘使

有了疾病，或者可以說，有了痛苦的地方，它就立刻要在你的體格上顯出相當的表象。那末你是要你的醫生治你肉體上的病嗎？但這怎麼能治呢？如果你不先把你靈魂中的創傷或痛苦對他說個明白？」

「不——不會對你說的——不會對人世間的任何醫師說的。」丁米司兌爾先生熱烈地嚷了起來，同時把一雙又大又亮而又帶有一種凶狠的眼睛移到羅澤爾·乞林渥斯身上。「不會對你說的！但這若果真是靈魂的疾病，我就要把我自己交給那唯一醫治靈魂的醫師去了！我的病如果堪得他來醫治，他就能治好我；要不然，也能殺掉我！我要聽憑他的公道和智慧將我怎麼處置。至於你，你是什麼人，竟要來干涉這種事——竟敢插身到受苦人和他的上帝中間來呢？」

他做了一個瘋狂的手勢，就衝出房外去了。

「有了這一着也好，」羅澤爾·乞林渥斯面帶着一個莊嚴的微笑，眼看着那牧師的後影，對他自己說道。「這並沒有什麼損失，將來我們還是可以做朋友的。可是，看，現在，熱情怎樣的佔據了這個人，迫得他不能自主了！既有了一種熱情，必定也會有別種熱情的！他從前必定曾在熱情勃發

的時候做過狂妄事的，這位虔敬的丁米司兌爾先生！

這兩個侶伴之間，要重新照從前那樣的狀態，從前那樣的程度，建立起親密的交情來，證明了並非難事。那青年牧師經過數小時的獨處之後，就感覺到自己因神經的疾病，已經發了一回不應該發的脾氣了，因為那醫師的話裏，其實沒有什麼可供他做藉口或辯解的。他自己也覺得驚異，當初那和善的老頭兒，不過是給了自己一點勸告，那是他分內應該給與，而又是自己分明也在尋取的，爲什麼就拿那麼凶暴的態度去對付他呢？懷着這種懊悔的感情，他就不再延遲，當即跑去對他的，深深的道了一回歉，並且請求他的朋友繼續給他治病，說是即使不能恢復他的健康，也總大概可以延長他那虛弱的生命。羅澤爾·乞林渥斯也就馬上應允了，仍舊給那牧師做着醫藥的監護，確實盡心竭力的替他幫忙，不過每次診察之後從病人房裏出來時，嘴上老是帶着一個神祕不可索解的微笑。這種表情，當着丁米司兌爾先生面前是看不見的，但那醫師跨出病人房間的回數愈多，它也愈加變得明顯。

「稀有的症候！」他喃喃自語道。「我非要再看深去不可了。是靈魂和肉體之間的一種奇異

的共鳴呢！即使單爲藝術的目的，我也必須把這事探究到底。」

在上述的那一幕演過不久，有一天午刻，丁米司兌爾先生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不知不覺之中深深的入睡去了，面前桌上攤着一本黑體字印的大書。這想必是催眠派文學中的一部傑作罷。在平日，那牧師的睡眠是很輕的，極不規則的，像樹枝上栖眠的小鳥那麼一驚即醒的，所以那時候睡得那麼沉酣，就愈加可以注意了。那時他的精神已經退入了向所未到的遠處，以至於當羅澤爾·乞林渥斯並不怎麼特別審慎地跑進他房中去時，他竟坐在椅子上，一絲也不動。那醫師一直走到他病人的面前，將手放在他胸口上，推開了他的衣服，那是向來在診察的時候也從未解開過的。

那時候，丁米司兌爾先生確乎也驚了一下，微微動彈了一下。

一歇兒停頓之後，醫師就走開去了。

不過他是帶着怎麼一種驚奇，快樂，和恐怖的神氣走開的呢！同時他心裏彷彿懷着一種可怕的狂歡，強力到非是眼睛和面容單獨所能表出，因而不得不從他那全副醜惡的形狀衝發出來，而特別表現得有力的地方，則是他把臂膀揮上天花板和將腳蹬在地板上的那種瘋狂的姿勢！倘使

有人在這種狂歡的瞬間看見了老羅澤爾·乞林渥斯，他就用不着再去問人家，撒但當天上失掉了一個寶貴的人類靈魂而被收進他的王國去時是怎麼一副形狀了。

但是那醫師的狂歡和撒但的狂歡也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就在那裏面含有一種驚奇的特質！

(註一)本願 (John Bunyan, 1638-88) 英國作家，嘗以違反回教罪，繫獄十二年，著有天路歷程 (Pilgrim

Progress) 一書，中謂：「於是在夢中看着牧人們帶他們到另外一處，在底下，沿山有一門，他們開了門，吩咐他們向裏看，」以下描寫其中有火光甚為可怖云云。「巡禮人」即指本願。